

楔子

“姊，为什么你不能和我一起去？”艾玉纯圆滚滚的大眼睛此时已泛满雾气，短而胖的小指头正揪着比她高不到一个头的女孩衣服，声音慌乱哽咽着。

“纯纯……乖……你乖乖的和他们走……姊姊我……将来一定会去接你回来。”艾玉恬努力咽下喉间的哽咽，安抚即将被领养走的妹妹。

艾玉纯确定了自己不能和惟一的亲人一道离开，她终于忍不住滑下泪珠，抱着姊姊痛哭。“不要……哇……我不要和你分开啦……呜……爹地、妈咪已经离开了……我不要姊也离开我……呜……”“纯……我也舍不得你……可是……院长说……领养你的那位叔叔和阿姨，会像爹地、妈咪一样的疼爱你……对你比较好……”艾玉恬搂着妹妹，偷偷拭掉没控制住的泪水，吸了口气，扶起怀里的泪娃儿，“纯……到新家要听话，到天上玩的爹地、妈咪才会放心，还有……千万不要忘了，你是艾玉纯，是艾家的孩子……有一天，我们姊妹俩会再相逢的……那条玉佩，记得要戴好，不要弄丢了……将来姊姊才找得到你。”艾玉纯从领口掏出了一条项链，看了眼玉坠子，“嗯，我会收好。姊……你一定要来找我，不能黄牛喔！”她伸出胖嘟嘟的小指要和姊姊盖手印。

“嗯……我一定会去找你的……但是……你一定要乖、要听话……姊姊才找得到你。”艾玉恬和妹妹盖了个手印，帮她拭掉泪渍。

“玉恬，该让玉纯走了。”院长从门外传来的呼唤声，替艾氏姊妹的话别落下了句点。

没一会儿，艾玉纯和一位据说是新爸爸的朋友走出了“暖暖孤儿院”，她频频回头对着站在大门送她的姊姊挥手，直到坐上了车，她姊姊的身影成为小黑点消逝了，她才将她身旁这位陌生叔叔的声音听进去。

“……你的岳妈妈因为太高兴，但她身体有点不适，而你岳爸爸必须留下来照顾她，所以才由叔叔和你的新哥哥一道来接你回家，坐在后座的男孩叫做岳皇宇，是你的新哥哥……”艾玉纯这时才知道后面坐了一个男孩，她回头望向一直闷不吭声的男孩，正想朝他露出一抹微笑打招呼，却被他那双幽深冰冷的眸子吓着了，那一道指责的眼神，好象控诉她抢了他的东西似的。

她虽怕却依然遵从姊姊的教诲，礼貌的出声问候，“你好……我是艾玉纯。”但地怯生生的童音得不到任何响应。

车虽平稳的行驶着，艾玉纯的心却愈来愈慌……

四面八方的水向她涌来，她虽努力憋住气，脚触不着地的惊慌却让她喝了好几口水，致命的水冲破她的防护流入她的肺。

“救……我……”她慌乱的挥舞着小手急欲向岸上的人求救，却徒劳无功，只感觉水愈来愈多，逐渐淹没了她的身子、她的肺，透过粼粼水光，隐

约中，她只见那个站在岸边动也不动的人，似乎有一双黑眸，随即她便陷入人室人的迷雾中：“啊——”岳玉纯被强烈的窒息感惊醒，双眸呆滞了许久才又绽出生机，她轻轻吐了口气，迅速掀被跳下床。

“奇怪，怎么又梦到童年溺水的那档事？”她伸了个懒腰活动筋骨，“大概是过几天要到蒙黛威度假，那个曾使我失足落水的地方，才又作了那个怪梦，梦见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凶手推我下水。”她敲敲自己的头，抿嘴笑说：“明明就是宇哥冒死救我上岸的，毕竟当时岸边也就只有宇哥一个人。伤脑筋，自己怎么自那时起就有被害妄想症，常梦见是被人推下水的。”七年前，也就是岳玉纯八岁那年的夏天，她和双亲、岳皇宇一家四口到蒙黛威的小木屋避暑。和岳皇宇外出游玩时，不小心滑落池塘内。当时岸边只有岳皇宇一个人，他奋不顾身跳下水救她，当时年仅十二岁的他，要救一个和他重量差不多的人上岸，着实惊险万分。就在他力不从心之际，恰好有路人发现了池塘里的危急，才不至于使岳家仅有的两个小孩一道步上黄泉。

岳玉纯回想当年她溺水的经过和刚才的恶梦，不由得耸了个肩，“伤脑筋……”她喃喃自语的走进浴室里梳洗。

“露西，我们先去看电影，晚餐后再去……”岳玉纯见岳皇宇一早就抱着话筒与女友情话绵绵，不以为然的抿抿嘴，径自走向餐桌拿起一份三明治咬了一口，并非她故意偷听他的谈话，而是他自己无视旁人的存在大声谈论。

“那下午见喽，拜拜！”岳皇宇搁上话筒，唇角轻轻扬起一抹得意，对于自己辉煌战果再添一笔已没太大的喜悦。

“宇哥，你们下午要去看哪一部电影？”岳玉纯不经意的脱口问出心里的问题，才警觉自己不打自招，摆明说出她刚才听了他的谈话内容，她连忙仰头喝牛奶，避开他不悦的视线。

“贝儿——”岳皇宇不满的拉长语调。

糟糕！宇哥不高兴了，每当他不高兴总是叫她的英文名字，贝儿。岳玉纯心虽慌却依然慢条斯理的将牛奶喝完，“宇哥，我可不是故意要听你的情话绵绵，实在是你的嗓门稍嫌大了点儿。”“你……”他吁了口气，不想一大早就对她说教，以免坏了一天的情绪，深知她追根究底的习性，他没好气的奉送她想要的答案，“魂断蓝桥。”“啊，我也要去，宇哥带我去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会很安静，不会打扰你和露西谈情说爱，看完电影我会自动消失，绝不会影响你们后续的活动。”她一向喜爱看这种老片子，尤其是这部片子，虽然她已看过不下数十次，也买了这卷录像带，但只要大屏幕一放映，她一定会去缴门票钱。

真是失策！他差点忘了她对这部片子沉迷的程度，还记得第一次，他带她去看电影，就是看这部片子，他被她的大量失水吓了一大跳，后来才发现她早已买了这卷录像带，而且还是每看必哭。也难怪自己当时会在电影院被她吓到，因为自他认……不，是有记忆以来，几乎没见她哭过，只有那一次，她溺水转醒，因心中的恐惧放声大哭，之后几乎就再也没瞧见她哭。

“好啦，宇哥，向来都是你带人家去看电影的，若你不带我去，妈她是一定不会同意我单独去电影院的。”她嘟着小嘴撒娇着。

“这……”开玩笑！哪有人和女朋友约会，还带电灯泡出门的。岳皇宇故意板起脸说：“贝儿，我都还没追究你刚刚偷听别人讲电话的不礼貌行为，

你还敢要我带着你一道去约会，你是想让我成为学校同学们的笑柄吗？”“你只要带我进去，我会挑个离你们最远的位子坐。”岳玉纯以希冀的眼神望着他。

“不行！”他的心差点儿被她眼底那抹亮光给动摇了，为了断绝她的念头，他改以和缓的口吻说：“其实那部片子是露西想看的，我才正打算等到了电影院门口，改说服她看另一部新片，像这种文艺爱情大悲剧，也只有你们女孩子喜欢看，我可看怕了。”每当他看她因剧中情节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他心情就不舒服，有一种莫名的疼痛感。

想起前几次的经历，岳皇宇更坚决的表示，“所以我并不打算带露西去看那部老掉牙的旧片，这样你了解吗？若你真想看，可以放录像带来看呀！我记得你不是早买了这部片子的带子吗？”她咬紧牙，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，“真不知我哪儿得罪了你，最近你去玩都不让我跟。”记得以前，她总是跟着他上山下海，无论他去哪玩，只要她想去，他一定带她去。

“嘿！小姐……”一阵电话铃响打断了他的话，岳皇宇顺手接起电话，“贝儿，找你的。”他将话筒交给她，嘴里喃喃念着，“哪有人像你，这么喜欢当电灯泡。”没专心听电话的岳玉纯捕捉到他的叨念，正好又听到电话线那端传来的邀请，没多想，就脱口回答，“好，我答应你的邀请，几点？嗯，好，拜！”她挂上话筒，神情不屑的望了他一眼，“哼！不希罕，你不带我去就算了，有人主动陪我、请我去看电影。”虽然刚才电话里，汤尼并没有提到要看哪支片子，但那家伙最喜欢玩“体贴”的游戏，到时候一定会顺从她的选择，虽不喜欢汤尼那种恶心的体贴，但为了赌一口气，她只好忍一忍了。

“谁？谁要陪你去，妈她一定不会答应的。”岳皇宇询问的同时顺道搬出母亲大人压她，可惜似乎来不及了。

“我不会答应什么？”一位褐发的中年妇人步下楼梯走向他们，“你们兄妹俩真是的，才放暑假的第一天，一大早就吵吵闹闹的。”珍妮掩嘴打了个哈欠，无奈的望着她两个孩子。

岳玉纯连忙堆起笑脸，拉着母亲的手，撒娇说：“妈，下午汤尼约我去看电影，你让我去好不好？宇哥他最近只顾着自己约会，都不带我去玩，好不好嘛！否则暑假这么长，人家会很无聊耶。”珍妮怜爱的摸摸女儿的长发，“贝儿，先告诉我，谁是汤尼？他要约你去哪儿看电影呢？”听到有人要约女儿出去，她才警觉她的女儿已经长大了，正值青春时期。

“妈，不要答应，那个汤尼他……”岳皇宇想阻止母亲答应。

“岳皇宇，你怎么可以这样。”岳玉纯不悦的瞪他。

“停！”珍妮及时打断刚爆发的争吵，她面有愠色的说：“皇宇，你是大哥多让着妹妹点儿，何况，你有你的事要忙，总不能老让贝儿闷在家里吧！”岳玉纯得意的睨了他一眼，随即撒着娇说：“还是妈妈最疼我。那我下午可以去看电影吗？”“这个……”珍妮唇角噙着笑问：“贝儿，你还没告诉我汤尼是谁？”“就是住在中国城那个张太太的儿子，和我同一个学校的男孩呀。上回我们到中国餐馆吃饭遇到的那一家人的小孩嘛！”岳玉纯解释着。

“喔，是他，那个很有礼貌的男孩呀。”珍妮恍然大悟，想起了那一位小绅士。她和汤尼的妈妈曾有数面之缘，大部分是在华侨的聚会上遇到的。

“嗯，就是他。”岳玉纯用力的点点头。

“哼！礼貌过头的家伙。”岳皇宇不屑的念着，华人圈就这么几个人，不需提示他早猜到是那个花名在外的家伙。

“皇宇。”珍妮瞪了儿子一眼，转而笑着对女儿说：“贝儿，记得要汤尼送你回家，而且，只能去看电影，晚餐记得回家吃喔。晚上我得去参加一个餐会，但是我会让玛丽准备你最喜欢的海鲜套餐等你回来吃，不可以太晚回来喔，否则食物就不新鲜了唷！”“是的，妈。”岳玉纯搂着母亲，偷偷朝正臭着一张脸的岳皇宇扮了个鬼脸。

“好了，你们兄妹俩快坐下来吃早餐，不要大眼瞪小眼的。”珍妮虽不是中国人，却也嫁鸡随鸡，跟着老公学了一口好中文。

若非女儿的提醒，她都快忘了贝儿已经十五岁了，是个正值青春期的女孩。珍妮乘机教育女儿说：“贝儿，和男孩子出去时，要注意……”她将一些该小心的事仔细的叮咛女儿。

岳玉纯甜着一张脸，仔细听母亲的教诲，虽然妈妈讲的事她大部分都曾听过，也听过同学们的一些错误示范，但是她仍然专心的听训，因为她最喜欢瞧妈妈唤她贝儿时，眼底那抹温柔的慈辉。

一直到现在她还是不懂，为何妈妈和宇哥不同，他们俩唤她贝儿时的口气完全相反，妈妈是温柔的呼唤，而宇哥则总是不高兴时才叫她这个名字，他们俩完全不像爸爸，自始至终都叫她的中文名字，玉纯。

岳皇宇轻啜着牛奶，表面虽状似无聊的听家中女性大谈约会暴力，心底却没因甩掉岳玉纯这颗大电灯泡而松懈心情，反而有股烦躁之气直冒心头，盘据心底久久不去。

此刻大银幕上正如他所愿，放映的是惊悚刺激的恐怖片，而露西也真如他所料，整个人几乎全偎入他怀里。依往常例子，此时的岳皇宇该是志得意满，享受美女在怀的乐趣才是，可是现在的他却不是这么回事。

岳皇宇机械化的换着女友，没有丝毫以往美女在抱的胜利感，一双幽深的黑眸虽直盯着银幕，却未将影片看进去，脑海里反而浮现了岳玉纯与汤尼约会的情景，依据他的推测，脑中更浮现了汤尼可能会对她的“体贴”行为画面，他的心情愈加浮躁。

“啊——”突来的惊呼声，使他警觉自己搂露西的力道不知不觉中加重了不少，岳皇宇连忙松开手劲，这才发觉，原来那声惊叫声是观众随着剧情发展而发出的呐喊，并非自己捏疼了露西。

自己到底怎么了，怎么会不放心她去约会呢？以她这个年纪，偶尔和朋友去看场电影并不为过呀！岳皇宇阖上双眸自问原因。倏地双眸一张，一道亮光自眸底闪出，“一定是因为汤尼。”他无声呢喃着惟一可能的原因。

岳皇宇心里自我解释着，一定是汤尼，那个花名在外的家伙，平时对长辈体贴，博得乖孩子的好名声，暗地里，却对一道出游的女伴，打着体贴入微的口号，实行身体贴身体的偷香动作，那家伙的“体贴”动作，往往让较外向的女孩上勾，却让行为保守的乖乖女不堪其扰。那家伙，就是因忙于猎取女人香，才会虽和他同龄却还升不了大学。

哼！不知上进的败类。他不屑的抿抿嘴。

有合理解释后，岳皇宇对于盘据心头不去的烦躁感，较能释怀看待了。他唇角浮起一抹笑意，回想自何时起，他对玉纯开始有了这么一份深切的责任感，小时候，不但任她紧黏着他，年纪大点儿，还如此担心她的交友状况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她明明不是他的……怎么会……好象是那次的吧。岳皇宇唇角的笑意隐没了，他想起了那次，他和她在一次争吵中，呃……或者说

是他欺负她的过程中，他失手将她推下水池，那时他的心一阵惊慌，犹豫了一下，才跳入水中救她，没想到清醒后的她不但没告诉父母亲这件事，反而说“还好有宇哥在”。

而在那之后，玉纯像是忘了他曾推她下水似的，对这件事不但只字不提，更奇怪的是，自那次意外之后，她只要是到水边玩，非得拉他作陪，她才敢靠近水边，好象是在试验他，又像是提醒着他幼年曾犯下的错。

“没错，该是那时对她的态度有了转变，将她当亲人看待吧！”岳皇宇暗暗忖道。

“宇，你在想什么？人都走光了。”岳皇宇因露西的拉扯回过神，“呃，我习惯看完电影后，再回想一下刚看的剧情。”他朝露西露出诱人的性感微笑。

“喔，宇，你好有深度哟！”露西撩了一下她的褐发，故意表现出她娇媚的模样。

他站起身搂着她的腰，将她性感的曲线贴近自己，却依然无法除去心里的烦躁，他只好放弃说：“露西，我身体突然有些不舒服，今天的晚餐我们改天吧！改天我再补请你，抱歉！”露西虽心有不满却面带微笑说：“没关系，需要我陪你到医院一趟吗？”她可不想断了和学校榜上有名的风云人物的约会。

“不用了，我回家睡一觉就行了，可能是这几天赶期末报告太累，又为了和你约会，还没补眠的缘故吧！”他掰了一个正当的原因搪塞，虽真如自己所言交了一份报告，但却只花了自己几个小时的工夫就完成了，哪需耗费太多体力。

露西闻言立即心花怒放，神情甜蜜的说：“宇，你不早说，那你快点回家休息吧！”“嗯，我先送你回去。”他体贴的说。

“不用了，我自己搭地铁回去。”她瞧他一脸不赞同，连忙改说，“或者，你送我到隔壁的街，我姊姊在那里打工，待会儿我和她一道回家就行了。”

“嗯。”岳皇宇向来坚持约会后一定送女友回家的原则，他的绅士风度也是推他上学校风云榜的助力之一，当然最主要是他高超的智能及运动全能，使他风靡校园，成为全校师生的最爱，因而登上风云榜首座。

“拜拜，早点休息哟！”露西热情的向他道别。

“拜！”他微笑着目送露西走进她姊姊打工的地方后，随即倒车，将车驶向回家的道路。

岳皇宇将车驶离雪梨市中心后，立即加快速度，归心似箭的他丝毫没察觉车子已超速，他只想赶快回家确定岳玉纯到家了没。爸爸出差到美国，而妈妈今晚又到驻澳的美国大使家参加餐会，理所当然，他这个岳家老大，当然得注意岳家宝贝的安全喽！

一辆银色BMW双门跑车在宽广的公路上奔驰着，丝毫没将远远跟随在后的警车放在眼里，它依旧奔驰着。

“汤尼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”岳玉纯没等他停妥车，随即打开车门，逃离那名假藉体贴之名实行轻薄之举的伪君子身旁。

“噢，贝儿，怎么不等我帮你开车门呢？”汤尼步下车走近她。

“呃，我奉行男女平等原则，能自个儿动手做的事，从不假他人之手。”他的逼近使她倒退了几步。

汤尼唇角噙着笑说：“看不出来，你会是个奉行大女人主义的人，刚才看看那部老片子，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，我还以为你是那种柔弱的小女人。”他轻抬起她的下颌。

该死！岳玉纯不但在心里偷偷咒骂他，也对自己无路可退的困境感到心慌。

“呃，汤尼，谢谢你请我看电影，我该进去了，我妈妈还等着我一道用晚餐。”她勉强笑了笑，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欲突围而过。

“噢，贝儿，岳伯母今晚不是有事外出吗？稍早，我在楼下等你时，她曾提及这件事。”他挪了一下身子，堵住她能离开的空隙。

“呃，瞧我看电影看昏了头，都忘了这回事，我母亲是说过今晚有事，不过，她有准备食物，我还是早点儿进屋用餐，免得食物凉了。”她再次想突围。

汤尼捉住她的双肩，“贝儿，谢谢你带给我一个美好的下午。”他俯身欲尝她的香唇。

岳玉纯急忙避开，只让他亲到她的颊，一阵恶心感突从心底直冒喉间，她咽了口口水，“不客气，我要进屋了，拜拜！”汤尼不罢休的扯下她绑头发的缎带，“你的头发好多，今天一个下午，我都在想，若能像这样该有多好。”他的手指穿过她的发，轻轻抚触指间那股柔顺。

她打了个冷颤，“汤尼，我该进去了。”她拨开他的手，转身冲出他的范围。

“贝儿，不急，我还没向你道晚安呀！”他紧追上前抓住她的手，将她的身子贴靠在车门边。

她倒抽了口气，“汤尼，晚安，我真的该进去了。”他脸颊的雀斑离她愈来愈近，那一片令人恐惧的红斑使她忍不住挣扎，急欲脱离他的桎梏。

“贝儿……”汤尼喃喃叫着她的名字。

一道强光打断了他欲安抚岳玉纯的话，他的手依然没放松她的，只见一个人背着强光朝他们走来。

“你这家伙，还不放开贝儿！”岳皇宇一个拳头挥过去，将汤尼打倒在地，“你竟敢动脑筋动到贝儿头上！”他又一脚踢过去。

汤尼来不及接招，白白挨了揍，他趁岳皇宇转身关心岳玉纯的空档，连滚带爬的爬上车，仓皇驾车逃离现场。

“那家伙有没有……”岳皇宇担心的看着她。

岳玉纯咬着下唇投入他安全的怀抱，“没事，他只是想吻我。我避开，他就……不让我离开……”“他竟敢吻你？！”岳皇宇一个转身欲揍汤尼，正好瞧见他驾车离去，只好作罢松开拳头。

他抬起埋在他怀里的小脸蛋，她惨白的脸，使他心底怒气愈发炽热，“走，进去再说。”他扶着她走进屋内。

一回到屋内，岳玉纯立即冲进房里，拿起毛巾拚命擦拭汤尼曾碰触过她的部位。

当岳皇宇端着一杯热牛奶走进她房里，只见她红咚咚的脸颊都快被她擦破，她却依然如沾了秽物般使力的擦。

“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他连忙抢下她手里的毛巾，“那家伙碰过……”他语气转柔，抬起她的下颌。

她咬着下唇点点头，断断续续说出汤尼反常的行为。

“我不知道他会那样……若我知道，我才不会答应和他外出。”语毕，她又咬着下唇。

“你……”她那张楚楚可怜的娇容，使他忍不住俯下身吻去她粉颊上的那片红潮。

她吃惊的张口欲言，却被两片柔软的湿热堵住了唇。

他心底只有一个念头，要帮她除去汤尼留在她身上的痕迹。

原来两唇相触是这般的美好，并不像汤尼给她的感觉那般恶心，是不是只有宇哥才能这样？她忍不住放下心防，汲取他身上的温暖。

他的手穿过她的发滑向她的背，将她贴近他。她双眸闪着好奇，学他的动作响应他。

她的响应让他抓住了仅存的一丝理智，导正他脱轨的动作，改而紧紧搂住他刹那间发觉的事实。

感觉像是过了许久，岳皇宇室人的拥抱并未松开，他的沉默令她有丝不安。

“宇哥。”她出声打破她和他的紧密。

岳皇宇唇角噙着一抹嘲弄，幽深的黑眸令人察觉不出他内心里的想法。

“玉纯，男人就是这样，无论他平常是如何的道貌凛然，只要有机可趁，他都会对女人有这些举动，所以不要太相信男人，知道吗？”他拨了拨她的刘海，意味深长的看了她一眼后，走出她的视线。

“宇哥……”她盯着他逐渐远离的背影，有股冲动想叫住他，却又不知要对他说些什么。

她阖上房门，轻抚她的唇，他的味道似乎还残留在上面，“宇哥，你是在教我要小心男人，或者是……这样对吗？”她失神的滑坐在门边。

步下楼走进书房的岳皇宇轻啜着他父亲珍藏的老酒，深不可测的黑眸则盯着父亲摆在书桌上的照片，那是一张岳氏一家四口的全家福相片。

“我要到英国的剑桥。”岳皇宇宣布他考虑多天的决定。

“怎么突然这么决定。”岳定中瞧了眼妻子震惊的表情，将视线停在能给他答案的儿子身上。

“前阵子我和我那票同学开玩笑的寄了张入学申请书，没想到剑桥真的寄来了通知书，通知我入学。我考虑了很久，我认为，该是我独立的时候了，而且剑桥有我欣赏的……”岳皇宇将他想得到的理由一一说出，却没说出真正令他作出最后决定的动机。

岳定中看着儿子侃侃而谈，心想，或许该让他到外面磨一磨，虽然自己忙于事业，没拨出太多时间给家人，但并不代表自己不知道儿子在校的情形。太出风头了，皇宇生活得太平顺了，还好他并未养成骄傲的习性，只是感情生活不知节制。

珍妮突听到儿子宣布的消息，原本心里一阵惊慌，却因儿子神情散发的那抹坚毅，让她为人母的心逐渐镇定，只剩下不舍之情。

他有他父亲的黑眸、高大的身子，有来自她的部分遗传，黑褐色发丝、高挺的鼻。

望着儿子约一百七十八公分高的身材，珍妮更加确定，有着她和丈夫特征的儿子已经长大，是该放手了。她唇角噙着笑意朝丈夫点了点头。

岳定中心有灵犀的以眼神和妻子达成共识，他望着等待答案的儿子说：

“皇宇，我和你母亲都同意你到剑桥念书，但是，我只给你五年的自由时间，这段时间，你可以学习你想学的、想做的事物，时间到了，你必须放下一切，回来帮我打理事业，毕竟到那时候，我年纪也大了，这一点，你能同意吗？”岳皇宇苦笑说：“能有五年的时间够了，谁教爸爸你事业愈做愈大，又是农牧事业又是金矿的，而我们岳家又只有我一个男孩，当然，玉纯若有兴趣，爸爸你也可以训练她，将来也好帮我分担一些事。”“玉纯这孩子，我看她是对经商没兴趣，你这个做大哥的，就不要陷害你妹妹了。”岳定中哪会不知儿子的诡计。

“妹妹……”这个名词使他闪了个神，他随即改以戏谑的口吻说：“爸，你开玩笑，我疼玉纯都来不及了，哪会陷害她，不信你问妈。”他聪明的将问题丢给母亲。

“呵，是呀！你们兄妹俩确实比别人家的兄妹友爱多了，也不曾听你们吵过架，可见是我们岳家的家教好。”珍妮不由得和老公相视而笑，对于他们能拥有这两个小孩感到很欣慰。

“爸，妈都这么说了，我的冤屈该能洗清了吧！我得去办相关文件喽。再两个礼拜，我就得到剑桥报到了，你们聊，我到学校一趟。”岳皇宇笑着转过身，他唇角的笑意却因站在门口的人而僵住了，他匆忙的越过她推门而出。

岳玉纯神情不解的望着他匆忙而过的身影，她不了解宇哥最近在忙些什么，总是这样来去匆匆，就连原本预定要到蒙黛威避暑的行程，也因他莫名的忙碌而取消，一个暑假就在她闲得发慌，而宇哥忙得不见人影的状况下，晃过了一半。

“噢，玉纯，你回来了？”岳定中首先发现站在门口发呆的女儿。

“呃，爸、妈你们都在呀。宇哥他是要去哪？怎么走得匆匆忙忙的。”她走向双亲。

“贝儿，”珍妮比了比身旁的空位，她握着女儿的手说：“你大哥赶着到学校办一些手续，他打算到英国念书。”“英国？！”岳玉纯震惊的吐出这个遥远的国名，一股突如其来的疼痛在她心窝深处蔓延开来。

“是呀！你大哥他打算到剑桥……”岳定中也开口认为。

岳玉纯没细听父亲的说明，她并不知她是如何走回房里的，她知道自己正躺在床上，独自承受心底那股不如名的疼痛。

浑浑噩噩过了两星期，当岳玉纯再度见到岳皇宇，却是在即将与他分离的澳洲雪梨机场。

“爸、妈，你们送我这里就好了，玉纯陪我到候机楼就行了。爸，你不是还有一场会议要开吗？你先和妈到公司去，待会儿再让司机过来载玉纯。”岳皇宇分别给双亲一个拥抱。

“好吧！就让玉纯送你上飞机。皇宇，要保重自个儿的身子，知道吗？”岳定中拍拍儿子的肩头。

珍妮红着双眸，再次搂着儿子说：“要和家里保持联系，不要太累了，知道吗？”“嗯，我会的。”他目送双亲的离去，心底不舍之情油然而生，直到他的手被一双柔荑给覆盖住，他才回过神望向身旁的人。

“宇哥，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念书，在澳洲这里不好吗？”岳玉纯问出心底的疑问，她心里有股奇怪的想法，感觉宇哥并非全为了念书才离开

澳洲的。

岳皇宇紧握她的柔荑，轻吐了一口气才说：“爸没告诉你吗？他给了我五年的自由，我当然得挑了离这里最远的地方，毕竟，将来得“死守四行仓库”，不趁现在多看看世界，以后忙爸的事业，哪有空闲时间玩呢？”他放开她的手，揉揉她的头，推着行李缓缓步入机场大厅。

他还是没正面告诉她答案，岳玉纯跟上他的脚步，静静的走在他身旁。

“玉纯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这么久，要照顾爸、妈，还有……你自己，和朋友出去要小心，不要像上次……”他停下脚步，握住她的手。“我已经警告过那个家伙，他不敢再对你出手，但是你还是小心他、小心其它对你心怀不轨的男人，知道吗？”岳皇宇抬起她的下颌。

“嗯，我会注意的。宇哥，你也要保重。”岳玉纯勉强露出一抹微笑，调侃他说：“可不要天高皇帝远，玩女人玩疯了。”“你这小妮子，才十五岁，就像个小大人般管我，这么凶，当心以后找不到老公喔！”他点了点她的鼻。

“哼！人家才不嫁咧！以后就赖在家里让你养。”她撒娇的说。

“好，我就算养你养到七、八十也无所谓，就怕你有了情人就忘了这句话。”“才不会。”岳玉纯不依的皱皱鼻子。

“好，不管会不会，将来有了男朋友要记得通知我一声，我可要好好看看他，是否有资格照顾你一辈子。”他放下行李，双手握着她的肩。

岳玉纯撒娇的躲入他的怀里，“宇哥，那你交女朋友是否也要告诉我一声？如果你同意，我们的交易才算成交哟！”她深深汲取他的温暖，不知下次她何时才能再这样抱着从小呵护她到大的宇哥。

岳皇宇克制多日的意志力终于溃决，他紧紧搂着怀里的小人儿，她确实还小，不是吗？才十五岁，才一百五十公分，当然还小。他心里自问自答着。

他轻轻抬起埋在他怀里的小脸蛋，手指画过她的秀眉、她的颊，拨开她紧咬的下唇，轻抚她的咬痕。

“不要这样伤害自己，想哭就哭出来吧！”她眼底的一抹惊讶，让他更进一步说：“还记得那一次你溺水醒来后，我对你说：“我不喜欢爱哭的小鬼。”从此就没瞧你再哭过，除了看悲剧电影。我现在收回当时的那句话，无论你哭、你笑，你的喜、怒、哀、乐，都不会影响我对你的感觉。”“宇哥……”岳玉纯终于忍不住，兵头一酸，泪水直涌向眼眶，“没想到你还记得那件事。”她强守着最后一道防线，不想让他看到她伤心的一面。

看来他的推测没错，这个联想是他吻了她的那天起，他回想了许多过往时光才察觉到的。岳皇宇轻啄她的眸，低喃，“解除咒语喽！”他又用力的搂了她一下。随即推着行李进入登机口。

岳玉纯盯着他逐渐消失的背影，眼眶里的热液终于冲破防线，滑下粉颊，静静滴湿了她的衣领。

“宇哥，保重……”那一年，他十九岁，她十五岁，是他们有记忆以来，第一次的长时间分离。

五年后——“咦，妈，你在看什么？怎么那么高兴？”岳玉纯阖上大门，走向坐在客厅的珍妮。

“呵，我当然高兴，你哥过些日子就要回来了，他信里提到，最慢再两个星期就能回来。”珍妮眉开眼笑的将信交给女儿。

岳玉纯手颤了一下，将信接过来，看到信纸上那熟悉的字迹，她不由得绽起一抹甜美的笑容。

“他终于舍得回来了。”她小心的将信纸折好放入信封内。

“可不是吗？这孩子一出去就是五年，又不是没钱让他买机票，说什么就是不回来，这回总算是听你爸爸的话赶在期限内回家。还好当初你爸爸有和他约定时间，否则这小子，八成没那么快回来。”珍妮无奈的叹了口气，又说：“我得去交代玛丽，要她把你哥以前的房间收拾一下。”岳玉纯唇角挂着浅笑，目送母亲离开客厅，“宇哥，你终于要回来了。”她将信贴近胸口，脚步轻盈的步上楼。

走进房里，她打开一只铁盒，将手里的信放入其中一垒信上面。铁盒里近六十封信，全都按日期排列，每封信除了有些微的折损、泛黄，大致上都保持得很完整。她会保持得如此妥善，只因这些都是岳皇宇写来的信，每当她想念他时，总是会将信一封封拆开来看，藉由他的只字词组抚去她的思念。

自何时开始对宇哥有了不一样的思念呢？岳玉纯轻轻抚过铁盒里的每封信，侧着头思考这个问题。

“认真算起来，该是那年暑假，宇哥离开一年后，那一个没有他的暑假吧！”她失神的回想那一个夏季心情的转变。

记得以往的暑假，她总是跟着宇哥到处游玩，有他的地方，一定找得到她，可是那一年状况好象有些不同，他决定要到英国念书的那个夏季，他似乎很忙，忙得没空带她去看电影，她还没适应他这种转变，却又丢下了一颗炸弹，说他要远离家园到陌生的国度，返好，紧接而来的学校生活冲淡了宇哥不在身边的寂寞、惟有学校放假时，她会特别想念他。

可是，接下来的那个暑假，时间太长了，她对他的思念逐渐泛滥，甚至于有段时间必须抱着他寄来的那堆信才能入睡。

开学后，她向几位好友，问她们是否也会如此思念亲人，大家几乎异口同声说：“会，但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想念。”事后她们得知她的状况，有人笑说：“好象在想情人哟！”有人说她有恋兄情结，当时，她也只能强撑着笑容听她们调侃，只因她们在她心中丢下了一颗炸弹，一颗几乎炸得她粉身碎骨的炸弹。

“情人……”岳玉纯低喃着当时使她的心大受震撼的字眼。

没错，那两个字让她想起了宇哥的吻，也是她的初吻。当年并没有深思他的吻给她的感觉，但是自从宇哥不在她身边后，她身边常出现像汤尼一样的男子，她能避则避，躲不开的，只好试着答应他们的邀约。

不知是他们年纪比宇哥小，或是她的心已容不下其它人，当第一个宇哥以外的男子吻她时，她只觉得恶心，她下意识的又试了别人，感觉全都一样，那阵子她还以为自己是好友口中的性冷感女人，直到好友们道出她记忆的关键词眼。

是的，她想起了她的初吻……和宇哥。记忆中，那个禁忌之吻，没有恶心，有的只是温暖，他吻她的方式就像个情人……“宇哥，你教我要小心

男人的方式，虽无恶意，却让我沦陷，坠入罪恶的深渊。你离开一年后的夏天，我发现，我似乎对你有了不一样的感情，但那是个禁忌呀。”她的眼眶浮出心中的苦楚，泪珠无声无息的滴落在铁盒上。

“0卡！”她阖上铁盒，拭掉泪水，“宇哥，多亏你替我解除咒语，让我不须藉由悲情电影发泄心中的悲伤。呵！可是却让我因你流了好多眼泪，你知道吗？宇哥……岳玉纯再次拭掉泪珠，站起身望向窗外，乍闻他要回来的喜悦，已悄悄蒙上阴影。

她不知该如何面对他，面对他兄对妹的疼爱之情，她不知该如何拿捏、如何响应？“天呀，为什么要让我发现，在我饱受相思之苦及充满罪恶感的五年后，我该如何面对他，一个看得着却碰触不得的人。”她迎着晚风，苦涩的低喃着。

“爸、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岳皇宇踏入阔别已久的家中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嗅着家的味道。

“皇宇，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，我们好到机场接你呀！”岳定中和妻子快步走下楼，迎向分别了五年的儿子。

“是呀！也不说一声。”珍妮抱了抱儿子，仔细看着已有成熟男人神态的儿子。

岳玉纯在房里听到那声熟悉的呼唤，急忙冲出房间，却在楼梯口停住了脚步，她咬着下唇不敢出声，细细打量思念已久的岳皇宇。

他又长高了，大约一百八十五公分了吧！依旧留着以前的短发，他的黑眸似乎更内敛了些，脸部的线条也比以前坚毅，似乎没停过运动，身子依然结实。她炽热的美眸毫不掩饰对他的眷恋，极尽将他的身影融入眼底。

“咦，玉纯呢？怎么没见到她。”岳皇宇等了许久，却没见着此刻该是会在家的人。

“珍妮，玉纯她人……”岳定中询问着。

“我在这里。”不待父亲问完，岳玉纯先出声才缓步下楼。她低头数着阶梯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将自己异样的情感锁在内心的角落，当她抬起头面对众人，双眸已没了刚才炽热的眷恋。

岳皇宇张开手臂拥住他思念许久的人，他怀里的佳人也趁此机会用力搂着他的腰，悄悄在他衣服上沾了她的泪珠。

“玉纯，你长高了哟！”他戏谑的说。

“宇哥，你才变胖了咧。你都能长高，我当然也会长高喽！”她回了他一记，又说：“嘿，不过我长得比你快哟！我都已经长到一百六十八公分了，算算这五年的成长速度，哇！我竟然是你的两倍，多了十几公分耶。宇哥，你在英国大概吃不好睡不好，才会发育缓慢吧！”他轻敲她的头，笑着说：“你这个小妮子，等你有我这个高度，我们再来比谁的发育慢吧！啧啧，本想夸你女大十八变，变得美丽动人，可惜，只是外表变了，心智却还停在五年前。”

“爸、妈，你们看，宇哥一回来就欺负人。”岳玉纯撒娇的拉住母亲的手。

“好了、好了，你们这两个，不要才碰面就斗上了，珍妮，晚餐……”岳定中话还没说完，他的妻子已了然。

“嗯，我去吩咐玛丽，要她多准备一些，贝儿带你哥到他的房间，我怕这小子已经忘了他房间在哪。”珍妮笑着走向厨房。

“宇哥，走吧！我们都要以为你已经忘了回家的路，才会一别五年后才

回来澳洲。”岳玉纯帮他提了一袋行李。

“爸，我先上去了。”岳皇宇抢回他的行李，说：“不敢劳烦你提行李，我怕你一不高兴带我到储藏室，那就糟了，我才不想与灰尘为伍咧！”“你，宇哥，你到英国五年，净是学会了这套耍嘴皮子的功夫，就不知你还学会什么。”她故意无奈的叹口气，摇着头带他走向早已准备好多日的卧室。

岳定中心满意足的望着他这一双儿女，“呵，这兄妹俩五年没见面，倒是变了个样，斗上了。”他笑着走进书房。

五年未见，她倒是愈发动人。岳皇宇掏出皮夹里的一张经过护贝的相片，他的手指轻轻画过相片中那张清秀脸庞。

“你的眉浓了点……眼如秋水、唇如仰月……愈来愈有女人味了，看来看去似乎……只有你的青丝未变，依然是过肩的长度……”他将相片贴近胸口低喃着，“这样的你，我如何能与你共处一室呢？”他坐靠在床边，双眸盯着房门，“更何况你就在对门，我更情难……唉，看来刚才的决定是正确的。”岳皇宇想起刚刚他在晚餐后，告诉家人他打算搬到墨尔本的房子住，他们一张张震惊的脸，让他差点儿无法坚持下去，还好他父亲及时叫他进书房里谈话，他才能将回澳洲前拟好的计画告诉他父亲。

“还好爸他同意，答应我先到墨尔本的分公司实习，否则，这个气氛和谐的家，可能会因我而大乱，你认为呢？纯……”他以唇轻触相片中人，双眸满盈爱意的凝视着相片里的清秀佳人，视线忽而移向房门。

“唉，无眠的夜。”他将相片收进皮夹，俐落跳下床，朝屋外的游泳池走去。

岳皇宇浑然不觉，这一夜岳家大宅内，不单他失了眠，在屋子的另一角，更有一个人倚窗望月，时而仰月兴叹，时而目光紧锁着水中的他，像是永远也瞧不够他似的。

“他怎么还没来呢？”岳玉纯撩起窗帘，晶亮的眸子直往屋外瞧。

今天是她二十岁生日，也是她首次举办生日宴会，屋内虽已高朋满座，蛋糕也切过了，可是他，一个她最想见到的人，宇哥，却还没有到。他回澳洲已经一个多月了，她却只在他刚回国的那两天有见到他的人。自他搬到墨尔本之后，她就没再瞧见他那张早已深刻在她心底的脸孔。

“他明明告诉妈，说他要回来的呀！”她又看了眼黑漆漆的庭院。

“贝儿，怎么不过去和你朋友玩。”珍妮找了整个屋子，才在角落里找到了她。

“呃，妈，我是在看宇哥怎么还没来。”岳玉纯转过身回答母亲的询问。

“噢，皇宇人还没到呀！”珍妮望着女儿失望的眸子，说：“这孩子。贝儿，你大哥可能公事还没忙完吧！听你爸说，皇宇这阵子刚接手分公司的事比较忙，所以最近他才没回家。不过，前两天在电话里，我告诉他你生日的事，他可是打包票说一定会回家一趟。”“喔，可能会再晚些吧！”岳玉纯无奈的笑了笑，说：“妈，你不是和爸还有个饭局吗？怎么还不见你们动身呢？”“我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，你爸已经先到车库等我了，贝儿，好好的玩，今晚这间屋子就交给你们这群年轻人喽！”“妈，谢谢你们。”她搂着母亲。

珍妮亲亲女儿的颊，“贝儿，生日快乐。”她笑着说：“放心，我们这两

个老人家不会太早回来，影响你们年轻人的活动，拜拜！”“妈……”她娇声踩着脚，目送母亲离开。

当岳玉纯回过神，正欲走向朋友们好首个尽责的主人时，人群里一阵骚动，促使她加紧脚步前去一探究竟。

“咦，宇哥。”当她发现造成骚动的人正是她朝思暮想的人，反而停住了脚步，双眸噙着笑意看他被她的同学们拷问。

“我是玉纯的大哥，可以让我过去和她说几句话吗？”岳皇宇回答围在他身旁的小女生们的问题。

“原来你就是那个人。”“难怪玉纯她会有……呵……”其中的两个女孩得到答案后，随即劝开其它围观友人，她们眼底的那抹促狭，让岳皇宇感到莫名其妙，但他尚来不及弄清楚，就被站在不远处的佳人吸引住了他的视线，促使他走向她。

“玉纯，生日快乐！”他在距离她三步之远处停下脚步，“你今天变得很不一样喔！”他细细打量身着粉红色小礼服的她。

岳玉纯笑容灿烂，说：“喔，哪儿不一样呢？”她想从他口中听到他对她的赞美。

岳皇宇故意审视她一番，才说：“嗯，人大了，确实也该换上大人的衣服了，不过，就是少了点什么……”他故作沉思状侧着头。

她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这一身打扮，并未发现有任何不妥之处，正欲抬头抗议，却被眼前的一盒饰品震住了，那是一套珍珠饰品。她的视线从珍珠礼盒移向捧着它的主人。

“少了首饰，就不像是参加宴会的公主喽！”他拉起她的手，将首饰盒交给她，“玉纯，生日快乐。”他拿起珍珠项链帮她戴上。

“谢谢你，宇哥。”她闭上双眸，静静品尝他帮她戴上首饰的喜悦，直到他的手离开她的身，她的眼底才又映上他的影。

果然没选错，珍珠的光泽更能衬出她红嫩的肤色，岳皇宇满意的点点头说：“嗯，终于像个大人了。”“宇哥，人家本来就是个大成人嘛！”她撒娇着说。

“是是，你早就是。”他笑着摸摸她的头，说：“蛋糕呢？听妈说，这次的蛋糕是你自个儿做的。你老实说，你有没有因为烤焦弄坏了，干脆叫外送？”“宇哥，走，我拿给你尝尝，这么瞧不起我，我告诉你哟，若不是我帮你留了一块，蛋糕早被抢光了，哼！凭我的手艺，哪需叫外送。”瞧他似乎不信，她又说：“若你不信蛋糕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可以问玛丽，她可是从头到尾都在旁边帮我忙的人哟！”她拉他走向厨房。

其实他这几年在英国，早已从双亲的信中得知她对做西点兴趣浓厚。岳皇宇拉住她，停下脚步说：“好，我姑且相信你，你今天是主人，怎可溜得不见人影，蛋糕在厨房是吧！我自己进去偷吃就行了。”他故意瞄了眼四周人群。

“嗯，是在厨房的冰箱里，真的不要我陪你？”她小心翼翼的问，希望得到另一种答案，她打算他若说好，她一定提早送客，过一个只有他和她的生日。

“不用了，和你的朋友好好玩吧！”他挥挥手，径自走向厨房。

“不用吗？”岳玉纯望着他的背影，失望的低喃。

“嘿，贝儿，原来你的宇哥是块珍宝，难怪你……”一名黑色短发的女

孩走近眼神呆滞的岳玉纯。

“嘘……珊，你嫌自助餐不好吃吗？怎么有时间跑来提这当陈年旧事。”岳玉纯捂住好友的嘴。

珊扯下捂在她唇上的手，低声笑说：“喔，恋兄情结已是陈年旧事了吗？”“本来就是，走吧！陪我吃点东西去。”岳玉纯不愿再多说这件事，怕被她揪出心底的秘密。

“是，今天的寿星最大。”珊随着她走入人群。

“嗯，甜而不腻。”岳皇宇尝了口蛋糕，深觉味道不错，端着蛋糕准备到大厅找岳玉纯。

他离开厨房推开通往大厅的门，眼前欢乐的景象使他停下了脚步，幽深的乌眸更深不可测了，映在他眼底的只有岳玉纯翩翩起舞的模样。她的身子被一名年轻男子搂着，神情漾着愉悦的光彩，他手上的蛋糕颤了一下。

没错，她已经是大人了，不再是以前那个紧跟在他身后的小女孩。岳皇宇闭上双眸深吸了口气，当他张开眸子，眼底情景依然如旧。他重重吐了口气，转身朝书房走去，原本挺直的背脊此时显得有些佝偻。

岳皇宇啜了口酒，盯着他放在桌面的蛋糕，“她迟早会投入别人的怀抱，这不是我早就知道的事实吗？为何真看到了，心里却……”他尝了口蛋糕，咽下甜美的滋味，试着冲淡心中苦涩。

“纯，你的蛋糕为何冲不去我心里的苦。”他一头仰尽杯中金黄色的酒液，又尝了口蛋糕，似乎想比较哪种效果较好，就这样一口蛋糕一杯酒的吞下腹，欲填满心底刚形成的破洞。

当曲终人散，岳玉纯一一送走客人后，开始寻找她惦记的人影，“奇怪，不在他的房里，会是在哪呢？”她推开书房的门，被传出的阵阵刺鼻的酒味给熏着了，“咳，是谁躲在这里偷喝酒？真是的，也不开个空调。”她悄悄走向伏在桌面，看似醉倒的人儿。

“喂！你怎么……咦，怎么是宇哥？”原以为是她的某位朋友，没想到却是她观望了一个晚上的岳皇宇。

“宇哥，醒醒，你怎么喝成这样？”由桌面摆的四瓶空酒瓶看来，全都是他喝的。

“是什么原因让你喝成这样呢？”岳玉纯心疼的抚去掉落在额际的发，扶起他的身子，摇摇晃晃的走出书房。

“宇哥，走好，现在要上楼梯了。”她撑着他沉重的身子，一步步晃上阶梯，走进他的卧室。

“宇哥，坐好，我帮你脱下外套。”她颤着手指，一一除去让他不舒服的束缚，“总算好了。”她连忙掀开被子，遮盖住那具会让她心跳加速的身躯。

“宇哥，你心中到底有何烦闷之事，必须藉酒浇愁呢？”岳玉纯拧了一条湿毛巾，轻拭他的脸。

“你的烦有我的苦来得多吗？这几年只能看着你却触不着，你回来之后，更久久才能见你一面，以后……以后你有你的家庭，我是不是更难见上你一面呢？”她轻抚他的眉、紧闭的双眸。

“宇哥，原谅我偷袭你，或许，这是我惟一的机会。”她唇角泛起一抹苦笑，微扬的唇轻就他的。

隐约中，岳皇宇似乎看到令他心疼的佳人就在眼前，他急忙搂住她不让她离去，她的急欲挣脱，让他不顾一切将她制伏在他身子底下，摘取她的甜美。

“宇哥，你……”岳玉纯来不及挣脱他的桎梏，已被他热情的攻势堵住她的惊慌。

她是他的，他不愿失去她，这个念头使岳皇宇肆无忌惮的品尝她，急欲将她变成他的。她因他热情的吞噬迷失了自己，燥热的身子急欲贴近他，索求她莫名的需要。

他撕开挡住他的遮蔽物，双手滑入她的柔嫩，欲烙上他的印记。

衣服的撕裂声使她从迷情中惊醒，“宇哥，不可以，我们不可以这样……”她抗拒自己身子的异样，极力推拒造成她异样的原因。

奈何推开了他的手却挡不住他的烙印，“嗯，宇哥……不行……我……是你妹妹呀！”“妹妹”这个字眼突然使他停住攻势，岳玉纯乘势推开他的身子，跌坐在床下。

“妹妹……不是……你不是我的妹妹……”岳皇宇仰躺望着天花板低喃，“我的妹妹是贝儿，不是你……小时候我好爱抱贝儿，她身子软软的，我好喜欢贝儿……可是贝儿却……死了，她怎么可以这样……你不是贝儿，你是那个侵占贝儿位子的艾玉纯，你为何要长大，为何我不再像以前一样……因为你……我才不敢回家……”他的声音虽小，却字字敲进岳玉纯的心坎，打开了她锁在心扉深处的记忆。她抱着自己被撕毁的衣物，浑浑噩噩的走出这间令她心碎的卧室。

“我如果和以前一样讨厌你……我就不会爱上你，你知道我爱你爱得好苦吗？纯……”关门声响没能惊醒酣醉的岳皇宇，他依然喃喃倾吐着酒后心声。

岳玉纯仰着头面对莲蓬头，让水柱冲去她源源不断的泪水。

她怎么会忘了，忘了他以前很讨厌她、忘了她是艾玉纯而非贝儿。啊！这一切都是她一相情愿，自以为他是疼爱她的宇哥，他是他的妹妹。结果，什么都不是。岳玉纯低头望着他留在她身上的印记，“他的报复，是我感情的付出……呵！白搭的罪恶感……”她缓缓屈身蹲在地面，“呵，当我被乱伦的罪恶感啃咬多年之后，竟才发现我不是他的妹妹，而他早已得知却在他出国前，种下自己罪恶的种子……这一切难道是他的报复吗？他是因良心发现，才滞留在外不愿回家，或是……只因我不是他的妹妹贝儿……讨厌我才……呜……为什么……呜……为何让我爱上你……”她跌趴在地面，任由水柱冲刷惟一没烙有他印记的白皙背部。

当她踏出浴室，脸上已没先前悲鸣时的凄怆，表情已恢复平静，惟有浮肿的双眸透露出她曾哭泣过。

“这回，该是我离开了，该还给岳家一家和乐的时候。”她轻轻抚过摆在床头的全家福，拉开床头柜的抽屉，从底部拿出一只资料袋。

“还好没过期。”她拿出资料袋里的入学通知及法国签证。

就在两个月前，她收到了自己悄悄寄到法国申请烹饪学校的入学通知，正当她犹豫不知该如何告诉双亲之际，却得知宇哥要回来了，就在她等待他回来的那一段时间，她决定自己不去法国，不愿与他再度分离，西点她可以晚几年学，但他能给她的时间却有限。她打算等宇哥结婚，她再前往法国学

做西点，顺便疗伤。

“呵！该走的，还是得走，正好快刀斩乱麻。”她瞄了眼离入学报到期限只剩七天的日期，“贝儿，岳，就让我再用你的名字一段时间吧！宇哥的妹妹。”她收好资料躺上床，努力想着该用何种方法说服她的双……该说是养父母，又该如何面对她那个毫无血缘的宇哥。

“真难……”她闭上眼，眼角滑下一颗晶莹的泪珠。

翌日下午宿醉渐退的岳皇宇逐渐转醒。

“哦，头好晕……”他坐起身甩了甩头，“咦，我怎么在这里，昨天我不是在……谁脱了我的衣服？”他低头瞄了眼自己赤裸的上半身，掀开零乱的被子，才发觉自己全身上下只穿著一件内裤。

“会是爸或妈帮我脱的吗？”他跳下床，抬起掉落在地的枕头，“奇怪，我怎么睡成这样。咦？这不是我送她的珍珠耳环？这个又是什么？”他拿起几乎滚下床的珍珠耳环及旁边的那块粉红色布料。

盯着躺在手心里的两样东西，岳皇宇脑海里突浮起一、两幕短暂的画面，画面里有他和她……“昨晚我曾对玉纯做了什么吗？”他失神的低喃，绞尽脑汁回想昨晚的一切，奈何他只记得自己走进书房，独自品尝着伤心之酒，全无之后的记忆。

“上帝！千万不要是我对她……”脑海里再度浮现那几幕情色旖旎的画面，“不行，我得去弄个清楚。”他匆匆套上挂在椅背上的衣服，急忙走出卧房。

当岳皇宇步下楼，只见双亲皆坐在客厅品茗，却不见他想见的人。

“爸、妈，玉纯人呢？”他放缓脚步，走向双亲坐的位置。

“呃，我和你妈也是刚进门。听玛丽说，玉纯中午出门前曾要她转告我们，说是希望晚上大伙儿一块吃顿饭，玉纯好象有什么惊喜要送给我们。总之，你若没事就不要急着走，我们一家子也好久没聚聚了。”岳定中见儿子点头答应，满意的点点头。

“唉，可不是嘛，这些年我们一家四口，个个东奔西走，难得全碰在一块儿，这个家好象就只有贝儿和我住似的，你们父子俩全忙学业、事业去了。”珍妮拍拍丈夫的手。

“珍妮，等皇宇稳定后，我就能多陪陪你，再过个一、两年，玉纯嫁了，皇宇也娶妻生子后，趁我们都还走得动，我带你到世界各地走走，你说好吗？”岳定中握住妻子的手。

珍妮笑着说：“好，当然好，玉纯，我是不担心她嫁不出去，这几年她身后总有几个年轻人紧追不舍，倒是你这个免崽子，怎么都没听你提过有心怡的人呢？”她抬头望向站在她身旁的儿子。

“呃，我这几年忙着功课，哪有时间经营感情。妈，你还是多注意玉纯吧！小心她嫁错人，那可就苦了她。”听到母亲提及玉纯的情事，他心里不由得充斥着苦涩，吐出的话皆字字斟酌，怕不小心泄了酸味。

“嘿，宇哥，你自己找不到情人，可不要将问题丢到我身上哟！”岳玉纯走进屋里恰巧听到他说的话，她故意藉此话题和他杠上，惟有如此，她才能以轻松的姿态面对他。

“玉纯你……”岳皇宇到了口的询问，却因母亲的声音止住了。

“贝儿，你跑哪去了，咦？眼睛怎么肿肿的，谁欺负了你，告诉妈。”珍妮走近女儿，拉她坐在身旁。

岳玉纯面对众人的关心，双眸乘机贪婪的汲取他们眼底的关怀，视线在罪魁祸首的他身上停了一下。

“妈，我没事，是刚刚送一位朋友出国念书，忍不住多掉了几颗眼泪罢了。”父母松懈的神情让她松了口气，然而岳皇宇随之而来的刺探视线，却令她神经紧绷。

“玉纯，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朋友有缘总是会再聚的。”岳定中安慰着女儿。

“嗯，我明白这个道理。”岳玉纯神情黯然，心想，她不但明白，也将主动散了这场筵席，一场她参加了十多年的欢宴。

“对了，贝儿，你说有惊喜要送给我们，是什么样的惊喜呢？”珍妮突然想到玛丽转告的话。

岳玉纯扬起唇角，故作神秘的说：“这个嘛！等吃完饭再告诉你们。”她随即转移话题，摸着肚子说：“妈，人家肚子饿了，我们去看看玛丽饭做好了没，好不好？”岳皇宇锐利的眼神快穿透了她的防卫，她只好暂先避他一避。

“好，我们去看看。”珍妮拉着女儿的手走向厨房。

“这孩子还真爱撒娇。”岳定中含笑望着妻女的背影。

岳皇宇无言的盯着她的身影，原急欲从她口中得知昨晚的一切，却因她正常的言谈犹豫了，更不知该如何开口询问她，有关昨夜他作的春梦及她掉落的耳环……

“贝儿，明天我和你爸爸要到布里斯本，参加农场的祭典，会在那里过一夜，你也好久没到农场了，要不要一块儿去玩呢？”珍妮将盘子交给站在她身旁的佣人。

岳玉纯尝了一口刚送上来的甜点，说：“不了，我才不去当你和爸的大电灯泡咧！”

以后有空我再去看看。的确是好几年没回农场了。”“嗯，当年我们一家四口，从美国移民到澳洲，那里是我们第一个落脚处，住了几年，好像是……玉纯十二岁那年，我们才搬到雪梨这里，方便我往来墨尔本、布里斯本的两家分公司。”岳定中回忆着往事，又说：“这两年公司也大致都稳定了，以后只要在雪梨的总公司坐镇指挥就行了，接下来就看皇宇喽，看他如何发展我打下的基础。”“爸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弄砸了你的心血。”岳皇宇啜了口茶，将布丁移到对面位置，“甜点给你，对了，玉纯，现在大伙儿已经酒足饭饱，你要给我们的惊喜可以说了吧！”他幽深的乌眸直盯着对座的佳人，她低头慢慢品尝布丁的模样，让他有股冲动，想狠狠的摇晃她的身子。

“嗯，玛丽做的烤布丁味道真不错。”岳玉纯滑下口中甜食，扬起满意的微笑，望着众人期待的目光。

“贝儿，不要再卖关子了。”岳皇宇捺着性子问。

岳玉纯直视岳皇宇渐冒火花的乌眸，笑着说：“唉，人都那么大了，还那么沉不住气。”“贝儿，你……”岳皇宇正欲反驳，却被母亲制止。

“好了，才刚吃过饭，不需练嘴上功夫。”珍妮喝阻儿子，又随即对女儿说：“贝儿，你就不要再吊大家的胃口了。”岳玉纯故意睨了岳皇宇一眼，才

笑着说：“这个是有关系……你们应该都知道，我这几年很喜欢做一些蛋糕、饼干这类的甜点，对烹饪的兴趣也愈来愈浓厚。”“嗯，你做的东西是不输给外头卖的。”珍妮笑着说。

得到家人赞同的表情，岳玉纯才开口说：“因此，我打算未来要朝烹饪这方面走，所以，前阵子我申请了位于法国的一家烹饪学校，”她吞了口水，才又说：“而那所学校通知我，‘欢迎加入我们的学校……’”她念了一段通知书上的文字，故意堆起一副得到好消息的欣喜表情静待家人响应。

岳定中露出肯定的微笑说：“玉纯，你能在这个年龄就找到人生目标，我为你感到高兴，但是，有必要到法国那么远的地方吗？”“是呀，在澳洲不行吗？这里也有烹饪学校呀！”珍妮没料到儿子才刚回来，女儿却又要离开。

岳皇宇不发一语，只是直挺挺的注视着她，试着从她的一举一动中，寻找这个惊喜背后的真正原因。

岳玉纯眼神一黯，随即加足马力说：“爸、妈，其实我接到通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这期间，我曾犹豫也曾彷徨过，更怕若我离开，家里只剩下妈，而爸又常出差，所幸宇哥回来了……”面对岳皇宇的打量，她鼓足勇气将视线移向他的乌眸，朝他露出一抹笑容，说：“宇哥，有空多陪陪爸、妈，该换我学着飞翔了。”她又转向坐在旁边的双亲说：“爸、妈，你们不能因为我是个女孩子就不让我到外地，现在可是男女平等的时代喽！宇哥能去英国，我当然也能去法国。宇哥和我，都是你们的孩子，不是吗？”岳定中与珍妮脸色略微一变，两人相视看了对方一眼。

“玉纯，你们当然都是岳家的子孙，我和你妈是担心你一个女孩子只身在异国，怕你……”岳定中面露忧色望着女儿。

“爸，你放心；妈，你也不用为我操心，我申请的学校可以住校，除了假日，我的生活坐息都由学校管理，所以很安全，你们只要担心……”她瞟了眼岳皇宇，才说：“我会不曾拐个法国老公回来，让你们吓一跳就行了。”岳皇宇眼底闪过一朵火花，以嘲讽的口吻说：“爸、妈，我看玉纯到法国学烹饪只是个藉口，她真正原因是想钓个热情的法国男人当情人。”“岳皇宇，你……你不要自个儿交不到女朋友，就往我身上大做文章。”岳玉纯拍桌怒视着他。

“哼！难道不是。”“好了，你们兄妹俩是怎么了，以前感情不是很好吗？怎么人一长大，脾气也跟着变大，说不到两句就吵起架来了。”珍妮没好气望了他们兄妹俩一眼，随即朝丈夫点了点头。

“好吧！玉纯，你想出国学习，我和你妈不反对，不过，可不能半途而废，只有三分钟热度喔！”岳定中赞同的说。

“太好了！”岳玉纯站起身，搂了搂双亲的肩，“爸、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认真学习。”珍妮握着女儿的手说：“贝儿，若真的不能适应，千万不要逞强，知道吗？”看到女儿笑着点头，她又说：“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？”岳玉纯吁了口气，坐回自己的位子，说：“爸、妈，那种离别的场面实在令我难受。

我希望，你们让我独自离开，就像平常我到学校念书那般，只是这回离家时间比以前久，可以吗？可以让我保留日期不说，直到我出国那天，我会留一封信告诉你们，我真的不想面对离别的场面，好吗？”她恳求的目光直盯着双亲为难的眸子。

岳定中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好吧！就依你，你已经成年了，想怎么做就去做。我明天会在你的帐户存进够你在国外花费的金额，要走的时候记得要留封信，可不要让我和你妈误以为你失踪了。”“是呀，到了法国，千万记得打通电话回家，让我们知道你平安抵达，知道吗？”珍妮不舍的搂着女儿的肩。

“嗯，我知道，我会定期写信回家报平安的，爸、妈，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……”她鼻头一酸，急忙偎入母亲怀里偷拭泪水。

岳皇宇纵有百般的不同意，却没立场反对，只能任由离别的愁绪堆上心头。

这一夜岳玉纯没睡，她紧锁房门整理行李，直到天方肚白，就在床头留下一封信。

反锁房门后，随即悄然从后门离去，搭上已在门外等候的车。

“珊，谢谢你。”岳玉纯拉上车门。

“朋友一场，说这是什么话。只是，你怎么走得如此匆促，且不让家人送行。”珊缓缓将车驶向前。

“唉，一言难尽。”她不想回答，遂将视线别向车窗外。

珊见好友为难，不勉强她，平稳的将车驶向雪梨机场。

望着窗外熟悉街景渐退，岳玉纯心情愈发沉重，不知下次回来是何时。等双亲发现她已离开，可能是明天的事了，毕竟他们总是体贴的不叫醒她，径自出门办事，而他……宇哥，大概也不会管她几时起床，大概就自行回墨尔本了吧！他们大概都没猜着，她会昨天才对他们提出国这件事，今天就离开他们。

“唉，果真天下无不散的筵席。”望着近在眼前的机场，她指向前方说：

“珊，前面让我下车就行了，谢谢你。等我心情平静下来，事过境迁，我会告诉你这一切让我慌乱逃离的故事。”珊拥抱她，轻拍她的肩说：“保重，不要让那个心慌的原因把你击倒，别忘了，你还有我这个朋友。”“嗯，我走了，拜拜！”岳玉纯跳下车，推着行李独自走进机场。

珊望着好友孤零零的背影，轻叹了口气，“贝儿，保重了。”她重新激活车子，走向来时路。“咦，那个人不是他吗？看来贝儿不会太孤单了。”她笑着加快车速驶向前。

3

六年后——“玉纯，告诉我真话，是什么原因让你走得如此急？”他激动的摇晃她的双肩。

“唉……”红润的双唇轻吐叹息，她拨开他的手，身子向后退了两步，一双美眸凝视着他，似有话欲吐，却又止住了。

“玉纯，告诉我原因，是因为我吗？”他犹豫的问出心底的怀疑。

她扬起唇角，笑说：“原因昨晚我不是告诉大家了，呵！没想到我的计谋被你拆穿了，你怎么猜到我搭今天的班机。”“玉纯，你还是不愿告诉我。唉！你真以为昨晚只有你没睡吗？”他的黑眼圈透露出他也一夜未眠。

她绽起一朵凄美的笑容，哽咽说：“宇哥，如果能，就搬回家住吧！帮我照顾爸、妈，好吗？”他揉了揉她的发，“不要说得好象你都不回来了似的。呃，你不会真有这样的念头吧？”他抬起她的下巴，乌眸直视她蒙眬的瞳孔。

她浓密的睫毛眨了一下，泪珠滑下她的颊，“我……怎么会……我可是岳家的大小姐，怎可能不回岳家。宇哥，告诉我，你会搬回家吗？”他为难的叹了口气，“唉，再几个月吧！等我工作上轨道，我会回总公司协助爸，到时候自然会搬回家里住，你呢？打算念几年的书。”“嗯……”她低下头沉思，再度抬起头时，脸上多了点坚强的神韵，“等我有番心得时，再请你们验收成果。”“不要逼自己太紧，知道吗？”“嗯。”“玉纯，我……”他握紧双拳，到了口的话依旧问不出口，他冲动的搂她入怀，生怕自己若证实了他曾伤过她，他会失去她。

“宇哥，我的飞机快起飞了。你……多保重。”她推开他的胸膛，突然伸手圈住他的头，两片红唇覆上他的。

他尚来不及反应，她已飘然远离，他抿着她留下的味道，似乎有点咸，有点苦……“玉纯，等等……”一阵嘶喊划开了室内的宁静。

岳皇宇猛坐起身，看了一眼四周陌生的环境，才想起他昨天才刚到台湾。

“怎么梦见了那时的事？”事情已过了六年，然岳玉纯那时的一颦一笑却依然清晰的出现在他的梦中。

他甩了甩头跳下床，“或许，是昨天在飞机上看到的那份报告造成的：也或许是我和她同踏在一块土地上吧！才会再次梦见她离开时的情景。纯，都怪你，这些年来都躲着我，这回你躲不掉了。”他盯着茶几上的一袋黄皮纸袋，黑眸闪着坚毅的光彩。

“一万两千三百五十五元……太好了，今天有达到目标。”岳玉纯将纸钞分类夹好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。

她走出柜台，环视这间占地约二十坪的店面，“经营了半年多，总算开始有点盈余了。”她将倒立在桌面的椅子一一拿下，“多亏阿丽下班前帮忙打扫，否则累了一整天，还要准备明天的材料，哪有体力做这些。”她当年在法国学了三年的烹饪，在饭店工作了两年多，虽然地做西式餐点的手艺口碑不坏，但女人想在法国的厨艺界打天下实在困难重重”再加上她对点心类的食物兴趣浓厚，就在一对刚移民至法国的台湾夫妇指点之下，她带着所有积蓄毅然决然的来台展开新的生活。

“呵！多亏了阿丽。”岳玉纯拉开椅子生了下来。

那时她顶下这家原本是做西餐的店面，正庆幸可以省下一大笔装潢费，却被原本在这家店帮忙的阿丽当头浇了一盆冷水。

就在她付清尾款的那天下午，阿丽跑回店里，说是有东西忘了拿，又说基于同是女性同胞的立场才好心告诉她，这个地点太偏僻了，之前的老板又舍不得做广告，店才开半年就撑不下去，白白赔了两、三百万，之后，又指点她一些拉客的方式。

当时她脱口问阿丽，愿不愿意留下来帮忙，阿丽考虑了一下，眼光充满怜悯，很“阿莎力”的说：“OK！上半年我的薪资可以打八折没关系。”

“或许她是得知我是单身一人来台闯天下的吧！才会如此待我。”岳玉纯把玩着桌面上的小盆栽。

有了阿丽的帮忙，她简直如虎添翼省下不少功夫。阿丽不但建议她，寄一些免费招待券给新闻界的记者，由他们帮这家店做免费的广告；更提醒她，可以试着写一些食谱投稿到报社或出版社，好打开她的知名度。

阿丽又建议她，这家店若只是单纯的贩卖蛋糕制品，短期间之内可能很难打开市场，不如利用现有的器具，经营自助式甜点，可以一次推出三、四十种口味的甜点，再搭配各式口味的饮料，一客可以卖个三、四百元，保证稳赚不赔，因为台湾人怕胖，尤其是女人，顶多吃两、三块蛋糕，就哇哇叫喊停了。

就这样，这家店成了台湾首创的甜点自助餐，价钱因时段而异，若想订制单品的客人，得在三天前预约。或许是首开先例的号召力，也可能台湾人喜欢这样的方式吧！自从那位记者在报纸报导过后，这里几乎天天人满为患，就连预约订位，也都排到一个礼拜以后了。

“看来，过阵子就可以开设另一家分店了。”她走向柜台，将钱放入保险箱内，“呃，明天该打电话请银行的人跑一趟了。”望着里头的现金和支票簿，她不由得笑了笑。

这种理财方式也是阿丽帮她想的，那时阿丽接洽了一家银行，帮她申请了一本支票，要她所有货款都开支票支付，收进来的现金则请银行的专员来收，这样她就不需常跑银行排队，可以多做几个蛋糕了。

“可不是吗？省了好多时间。真该替阿丽加薪了，有了她，我省了好多事。”她手指轻轻画过名片上的字，“‘纯甜点’……店已经步入轨道了，也该写封信告诉爸、妈这个消息，解释先前我告诉他们，我来台湾旅游的说法。”岳玉纯关掉店面的灯，缓缓走进厨房，步向一旁的楼梯，踏入她位于二楼的住处。

他熄掉香烟，静待“纯甜点”二楼的灯亮起，待窗缝泄出光线后，他激活车子，开往淡水。

岳皇宇走进位于淡水的别墅，他一进屋内随即脱下外套，自冰箱内拿了瓶啤酒。

“怎么一进门就藉酒浇愁。”一个声音传来。

岳皇宇寻声望向他的好友，“不是浇愁，是解渴。”他没理会友人戏谑的眼神，径自走向沙发，跷着脚喝他的啤酒。

“嘿，坐要有坐相。”岳皇宇跷在桌面的脚突被踢开。“易飞秀你……你真像个老妈子，又是管我喝酒、又是管这个，你真是比女人还像女人。”他没好气的望着易飞秀动作优雅的朝沙发椅坐下。

易飞秀拨了拨自己齐肩的黑发，抿着唇，眼光哀怨的说：“唉！我也巴不得自己是啊，可惜……”他又轻叹了口气。

岳皇宇满怀歉意的说：“阿秀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提起这件事。”自己怎么忘了，忘了不能生为女人是阿秀心底的伤痕，就是因为他不是女人，才必须为了成全爱人，而逃离他的最爱。

易飞秀淡然处之，说道：“算了，我已经看开了，事实就是事实，这永远是无法改变的事实，只能怪造物者的恶作剧，把我和他同生为男人，也将他生在那个有权有势的世界，就当我和他无缘吧！”可不是个恶作剧吗？岳皇宇瞧了眼好友那瘦弱的身子骨，虽有一百七十五公分的高度，体重却最多只有六十公斤，再配上他那张细皮嫩肉的脸蛋及出色的五官，若非是认识他

的人，铁定认为他是个女人。

“好了，不提我的事，改聊聊你吧！”易飞秀放松身子往椅背靠。

“我？我有什么好聊的。”岳皇宇啜了口啤酒，又说：“白天我不都和你在一块儿筹备分公司的事，还有什么事是你不知道的。”“是吗？白天我是你的秘书，理当知道你的一切行程，至于晚上嘛……”易飞秀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晚上我只是你的朋友，哪会知道你每晚在外的风花雪月之事呢？”语末，他故意以酸溜溜的口吻说出。

“啧啧！不知道的人还真会以为你是我的女友或老婆耶，而我则成了名副其实的妻管严，请问我需要跪主机板吗？”岳皇宇开玩笑的说。

“可惜这里没坏掉的计算机，否则我就拆一块丢给你。”易飞秀吁了口气说：“阿宇，你也该有所行动了吧！反正公司里的事有我帮着，你又不像我一样，有这种无法改变的事实，该去厘清你和她之间的关系了，你忘记你双亲的逼婚了吗？就算忘了，你也不该以为她永远不会结婚吧！如果她有了爱人，那你该如何自处呢？能敞开心胸接受她的伴侣吗？若真能，你又怎会对她念念不忘，来台的一个月，甚至天天去看她却不愿正面见她。”不！他无法忍受看她投入别的男人怀里，他无法见她 and 别的男人步上红毯，可是，他和她有可能吗？岳皇宇茫然的注视着前方。

易飞秀轻拍他的肩说：“试试吧！毕竟你和她没有血缘关系，还有机会。唉！不像我，说不定她和你有相同的心结，你不是说你怀疑她可能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了，我劝你还是早点厘清问题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若不该拥有也该放开你纠结的心，毕竟爱情并非人的全部，不是吗？”语毕，易飞秀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将空间留给好友去思考。

“我和她会有机会吗？”岳皇宇仰头饮尽剩余的啤酒，身子成大字形靠躺在椅背，他阖上双眸回想六年来的点滴。

自从玉纯到法国留学，他仅见过她四次面，每回都是匆匆一瞥，不是他恰好要出差，就是她突然想去找友人玩，她似乎总是逮住他最忙的时间，回澳洲探视父母，而这段时间，她写回家里的信，也仅是平淡的描述她求学生活。

她的避不见面，使他怀疑自己那夜是不是对她做了什么，或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否则，她怎会来去匆匆？直到那年玉纯来信说，她要留在法国工作，他更加怀疑自己曾在那夜伤害了她，才让她远离家园，可是，他不敢问，怕问了，他和她连最后的联系也没了，他只能请私家侦探注意她的状况。

而这次她更绝，竟选择台湾为她的落脚处，且没告知双亲她来台真正的目的，她的这个举动，他几乎百分之九十相信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而且极可能是那夜他说的……“那夜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？”他紧捏手中的啤酒罐，用力将扭曲变形的铝罐投入垃圾桶。

岳皇宇抱头紧揪着他的发，极欲揪出六年前那一夜的回忆。

“咦？阿丽，怎么才隔一夜你的短发就长成了齐肩的长度。”岳玉纯吃惊的摸了摸眼前的奇迹。

看似楚楚可人的阿丽，耸了个肩，摘下她的假发，“来不及换才……呃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其实我以前一直是留长发，差不多一年前，我将长发剪了，因为怕家人无法接受我的新造型，所以才戴这玩意见。”她帅气甩动手里的假发。

“阿丽，你可以当千面女郎喽！短发的你看起来俏皮可爱，长发的你则是柔弱可人，你还有其它造型是我没见过的吗？”她仔细的打量阿丽的五官，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阿丽不同造型的模样。

“嘿，老板，你可别净看着我，你忘了你今天的约会了吗？待会儿那个黄书成可要来报到了。”“哦，我差点忘了，阿丽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公休，还让你跑来加班。”岳玉纯双眸含着歉意望着她得力的助手。

阿丽轻拍她的肩说：“你不要太见外了，难得你肯和男人约会，为了你后半生的幸福，牺牲我一天的假期，值得！”岳玉纯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若不是那天冲动的答应了他的邀约，还再三保证自己绝不会爽约，我才会……唉，偏偏昨天又有位熟客人千拜托万拜托我帮他做蛋糕，真是……唉，什么事情都碰在一块儿。”阿丽故作怀疑的眼神盯着她，“老板，你确定你只有二十六岁吗？怎么讲起话来咳声叹气的，活像个老太婆似的。”“你这丫头！”岳玉纯噗哧一笑，说：“呵，我好象真有点儿未老先衰的现象。”“这个是缺乏爱情滋润的现象，所以今天你就好好的和那个黄呆子出去玩吧！”“就会说我，你自己还不是男友缺缺。”她玩笑语气一转，改正经说：“那位林小姐订的五个蛋糕我全放入烤箱烤了，剩下的就麻烦你喽！她下午四点会过来拿。”“没问题，老板。”阿丽俏皮的行个礼，又说：“老板，你该不会打算穿这样去约会吧！”她皱着眉头直盯着岳玉纯那一身沾满了白色粉末的休闲服。

岳玉纯瞄了眼她身上这套沾有污渍的衣服，“伤脑筋，刚刚急着做蛋糕，忘了穿上围裙，我上去换一下衣服，那个黄……什么来着，反正就是那个黄先生，他若来了你请他等我一会儿。我马上下来。”“OK！”阿丽望着消失在门边的身影，摇着头说：“黄呆子，看来你没希望了，她竟然到现在还没记住你的名字，啧啧，真亏你这三个月来天天来此报到，呵！可怜的痴情男。

“唉！老板，你的心扉到底会为谁敞开，真令人期待。”她的呢喃声逐渐消逝在厨房的尽头。

“都已经六点了，真的不一道去用个晚餐吗？”忠厚老实的黄书成，询问着坐在邻座的岳玉纯。

“不了，我晚上还得准备材料，谢谢你。黄……先生。”岳玉纯淡淡笑着。

“哦，那好吧！我送你回店里。”黄书成语气有丝失望，他激活车子，朝天母驶去。

为什么，为什么她的感觉依然一样？除了他，她和其它男人约会的感觉都令她觉得索然无味。

自从离开他之后，就连再看“魂断蓝桥”，也不再像以前那般每看必哭，她是怎么了，她的感情难道已经枯竭了吗？可是，她不是已将他淡忘了，甚至自认为当年她对他的感情，不过是一种崇拜性的迷恋罢了，难道不是？不，一定是，她对他不过是严重的恋兄情结而已。对，一定只是这样。

岳玉纯咬着下唇，不愿再分析自己的心理，只是呆然望着车窗外呼啸而过的街景。

“岳、岳小姐，我听阿丽小姐说，你的家人都在澳洲，那你怎么会独自一人来台创业，你这样一个女孩子很辛苦吧！”为了不让气氛太沉闷，黄书成试着找话题聊，心想，聊家人，这个话题应该很安全才对。

红润的双唇轻轻吐出叹息声，岳玉纯回想自己这六年来，只身在外求

生存，个中的酸甜苦辣，岂是一句辛苦所能含盖得了。

“还好，已经习惯了。”确实，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独立的生活，已经不再是六年前那个不知人间疾苦的单纯女孩了。

“那你的家人放心吗？他们放心让你一个女孩子出来闯天下吗？”她给他的感觉，不像是那种野心很大的女人呀！该是那种柔柔顺顺，会在家相夫教子那类型的女人。

“放心？我想没有一对父母能对子女真正的放下心吧！可是，人总是要学着长大，不是吗？”岳玉纯不愿对他提太多私人的事，避免他误会她对他有意。

“是呀！活到老学到老。”黄书成见她不愿多提私事，绞尽脑汁寻找另一个安全话题。

“噢，你开过头了。”“啊！抱歉。”他手忙脚乱的慢慢倒车，再转进巷子里，心里频频责怪停在巷口的那辆银色奔驰挡了他的视线，害他在佳人面前出了差错。

岳玉纯待车停妥，即打开车门下车，黄书成也跟着下了车。

“岳……岳小姐，谢谢你今天答应我的邀约，如果可以……不知你下次公休是不是也可以……”黄书成话未说完即被人打断。

“玉纯！”阔别已久的呼唤声，直刺入岳玉纯的心坎底，低着头的她猛然抬头望去，眼底赫然映入那个她自以为已淡忘的人影。

黄书成因她惊吓的表情，转过身寻找造成她表情转变的原因。这一看他突然倍感威胁，站在他眼前的男人，单是身高就比他的一百七十五多了十公分，那出色的五官及那身似乎有锻练过的身子，活脱脱像个大银幕里的英俊小生，再观察她与这个人之间的眼神交流，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与她关系匪浅。

“岳小姐，这个人……”岳玉纯双眸凝睇着岳皇宇幽深的乌眸，“他是……我的……大哥……”缓缓吐出她极不愿承认的关系。

黄书成松了口气，“哦，原来是岳大哥，你好，我姓黄名书成，是岳小姐的……朋友，请多多指教。”他伸手想与岳皇宇握手却得不到响应。

“嗯。”岳皇宇对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瞧也不瞧一眼，只是淡然的点点头，双眸仍然望着她，怕一个不注意反让她给逃了。

真没礼貌！黄书成心里暗骂着，悬在半空中的手则改摸摸自己的头发，“岳小姐，难得你大哥来看你，我不打扰先走一步了，再见！”他又礼貌性的向岳皇宇点点头，随即驾着自个儿的车离开。

岳皇宇努力克制的双手终于忍不住了，他颤着手轻抚她的发，声音沙哑低沉的说：“玉纯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好吗？”他的声音敲醒了她的理智，咬了咬唇，她柔柔笑说：“怎么会不好呢？宇哥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呢？”她握住造成她心头慌乱的大手，却没料到从他手心传来的温暖几乎冲破她的心防。

岳玉纯急忙放开他的手说：“伤脑筋，忘了先请你进去再聊。”她以掏钥匙的动作，掩饰刚才的突兀。

岳皇宇将一切看在眼里，不动声色继演说：“还说咧！当初不晓得是谁说要来台湾旅行，结果却偷偷跑来这里开了这么一家店。”他随她走进店内。

“噢，我寄给爸、妈的信怎么那么快就到了？还派你先来训我。”她背对着他将门关上。

“原来你已经良心发现，知道该通知家人一声了。”他寻找灯的开关，把室内的灯全打开，他要在灯光下将她看个仔细。

突来的亮光让她有些手足无措，她深深吸了口气，才转身面对他，“听你的语气，好象爸妈还没收到我寄回澳洲的信，那你怎么会突然来台湾呢？”他以吊儿郎当的态度说：“想你呀！想你为何不愿回澳洲，想你为何……”她微颤的身子告诉他该适可而止，遂改说：“玉纯，你店里有吃的东西吗？我晚餐还没吃耶！”“呃，没有，你先坐一下，我进去做几道菜让你尝一尝，顺便帮我评评分。”突来的缓冲，让她松了口气，帮他拉开椅子后，即快步走入厨房。

望着她急欲逃脱的背影，他叹了口气，“纯，我有那么可怕吗？竟让你急于逃离我，看来，我得放慢速度。”他乌眸失神盯着那扇吞没她身子的门。

“怎么样，合你胃口吗？”岳玉纯满怀期待望着他。

“嗯……”岳皇宇将最后一块甜点吞下，“嗯，当然是没白费了你六年的时间，确实有大师级的手艺。”她松了口气，愉悦的笑着。

“怎么不走西餐的路线，却开了这种甜点屋呢？”他将憋了半年的疑问提出来。

“很多因素，最主要是我对甜点的兴趣比西餐大，再加上……该说是恰有这样的机缘吧！”岳玉纯耸耸肩轻描淡写的带过。

“生意好吗？怎么不告诉家里你开店的事呢？”他啜了口咖啡。

“‘首创’总是引人注目，况且最近才开始有了盈余……”对于他提的另一个问题，她避而不答，反问说：“你呢？怎么会来台湾的。”岳皇宇故弄玄虚的说：“怎么不认为是我想你，想来看看你呢？”瞧她脸色不自然，他笑着说：“你都能来台湾创业，难道我就不能来吗？”岳玉纯吃惊的张大双眸，“你是说……你也来这里打天下，那澳洲的事业呢？你该不会去还给爸他老人家管吧！”“哈！这时候你才想到爸已经是老人家了，怎么不回去多陪陪家里那两位老人家呢？”他一改责备语气，“你放心，我花钱请的主管不会那么不耐用，更何况这回来台湾是打算设立分公司，替“岳氏”开疆辟土，而非另起炉灶。”岳玉纯吁了口气，调侃他说：“原来是岳大少看准了我们台湾值得投资呀！我还以为‘岳氏’在澳洲被你搞垮了咧！”“‘我们’？你不会忘了，我也有台湾人的血统吧！这块土地可是孕育爸的地方哦！他当年可是从这里出去，到了美国又辗转移民到澳洲的……”他突然咧嘴笑说：“所以喽！爸对于来台设分公司一事非常赞成，顺便要我捉拿你归案，关心一下你到底犯了什么案子，竟迟迟不愿回家，在外逃亡。”语末，他意味深长的看了她一眼。

“宇哥，其实我是因为怕爸、妈反对，才会先斩后奏开了这家店，打算等有点规模后，再告诉你们。”她将准备已久的理由说出。

“真是这样吗？就这么简单吗？”岳皇宇一点儿也不相信她说的理由。

“当然只是这个原因喽！否则还能有什么原因呢？”岳玉纯紧张的舔着唇，怕被他那双深不可测的乌眸瞧出什么端倪来。

“唉！你也真是的，你该了解爸、妈他们有哪一次阻止过我们从事正当活动的。”看她那副紧张模样，他不忍逼她太急，心想，她还是没变，每当说谎或紧张时，总是咬着或舔着唇。

“哎哟，人家怕万一嘛！”她撒娇笑着，连忙转移话题，“咦，宇哥，那

你来多久了？现在住哪儿？”“我来台湾有一阵子了，刚来时比较忙，所以没空过来见你。”只是天天过来看你，岳皇宇心里自嘲着。但看她还等着他另一个答案。遂又说：“我在淡水买了一栋别墅，你要过来一道住吗？”他暗地希望她会答应。

“呃，我还是住楼上比较方便，呃……我忘了告诉你，我是租这里的一、二楼，楼下当店面，楼上当住家，可以省去耗在交通上的时间。”她哪能再和他同住呢？她就是因为不愿和他太接近，怕自己会……不，她已经厘清了那时的迷恋了，岳玉纯慎重叮咛着自己。

唉！早该推算到她会拒绝的，岳皇宇无奈笑着说：“好吧！若你不想住我那，或许你休假时，可以到淡水度假，那里视野还不错。”他掏出一把准备已久的钥匙，又在一张纸上写下联络的方式，“这是别墅的钥匙，随时欢迎你来。”她接过他交给她的东西，脱口说：“就你一个人吗？”“呵，放心，不会让你看到儿童不宜的画面，欢迎你随时突击检查，那里只有我和我的一位朋友而已。”“我早过了儿童的年纪了，更何况，我又不是你的老婆，才懒得管你在外面的风花雪月咧！只要你不要败坏我们岳家的门风就行了。”她本想问他的朋友是男是女，想想算了，她不过是他的妹妹，没必要干涉他那么多，可是，为什么她的心有点刺痛呢？岳玉纯蹙着眉想这个问题。

她语气中的醋酸味听得他眉开眼笑，“是，我知道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，稍早在外面遇到的那个人，是你目前交往的对象吗？”他顺口厘清心里的疑问，印象中，他并不记得侦探送来的报告中，有那号人物出现过。

“哼！老古板，现在的女人哪会那么早就结婚，你烦恼自个儿的婚姻大事就行了，不需操烦我的交友状况，我可没打算那么早结婚咧！”她压根儿就没想过自己会有结婚生子的一天。

“好吧！不提这件事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也该走了。”岳皇宇站起身走近她，“早点儿歇着，不要让自己忙坏了，知道吗？”他轻拍她的肩，强压抑自己想将她纳入怀里的冲动。

“嗯，宇哥，你也是，有空过来坐坐。”岳玉纯绽着笑容，走向前替他开门。

他握紧双拳吁了口气，见她转过身，他随即扬起唇角，“那我走了，晚安。”他缓缓走向她，擦过她的身。

“宇哥……”他闻言停下脚步，转向她。

她颤着唇，微笑挥着手，“宇哥，晚安。”步出“纯甜点”，在昏暗路灯的照耀下，岳皇宇似乎瞧见了她眼底的泪光，他轻叹了口气，转身朝他停在巷口的车走去。

岳玉纯阖上眼，拭去眼角的水渍，“嗯，我得去准备材料，否则明天就开不了店了。”她深深吸了口气，毅然走进店内阖上门。

停在巷口的银色奔驰，缓缓驶过“纯甜点”，在“纯甜点”的门口停了一下，才又驶向前，奔向家的归途。

“阿杰，这件事就麻烦你喽……嗯……由你全权张罗……嗯……谢谢你……好，拜！”岳皇宇嘴角噙着笑挂上话筒。

“怎么样，阿杰他愿意帮忙吗？”易飞秀坐直身子，语气略微紧张。

“凭我们和他曾在剑桥，以‘酷情三剑客’名号闯荡校际的交情，他当然答应喽！”

这种事对他来说不过举手之劳，他若敢不答应，咱们就杀到他家去。”他睨了眼电话。

“去他家？求他帮忙代邀开幕酒会的客人啊？啧！以你刚才电话里充满谢意的口气，我就不信若阿杰真的不帮忙，你敢到他家去闹事。”易飞秀抿唇冷笑着。

“嘿，我才不屑做那种低级的行为，到他家哪需闹事，只要天天缠着他老婆，他那个大醋桶为了赶走我，自然就会乖乖的帮我忙喽！”他得意的笑了笑。

“阿杰的老婆？你是指他以前放在皮夹里，那张相片里的小女孩吗？”易飞秀突想起，阿杰曾有一次酒醉，不小心说出他已经被相片中的小女孩订走了的事。

岳皇宇点头笑说：“是那个小女孩没错，一年多前，我来台湾喝阿杰的喜酒，他结婚前夕被我灌醉，才逼出他和他老婆的爱情故事，那小子使的手段可真高明，先拐他老婆去公证，等他老婆爱上他后，才举行对外公开的仪式，总而言之，别看他以前在剑桥寡言木讷的，拐女人的技术可是一流的。”

“原来是一年前的事，难怪我不知道他结婚的事。”易飞秀想起去年，正是他始做爱情的逃兵之初，为了断绝那个人的线索，他不敢和好友们连络，才会错过了好友的婚礼。

岳皇宇见好友神色黯然，连忙转移话题说：“阿秀，等开幕酒会过后，我们就要开始忙碌，你可要好好的养精蓄锐，台湾市场的这块大饼，就等我们努力的吃喽！”易飞秀吁了口气说：“唉，就是有我这种二愣子来自投罗网，找不着轻松闲差，反倒是适逢其会，来替你分忧解劳。”“嘿，阿秀！这是让你发挥所长，你才不至于白白浪费在剑桥所学的知识，万一太久没用可是得退还给那些教授们。”他戳了戳好友的肩。

易飞秀拨开突来的飞指，没好气的说：“难不成我还得谢谢你？”他摇着头，话锋一转，“你打算何时搞定你和她的事呢？就像你说的，接下来公司会很忙，你打算让事情再拖下去吗？”“打算？”他神情愣住，“我能有何打算？我进一步，她退一步，我和她好象两块相斥的磁铁，似乎永远无法相触到，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知该如何做，才能消弭我和她之间的距离。”易飞秀双眸乍亮，“欸，你可以请她当开幕酒会的女主人呀！以后再借着种种应酬请她作陪，不过当然是得逮住她的公休日，这样……你和她不就能有接触了，然后再乘机慢慢缩短你们之间的距离呀！”岳皇宇闻言一扫先前沮丧，笑说：“真有你的，真是旁观者清呀！我这个当事人，反倒是困在迷雾中，忘了这着棋。嗯，就先这么试试。”他拍拍好友的肩，又说：“阿秀，若我能抱得美人归，红包绝少不了你的。”“希望我真能让你赚这红包。”易飞秀由衷期盼好友的感情之路，能走得比他顺利。

“嘎！当宴会女主人？”岳玉纯停下和面粉的动作，蹙着眉望向站在她前方的人。

岳皇宇不自觉的伸出手拭去她粉颊上沾的白粉，“看你这一身白，都快成了雪人。”她一身白衣、白围裙的打扮，再加上工作台上堆的面粉，确有几分像是雪堆里的大雪人。

岳玉纯脸颊突感一阵酥麻，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，“宇哥，你不能请别人帮忙吗？我怕店里忙走不开。”她真正怕的并非她嘴里说的理由，而是怕和他太接近，自己会再犯……不，不对，是真的忙，走不开，岳玉纯摇首否决心底突冒出的另一种说法。

“玉纯，你先不要急着摇头不答应。”他绕过工作台走向她，“开幕酒会举行的那一天，正好是你店里例行的公休日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会来找你，请你帮忙。”“这……”她神情颇为难的咬着下唇，一时间，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回绝他。

“玉纯，你放心，宴会当天你不须做什么，只要帮我招呼客人，让客人对“岳氏”留下好印象就行了，而且你也不须为礼服伤脑筋，一切都会有专人负责打点儿，你只要在中午前抵达会场就成了。”“可是我好久没参加这种宴会，我怕我应对会不得体。”岳玉纯总算找到了一个算得上是理由的借口。

岳皇宇双手轻握她的肩，说：“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，就算你真的忘了应酬话该如何说，只要你带着笑容站在我身旁，由我来应付就好了。更何况凭你的聪明才智，听我说个几次，你就熟了。”见她眼底那抹犹豫，他赶紧以哀求语气说：“难道你忍心看到“岳氏”出师不利，有个不好的开始吗？玉纯，就当你是去玩，放松心情就成了。”“可是……”“不要再可是了，就这么说定喽！你若不答应，当心被爸、妈知道，你的耳根子就不得清静了。”已搬出最后的压箱宝，她再不答应，他也没辙了，岳皇宇没错过她莫可奈何的表情，静待她亲口答应。

她无奈的吁了口气，“好吧！我答应，日期是哪天？”岳玉纯闪开放在她肩头的手。

“下周一。”“伤脑筋，怎么那么快，我还以为……唉！真是误上贼船了。”像是出气般，她用力着面粉揉着面粉团。

“什么贼船，是自家的船。”岳皇宇笑着瞧她拿面粉团出气的模样，故意说：“咦，玉纯，你这个是要做哪种甜点？”“饼干。”她没好气的回答。

“喔，原来是饼干，瞧你这么用力揉捏，最后的成品味道应该不错。”岳玉纯懒得理他，遂说：“宇哥，你这么晚来我店里，就只为了这件事吗？”“嗯。”他点了点头。

她扬起一字型的笑容，说：“既然这件事已经敲定了，那么可否请宇哥你，帮我刷刷外场的地板，阿丽今天临时有事先走，没人帮我做清洁工作，可以吗？宇哥。”听她语意，刚开始他还以为她要赶他走，没料到是请他帮忙，岳皇宇语气关心的说：“玉纯，你这样会不会人手不足，要不要多请个人帮忙，可不要累坏了自己。”“不会，今天算是突发状况，否则像这个时候，我早上楼休息了。”岳玉纯瞄了眼挂在墙上指着十二点的钟。

“不会就好，工具在哪？你告诉我，我自个儿去找就行了。”他连忙制止她欲解下围裙的动作。

“在洗手间旁边的小仓库，你打开门就看得工具。”“好，我到前面去了。”厨房的门开了又关，吞没了他的身影，岳玉纯无奈摇着头低喃，“本想借机出口怒气，却换来他的关怀，真是弄巧成拙，这下他得耗在店里一段时间了，我不是希望他能早点走吗？这到底是谁整谁来着，唉！”她低头继续

忙手里的工作。

“O K！大功告成。”造型师小朱满意的看着她的杰作。

“这……真的是我吗？”岳玉纯双眸不敢置信的直视镜里的人，缓伸玉指轻触镜面。

“你的发质很棒，我只稍加固定，让它自然放下，而脸部的彩妆我没上太重，因为你本身的五官就很正点，肤质更没话说，大概平日没受什么污染，再加上天生丽质……”小朱对这位顾客的脸孔，简直爱不释手，难得会碰到脸部五官不须大肆补强的人。

小朱见她的客人犹愣在镜子前，又按着说：“你是标准的衣架子，这件贴身玫瑰白的晚礼服，完全使你窈窕曲线一览无遗。岳小姐，若哪天你有兴趣往模特儿界发展，一定要记得来找我哟！这是我的名片。”她将一张名片塞入岳玉纯手中，又说：“我还有事，先走喽！拜拜。”“嗯，拜！”岳玉纯朝她淡淡一笑，目送她离开这间休息室。

等在门外的岳皇宇朝刚推门而出的小朱点点头，随即走入休息室。

“呃，宇哥。”岳玉纯的心跳突快了半拍。

“嗯……”岳皇宇惊见眼前的亮丽佳人，凝神细细看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阿杰推荐的这家沙龙手艺真不错，不过……好象少了些什么？”“有吗？”经他这么一说，她连忙走向镜前再次打量自己，“很好呀！没问题。”“有，少了点东西，你眼睛闭上，我帮你补上。”他双手伸入口袋。

岳玉纯怀疑的瞟了他一眼，半信半疑的阖上双眸。而颈项传来的触感使她知道了他的目的，她屏息感受这个阔别已久的动作——让他帮她戴上首饰。

“嗯，好了，可以张开了，这样看起来才算得上完美无缺。”岳皇宇盯着镜中的她，满意的点点头。

“这……是……真的钻石项链、耳坠……宇哥，你怎么买了这个？”岳玉纯轻触贴在胸口那串价值不菲的钻石项链。

“这样才能搭配你今晚的造型呀！”他轻触她的肩，又说：“你可不能拒收哟！东西你都已经戴上了。”“可是我平常并不常戴饰品，更不可能有机会戴这种贵重的首饰。”可不是吗？这种沉重的饰品，惟有像参加这种宴会的场合才用得上，岳玉纯伸手欲解开项链。

岳皇宇握住她的手阻止，“就当是我送你当你开店的贺礼好了，再说，这些年都没送你生日礼物，好象就只有六年前那次，送了你一套珍珠首饰。呃……对了，我记得我不知在哪儿捡到了一只珍珠耳环，好象是我送你的那一组，你东西有掉吗？”伤脑筋，怎么让他联想到那上面。岳玉纯抿了抿唇，故作惊讶状说：“哦，原来是被你捡去了，我还在想怎么会找不到，我都忘了是什么时候掉的了。”“呵！我也忘了是在哪儿捡的，既然是你掉的，下回碰面我再拿来还给你。”岳皇宇依然盯着她，不愿放过她脸部的任何表情。

“嗯！”她不自然的笑了笑，说：“既然宇哥你这么大方，那我不客气的收下喽！”她亮了亮他送的钻石项链，又说：“宇哥，宴会要开始了吗？我们是不是该到外面去了。”她随即转过身面对他。

“嗯，是该走了。”他挽起她的手。

岳玉纯深吸了口气，笑着朝他说：“走吧！下回宇哥你快找个大嫂，我就不用和你穿这种整组的衣服了。”她瞄了眼他身着的玫瑰白西服。

“你是说这种情侣装呀！”岳皇宇说出了她不愿提的字眼，又说：“玉纯，你就委屈一下吧！现在的好女人不好找，我也希望能早点寻到，省得爸、妈在我耳边叨念。”“大概是你订的标准太高了……”她和他闲话家常的走向外面的会场。

政商界大老几乎都很给“谷氏”面子，能亲自来参加这场盛宴者皆到，不能来者，也派了代表来出席，他们皆想瞧瞧“岳氏”的当家者是何人，竟能请得动“谷氏”这个大集团的掌门人，发帖广邀政商界人士，虽说“岳氏”也小有名气，却不曾听过谷、岳这两家有何牵连，所以宴会来宾皆睁大双眸用力的瞧，张着嘴努力攀关系，盼能藉此瞧出个苗头，沾点关系。谷氏夫妇也不例外，尤其是谷夫人，更是从一进场，即催着老公帮她攀关系。

艾玉恬一双灵活的双眸直盯着今天的女主人瞧，“杰，快嘛！快帮人家介绍一下嘛！”她撒娇的拉着老公的手，欲往她的目标前进。

“恬恬，不急，你没见他们俩正在和客人交谈吗？待会儿，等他们有空档……呃，他瞧见我们了。”他挽着妻子，走向迎面而来的友人。

“阿杰，谢谢你的帮忙。”岳皇宇拍着好友的臂膀。

“哪里，略尽地主之谊罢了。”谷成杰笑着说，“不为我介绍一下。”他眼神瞥向好友身旁的女子。

“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是我……妹妹，岳玉纯。”岳皇宇轻扶岳玉纯的腰，瞥了她一眼说：“玉纯，这位是我在剑桥认识的好朋友，谷成杰，站在他身旁的这位……”“你们好，我是艾玉恬，杰是我的老公。”艾玉恬迫不及待的打断他的话，爽朗的自报名号。

“你们好，谢谢你们对岳家的帮助。”岳玉纯笑着向谷氏夫妇致意。

“小意思，这没什么，对不对？杰。”艾玉恬直盯着她的目标，用手肘撞了一下丈夫的腰。

“呃，是呀！这没什么。”谷成杰轻拍妻子的背，暗示她准备自行带开，随即朝好友说：“阿宇，走！我介绍几个人让你认识一下。”艾玉恬随即接着说：“唉！男人都是这样，每回都将我们女人丢在一旁，去！”她将老公推向岳皇宇，拉着她的目标，说：“玉纯，好巧哟！名字和我一样，都有个“玉”字，是玉佩的玉，没错吧？玉纯。”她亮了亮戴在胸前的玉坠子。

“嗯。”岳玉纯瞄了眼她那只圆形圆孔的玉坠子，一种似曾相识似的感觉突地闪过脑海。

岳皇宇见艾玉恬似乎挺喜欢岳玉纯，遂说：“玉纯，你招呼一下谷夫人，我和阿杰过去一下。”“嗯。”她朝岳皇宇点点头，目送他们走离她的视线，随即转向身旁这位亲切的女子，“谷夫人。”“欸！怎么如此见外，我都直接叫你玉纯了，你还这样叫我。”艾玉恬拉起她的手，“更何况我们都是年轻人，我不过才二十八岁，你看起来也不过二十四、二十五岁而已，直接叫我玉恬吧！”“嗯，我今年二十六岁，年纪略小你两岁，不如……我就叫你一声艾姊，可以吗？”她愈来愈喜欢眼前的这位女子，给她一种有如邻家大姊的亲切感。

艾玉恬双眸愈发闪亮，笑得阖不拢嘴说：“好，很好，我喜欢你这么叫我。”她神色突然一黯，“其实，唉，我原本也是有一个像你这样大的妹妹，可惜从小就失散了。”她乘机观察她的目标有何反应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岳玉纯的心跳突地漏跳了一拍，她随即恢复镇定，挽着艾玉恬走向一旁的座位，“走，我们去那儿坐。艾姊，方便告诉我，你和你

妹妹是如何失散的吗？”艾玉恬故意叹了口气，“唉，这事说来话长，”她拉开椅子坐下，“简单的说，就是我的双亲早逝，我和妹妹被送入孤儿院，没想到才过了一年相依为命的生活，我妹妹她……”她顿了一下，偷瞟了岳玉纯一眼。

“后来呢？你妹妹她怎么了？”同为孤儿身分的她，不自觉的脱口追问下去。

难道玉纯不是她的妹妹？可是玉纯的名字、年龄，都和她妹妹相同呀！艾玉恬不由得再瞄了岳玉纯一眼，见岳玉纯神色自若不见丝毫惊慌，“还会有什么，才一年，我妹妹就被领养走了。”这下她不用假装，也能愁眉不展了，原以为她这趟来能找着妹妹，看来正主儿并非是这位玉纯，只是“纯”属巧合吧！

岳玉纯神情微怔说：“原来是被领养了。”原来艾姊的妹妹和她相同，都是被另一个家庭领养走的，但她妹妹还有艾姊这个亲人在，自己呢？自己还有亲人在世吗？想到这里，她双眸不由得为之一黯。

艾玉恬瞧眼前这位善良女孩也替她伤神，她连忙自我安慰说：“反正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找到我妹妹的，不提这种感伤的事，改说说你的事，你这次来台湾，是要帮你大哥的吗？”“不是，其实我已来台湾半年多了，是我先来这儿开疆辟土，宇哥他才跟进的。”她视线不由自主的找着寻岳皇宇，正好遇着了找他找她的视线。

艾玉恬顺着她的凝视，找到了映在她眼底的人，也看到了自己的老公，“这些男人还真能谈。应酬话不过就那么几句，真能讲它千遍也不厌倦。”她嘴里虽叨念着，手却朝丈夫的方向挥了挥。

“艾姊，你和谷先生感情真好。”岳玉纯笑着看这对夫妻互打手势。

“还好啦！你和你哥哥的感情也不坏呀！你瞧，他还频频往这边瞧咧！”

“呃……”岳玉纯不自然的笑了笑，偷瞟了岳皇宇一眼，却突然发现他身旁多了一名女子，且两人靠得好近，她急忙拉回视线，不愿再瞧这个会让她心神不宁的镜头。

艾玉恬见她突地脸色发白，“咦，玉纯，你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吗？怎么脸色不太好。”“没什么，大概是肚子饿了吧！”岳玉纯急忙找了一个理由搪塞，又说：“艾姊，你饿了吗？要不要我帮你拿些食物过来。”艾玉恬笑着说：“原来是饿着了，走吧！我们一道去取食物，我刚有瞧到几样看起来还不错的食物。”她站起身。

“真的吗？那你觉得甜点看起来好吃吗？”她站起身拉着艾玉恬的手，“艾姊，你猜那些甜点谁做的？”“不是饭店提供的吗？咦，该不会是你做的吧！”“走，我们边吃边聊……”

“看来，你妹妹和我老婆相处得不错哟！”谷成杰眼神不时的捕捉着妻子的踪影。

岳皇宇顺着他的视线，也找着了岳玉纯的身影，“大概是年龄相仿，较有话题聊吧！”他好久没见到玉纯那张灿烂的笑脸了。

“嘿！你们俩怎么全都是一个样儿，一提起家中那口子，全都变了样……”易飞秀被岳皇宇丢了一个卫生眼，连忙噤口不再调侃下去。

“喂，阿秀，我疼我老婆，阿宇疼他妹妹，疼惜家人本来就是正常的，这有啥好大惊小怪，啧，这不知道实情的人，说不定会误以为你是因暗恋我

们两个，才说起话来酸溜溜的，毕竟你这会儿可也是个大美人哟！”谷成杰面不改色的回他一记。

“是，我是大美人，”易飞秀故意朝他抛了个媚眼，故作哀怨的语气说：“阿杰，你都点破我的心事了，那……我可以吗？可以和你妻子互称姊妹吗？”“你这家伙！若不是你正处落难时期，我早揪你到外面解决，唉！有此损友真是我和阿宇的不幸呀！”谷成杰故作无奈的表情望着他。

“阿宇小亲亲，你也是这么认为吗？”易飞秀状似亲热，搂着岳皇宇的腰，欲拖他下水。

岳皇宇冒出一抹假笑，点着头说：“可不是吗？”他乘机用力捏易飞秀的手臂。

“哇，阿宇，你怎能乘机偷袭我。”易飞秀急忙推开他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！到底谁才是损友啊，我想老天是公平的，报应迟早会降临损者的身上的。哼！懒得理你们俩了，我这个小秘书得到门口送客了。”他眼角余光捕捉到他们俩的女人朝这边走来，他趁离开前报复了一下，突搂着谷成杰的肩，不怀好意的睨了谷成杰一眼，即匆匆远离这个即将冒火花的是非圈。

“这家伙！”谷成杰双眸不解的望着已经走远的易飞秀，无法理解他突如其来的暧昧动作。

岳皇宇尚来不及出声提醒好友，艾玉恬已偎入谷成杰的怀里。

“杰，你在看什么呀！怎么看得那么认真？”艾玉恬用一种会嗔死人的声音，拉回她老公的注意力。

“呃，没看什么，一个朋友罢了。”谷成杰暗叫一声，惨了！原来这就是那家伙突做出亲热举动的原因，可恶，阿秀那小子！就不要让他逮到机会。

“老公，你还在想刚才那位朋友吗？”艾玉恬眸底早已燃起火花，声音变得更嗔了。

谷成杰连忙安抚妻子，说：“哪是，我是想我们是不是该告辞了，我怕你累着了。”“累？我和玉纯聊得很愉快，怎么会累呢？倒是你，你才可能累着了，回家后，我一定会帮你消除疲劳，你放心！”“呃……阿宇、岳小姐，下回有空再聚聚，顺便把那家伙挖出来，我和我妻子先走一步。”谷成杰匆匆向他们告别后，即搂着妻子步出会场。

岳皇宇送走了他们，才回过头说：“玉纯，你和谷夫人聊得满热络的嘛！”“我和艾姊是聊得满开心的，不过可没能像你们男人，无论是男是女都能聊得如此热络。”岳玉纯早在她走来之前，就瞧见岳皇宇与那名女子的亲昵状。

他以为她是在替艾玉恬出口气，语气才不太好，遂笑着说：“那也要看是什么交情呀！像刚刚那位，他不但是我的秘书，更是我和阿杰共同的朋友，当然能聊得起来呀！

更何况……”他突然看见易飞秀招呼他的手势，连忙说：“走吧！我们去送客人了。”匆忙间，他没将易飞秀的性别做更正说明。

岳玉纯不发一语，强忍着心里逐渐扩大的失落感，和岳皇宇一一送走客人。她不断揣测岳皇宇与那名女子的关系，直到她回到家，进了家门。

“管他是他的什么人，与我何干呢？”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慎重警告自己说：“就算宇哥明天要结婚了，我也只能祝福他，对，就是这样。”岳玉纯阖上浴室的门，快步走下楼，开始准备明天店里要用的材料。

“杰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”“我保证，那家伙绝对是个如假包换的真男人。”谷成杰轻轻揉捏着妻子的肩，“恬恬，你探得如何？她会是你寻找的人吗？”“唉，我也不知道，她的名字、年龄都和纯纯一样，就差她的姓。杰，你确定她真的是你朋友岳皇宇的妹妹吗？”艾玉恬回头望向站在她身后的老公。

谷成杰绕过椅子，将妻子搂在怀里，“当年我转校到剑桥，认识阿宇没多久，就常见他捧着他妹妹的照片瞧，以他对他妹妹的疼爱程度看来，八九不离十吧！”“是吗？”艾玉恬拢起眉头回想今晚的那一幕，“我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你那个朋友看他妹妹的眼神，怎么……咦，就和你看我时的眼神差不多耶！”她终于找到可以比喻的方式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“怎么可能，而且我发现玉纯看她哥哥的眼神也怪怪的，尤其是看到你那个假女人的朋友靠在她哥身上时，她的脸色更是难看，而且一个晚上变了两次脸，全是因为同一个原因耶！”她也是因为岳玉纯奇怪的神情，才发现老公和那个假女人有说有笑的，才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“但是，他和她是兄与妹的关系，怎么可能呢？”“就是不确定才要你去问呀！说不定在那层关系底下，有我们想要得到的事实真相。”她偎入老公怀里，撒娇的将脸贴在他胸膛上，“杰，好啦！你最好了，帮人家问问看嘛！你不是说会帮我找妹妹吗？”“好，我过两天，找个时间和阿宇聊聊，这样好吗？”他偷啄了妻子的颊。

“杰，你最好了。”艾玉恬大方的送上她的香唇，覆住他的。

没一会儿，谷成杰抱着妻子就近走进客厅旁的和室，拉上了木框纸门。

5

“阿杰……好……当然可以……你人在哪儿……晚餐不用了，阿秀正在下面条……好，会顺便帮你多煮些……OK！待会儿见。”岳皇宇挂上话筒，起身踱向厨房，“阿秀，阿杰待会儿要过来，他要你多煮他的一份。”易飞秀慢条斯理的拨开蔬菜叶片冲洗，“怎么了，被老婆赶出来了么？”他想起前些日子的恶作剧，不由得扬起一抹笑容。

“他的语气听起来不太像。”他耸耸肩说：“反正他一会儿就到了，等他来，我们就知道他是来纯聊天或者是当怨夫诉苦。”“结婚后的男人都像他那般吗？完全是老婆至上。”易飞秀心想，他这辈子，大概无法体会那种感觉吧！

“谁知道！”他抿了抿嘴，又说：“或许这样才能缔造幸福的婚姻生活吧！呃……阿秀，需要帮忙吗？”他走近炉台将炉火转小。

易飞秀回过神，连忙将洗好的青菜丢进早已煮开的水中，“不用了，我忙得过来，你先把碗筷拿出来就行了。”“OK！”岳皇宇退出厨房，不再干扰他的思绪。

没一会儿，易飞秀即将晚餐端出。“好了！阿宇，可以吃了。”“哇，猪排拉面。阿秀，怎么才一会儿工夫，你就能变出这种食物，这个汤头够味吗？”岳皇宇双眸怀疑的望着眼前这碗看似色香味俱全的拉面。

易飞秀拿起汤匙舀了汤，“你认为我会做那种虚有其表的食物吗？昨天我早将汤头熬好丢进冷冻库里了，所以未来这一周，我们的消夜就是面食类的东西喽！”他笑着喝下汤。

“原来是冷冻食品，这倒方便……”“叮咚！”电铃声使他们停住了动作。

“噢，该不会是阿杰来了吧！”岳皇宇还来不及坐下的身子，改挪了个方向，朝大门前去。

“还真的是你，怎么来得这么快？”他打开门让谷成杰进来。

“假日的市区比较没车。”谷成杰转移话题说：“你这里还不错嘛！有游泳池、庭院，还可以鸟瞰关渡平原，啧啧，优质生活哟！”岳皇宇搥他肩头说：“还说我，你阳明山的住宅，可不单是优质生活，那可是皇宫别院的顶级享受。”他带谷成杰走进屋内。

“哪儿的话，那是前人留下来的，哦，对了，有没有帮我留一份晚餐。”谷成杰将手里拎的食物递给岳皇宇。

“有，阿秀有帮你……噢，我的猪排怎么少了一大块，阿秀，有老鼠来过吗？”他盯着埋头吃面的易飞秀。

易飞秀喝下最后一口汤，抽了张纸巾拭嘴，才说：“没瞧见呀！只不过……嘿，被我抽了些食物税罢了。”他转向谷成杰说：“你的面在这里，不用翻了，你临时来的通知，我哪来得及准备猪排呀。阿宇，那袋是下酒菜吧！我拿进去热一下，你们俩慢慢吃。”拎着岳皇宇递给他的东西，他缓缓踱进厨房。

“哈！何时蹦出了“食物税”这个名词。”岳皇宇摇头苦笑的对谷成杰说：“坐下来吃吧！免得待会儿吃不到你带来的下酒菜。”谷成杰一脸无奈，开始吃起那碗没加料的面，心想，若非老婆的突发奇想，这会儿，他该是在士林偕同老婆大快朵颐，哪会因他不小心拨了这通电话，就被老婆踢下车，坐出租车赶来此，套老婆想知道的消息，唉！回去一定要补一补。

“嘿，怎么一脸苦哈哈的样子？阿杰，你该不会真是被老婆赶出来的吧！”易飞秀将托盘里的小菜摆上桌。

谷成杰率先动手夹了一颗卤蛋，“哼！我老婆哪会赶我，我是因你们的待客之道，饿在肚里苦在脸上。”“哈！谁教你刚好在我和阿宇忙碌的时刻出现，我和他才刚加完班回来要吃晚餐，所以是你挑错时间来拜访，可不是我们待客不周哦！”易飞秀开了一瓶陈年老酒，帮众人斟酒。

“我哪会知道你们假日还得加班，我只不过是想来和你们喝喝小酒，聊聊近况罢了。”谷成杰心虚的低头吃面。

岳皇宇误以为谷成杰心生不悦，连忙以眼神制止易飞秀的挑衅，“阿杰，抱歉，我们最近忙翻了，这还多亏了你上回代“岳氏”邀宴的成果，很多顾客都因卖“谷氏”的面子，愿意给“岳氏”洽谈公事的机会，才会让我和阿秀忙翻了。”“那就好。”谷成杰笑着抬起头，拍拍岳皇宇的肩，“我想凭“岳氏”的实力，应该能很快打开台湾的市场，像是你们的农牧产品，据我老婆说已经打进了台湾的超市，其它的产品应该也快了吧！”“那项产品是藉由‘岳氏’在美的分公司进来的，恰巧赶上了台湾政府刚出炉的相关法令，才得以快速上架，至于其它的，目前还在寻找合适的配合厂商。”岳皇宇端起酒杯，说：“还好有你和阿秀的帮忙，来，我敬你们。”“谈什么帮不帮的，大伙儿全是老同学了，来，为我们能在台湾重聚干一杯。”谷成杰也举起酒杯。

易飞秀不落人后的举杯说：“为我们‘酷情三剑客’再聚首干一杯。”三只酒杯在空中响起清脆的碰撞声，一个仰头，三人皆喝下了他们的第一杯酒。

“呵！‘酷情三剑客’，那时不知是谁替我们取的。”岳皇宇笑着放下酒杯。

谷成杰耸耸肩，“当年的我们，只不过不像其它人，将时间花在女人身上，就莫名其妙传出了我们冷酷无情的闲言闲语。”易飞秀笑着回忆说：“那时你们俩除了看书，也只顾瞧你们皮夹里放的那张相片，对于那些自动送上门来的女人置之不理，闲话大概就是出自于那些女人的口中吧！而我也不过是将那些女人当成同性朋友看待，是她们自个儿一相情愿将心放在我身上，当然会心碎喽！结果却造成我和你们一样，名列风云榜前三名。”“呵！就因为如此，久而久之，就传出了‘酷情三剑客’的名号，也造成了我们惺惺相惜的友谊。”谷成杰叹了口气，“人的缘分真奇怪，就连当年让我和阿宇不迷于女色的主因，就是那两张照片里的主角，也能碰出友谊。自从我老婆认识了阿宇你妹妹，她几乎天天往你妹妹店里跑。”“阿杰，你该不会是因嫂夫人没空理你，你才跑来这儿的吧！”易飞秀脱口说出心里突冒出的想法。

“去去去，我和我老婆早协议好要给对方一些独立的空间，两个彼此相爱的人，哪需时时刻刻腻在一块儿。”谷成杰转而朝岳皇宇说：“我老婆从小与她妹妹失散，所以见着了和她妹妹年龄相仿的女孩，都会格外亲近，更何况，阿宇，说也奇怪，我老婆的妹妹叫艾玉纯，今年二十六岁，你妹妹不但是二十六岁，名字也叫玉纯，我老婆这阵子常咳嗽叹气说，若非你妹妹姓岳，她都要以为她找到了亲妹妹。”闻言，岳皇宇大为震惊，他咬着牙根制止自己吐出实情，他几乎要脱口说出岳玉纯可能就是艾玉恬的妹妹。人的缘分确实很奇妙，竟会将他们一群人全凑出了关系，他朝易飞秀苦笑着。

易飞秀虽不明白他们的女人彼此是否有牵连，但见岳皇宇挂在唇边的那抹苦涩笑容，使他适时出声说：“喂，阿杰，你是故意刺激我吗？在我面前畅谈你的心上人，也不顾虑一下我这个失意人的心情。”他故意引开谷成杰的话题，解救岳皇宇为难的窘境，毕竟阿宇的情事尚未明朗化，阿宇也不愿让别人知道这件事，他会知道也是凑巧不小心知道的。

“是我失言了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”谷成杰缓缓饮下酒液，暗暗忖度着阿秀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，否则怎么没瞧见阿宇应声，反而先打断了他的刺探。而阿宇脸上的表情，确也值得令人深思，以往谈起阿宇的妹妹，阿宇总是神情愉悦，这回怎么会……莫非真如恬恬所言，这其中大有文章？这一夜，谷成杰没能如愿探得有利的消息，每当他话题转到岳玉纯身上，岳皇宇总是避而不谈，易飞秀也适时插上一手，巧妙的转移话题，直到谷成杰醉倒，搭上出租车回家，依然没探到任何蛛丝马迹。

“总算清完了。”岳玉纯站直腰身，伸了个懒腰。

“虽然天天都有清扫，可是每回公休前的大扫除，总是能找到几处陈年污垢。”阿丽揉着发酸的臂膀。

“来吧！休息一下，吃一块我刚烤好的番瓜派，尝尝这种新口味。”岳玉纯示意阿丽坐下，端了一份新口味的甜点出来，又冲了一壶红茶。

“哇，老板，你何时烤的？难怪刚刚我老是闻到一股香味，还以为是自己饿昏头，幻想出来的。”阿丽拿起番瓜派咬了一口。

“怎么样，好吃吗？这是我在打烊前，利用剩余的材料做的。”岳玉纯也

咬了一口西瓜派。

“嗯，香酥顺口，甜而不腻，咦，好象有点儿咸味。”“是呀，我加了盐，有些客人吃腻了甜点，可以让他们有另一种选择，我还打算试着做几种无糖的点心，让客人能享受大自然的原味。”她兴致勃勃的说出未来的计画。

“好耶！这样我们店里的产品就能更多样化了，呵！客人也会源源不断喔。”一想到店里天天坐无虚席的光景，阿丽涨满兴奋神情的脸蛋，瞬间如泄了气的汽球垮了下去。

“怎么了？”“唉！老板，平常这里坐满八成的人，我就忙不过来了，若天天客满，除非我有两双手，否则说实在的，单靠我们两个和晚班的两个工读生，绝对撑不过去。”阿丽苦着一张脸摇了摇头。

“你放心，我打算过两天再多找一位正职的员工，若新来的人接得下来，或许明年“纯甜点”就会再多开一家分店了，到时候，阿丽，这里就交由你负责喽！”岳玉纯啜了口红茶。

“这是真的吗？可是，我还不熟厨房的全部工作耶！”阿丽发亮的眸子，因轻蹙的双眉失了几分亮度。

“行！你的手艺已经有一定的水准了，再磨一阵子，就可以接下厨房的工作了。”她笑着为阿丽打气。

“既然老板你如此肯定，那我就静候你的安排喽！”阿丽喜孜孜的起身行了个礼，又说：“老板，明天店里有事需要我帮忙吗？”“没事，明天可以好好的休息一天，后天我再开始对你施行魔鬼的训练。”“哇，怎么这么快？老板，你明天考不考虑玩累一点，像是上回你参加的宴会，或者约那个黄呆子去爬爬山，这样后天我才不至于得了上班忧郁症，怕第一天训练就挂了。”阿丽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对了，最近怎么没瞧见你大哥来店里，是不是上回你对他太冷淡了，坏了你们兄妹的感情。”岳玉纯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可能是他最近比较忙吧！而且上回是因为我正在忙，才……其实在你离开后，他还帮我打扫这里呢！”“喔！没事就好，可是我还是觉得……老板你对你大哥态度怪怪的，好象是……对了，好象是你不愿亲近他似的，不太像是对待家人的感觉。”阿丽终于捕捉到这对兄妹的怪异之处，之前她只觉得怪怪的，却不知怪在何处。

“是吗？”那宇哥会不会和阿丽有相同的感受呢？她会因避得太明显而让他察觉了什么吗？岳玉纯吁了口气，心里有了决定。“阿丽，你觉得这种口味男孩子会喜欢吗？我想带一份给我哥尝尝。”“应该会吧！男性通常不喜欢太甜的食物，这个应该可以。”阿丽吞下最后一口西瓜派，“老板，如果没事，我先走喽！”“好，骑车小心。”“拜拜！”阿丽挥挥手，拎着背包走出大门。

岳玉纯将门阖上，“还好她提醒了我，否则若让宇哥察觉到我的不对劲，那可就天下大乱了。”她叹了口气，缓缓踱上楼。

“奇怪，这个号码没错呀！”岳玉纯再次核对她手中的住址，“是这里没错，现在才七点半，宇哥不可能已经去公司了呀，伤脑筋，真该事先联络他的，看来只好使用他给的钥匙了。”她叹了口气，从皮包内掏出一把钥匙开门而入。

“视野真好。”她绕了绕庭院，才进入屋内。

“咦，怎么乱成这样？宇哥、宇哥！”岳玉纯唤了几声，见没得到响应，

便将带来的西瓜派放在客厅的茶几上，径自动手收拾餐桌上的脏乱。

“宇哥竟会下厨？怎么没听他提过，哟！调味料还满齐全的，而且都有用过。”因这项新发现促使她打开冰箱，“哇，还用盒子分门别类装着，简直比我还细心嘛！居然还标上日期，真服了他。”她阖上冰箱门，踱出厨房。

岳玉纯有如小孩子般的天真好奇，蹑手蹑脚的到屋子各角落探险。

“哇，还用这种大木桶当浴缸，真特别。”她仔细观察着木桶的结构，“泡在里头的感觉应该不坏。”她退出浴室，又参观了书房。

“没房门了，那卧室应该全在楼上喽！”她缓缓踏上了大理石阶梯，打开了第一扇门，“咦！怎么是绿色系的布置？这不像是宇哥的喜好呀，还好墙是米白色的，把这些床套、窗帘换掉，就可以变个颜色。”她走近梳妆台，拿起其中一瓶东西，“这里怎么会放着化妆品？难道……宇哥有了女友？！”说着，她急忙打开衣橱，“这……全是女装……”衣橱里的衣服，让她整个人晃了一下，心坎突绷开了一道裂缝，一股热液缓缓泄出。

“他为何没说？怎么会这样……”她跌坐在床畔上，深深吸了口气，“不，不可能，他若有女友，怎可能不告诉我？还要我搬来这里住，一定有别的原因，对，一定是这样。”岳玉纯站起身，退出她误闯的禁地。

她颤着手，打开另一扇房门，“没人住。”空荡荡的房间使她松了口气。

连续闯了两间无人住的卧室，她来到了最后一间卧室门外，“这间应该就是宇哥的房间了吧！”她唇角噙着笑意，伸手转动房门把手，“宇哥在吗？”她的低喃声伴着房门的开启声，“宇……”突地映入眼底的景象，使她发不出声音。

躺在床上的人确实是宇哥，但是他身旁还有一个人……一个女人？！她见两人衣衫不整，极为亲密的叠躺在一块儿，此时他们依然紧闭双眸，丝毫没察觉到卧室里多了一个人。

岳玉纯不敢相信的盯着躺在床上的两个人，她咬着下唇，脚步节节后退，奔出了这场梦魇。

“这不是真的，不是……”岳玉纯白着一张脸跑出了别墅，她狂奔、嘶喊着，“不是……不是真的……呼……”直到胸口快爆开了，她才停住脚步。

她抚着喘息不停的胸口低喃，“我不是已将这段迷恋赶出心房了吗？怎么还会……不可能的，我不可能还恋着他，我怎能……他不过当我是个妹妹呀！呵，我怎能……”她眼眶里的热液如溃堤般的淌了下来。

她跌趴在地面，终于忍不住将心底的悲鸣呐喊而出。“我该怎么办？怎么会爱上一个不能爱的人，呜……为什么是我？岳家当年为何领养我……我的父母又为何丢下我……呜……为什么……生我的不养我……养我的家却又……将我和他凑为兄妹……呵……兄妹……我怎会管不住自己的心……让亲情变了质……呜……”她放任自己的情感溃决，让积压多年的泪水肆流，一股深沉的悲哀笼罩着她，让她几乎失去元气，没力气站直身子。

霎时，身后响起一阵喇叭声，她凭借着仅有的意志力，摇晃的站直了身子，强撑着几近没意识的躯壳，缓缓向前走，完全无视旁人的好奇视线。

不远处的一个十字路口，一群赶着上班的车辆，无暇顾及人行道的行人，黄灯才转绿，皆立即踩下油门向前冲，突地，一个物体飞落在人行道上：岳玉纯疲惫的身心，终于能得到休息，她缓缓阖上眼，坠入永无止境的黑暗中，没能听到四周传来的惊呼声。

“铃……”一阵刺耳的闹铃声，霎时传遍整间屋子。

“嗯……好吵……”岳皇宇睁开双眸，突然发觉身旁多了一个人，“咦……阿秀……你怎么睡在我床上……”推开压在他腿上的脚，他迅速跳下床，跳到门口按掉刺耳的铃声。

“唉，每天得历经这种魔音穿脑，实在太振奋人心了。”易飞秀丢开压在耳边的枕头，缓缓坐起身。

“阿秀，你的臭脚压得我好麻。”他又跳回床畔坐下，等腿部的酸麻感消失。

“哼！若不是我的脚够强壮，这会儿你该会在客厅醒来。”“原来是你扶我回房，呵！强壮的双脚怎么走得进来，出不了门？还害我血液循环不良。”岳皇宇揉了揉逐渐恢复知觉的脚。

“懒得和你哈拉！再不动，今天铁定赶不及十点的会议。”易飞秀敏捷的跳下床，走向门外。

“是呀，你还得妆扮一番，才由得了门。”他的低喃声换来一声响亮的摔门声。

“砰！”易飞秀用力摔门而出。

“一大早人气就那么旺盛。”他耸了个肩，慢步踱进浴室里冲澡。

当岳皇宇着装完毕，步下楼，还不见易飞秀的人影时，忍不住叨念，“当女人还真麻烦，单是花在化妆上的时间，就将近占了人生的十二分之一时间，啧啧，真可怕。”他端了杯咖啡朝客厅走去。

他啜了口咖啡，“咦，这个盒子不是玉纯店里的吗？”他放下杯子，打开摆在桌面的纸盒。

“怎么会有这个？”他拿起番瓜派咬了一口，“嗯……口感还不错，难道是玉纯来了？”岳皇宇连忙站起身，“玉纯、玉纯，你在哪？玉纯！”他走遍屋内的每个角落，也到屋外的庭院寻找，就是没瞧见她的芳踪。

“奇怪，如果不是她真来过，怎么会有这个呢？”带着失落感，他坐回原位，盯着那盒番瓜派直瞧。

“喂！一大早发什么呆，哟！你去哪儿拿这东西，不会吧！你已经跑了‘纯甜点’一趟了。”易飞秀瞄了眼纸盒上的店名，随即拿了一块番瓜派放入口中，“还满新鲜的，阿宇，你该不会真的已经出去一趟，又折回来了吧！”岳皇宇摇了摇头，“我也正在纳闷，阿秀，你也不知道这盒东西哪来的吗？”易飞秀吞了口口水，“不会吧！这盒食物凭空冒出，天呀！我还吞了一大块下去，这会不会有问题呀？”“我猜可能是玉纯来过。”他蹙眉想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可是她来，怎么没叫醒我就走了？”易飞秀突地想起昨晚餐桌的杯盘狼藉，“阿宇，你刚刚有收拾餐桌上的碗盘吗？”岳皇宇双眸不解地望向他，“不是你昨晚收的吗？我下楼时桌面很干净呀！”“哈！昨晚大伙儿都醉得东倒西歪，我帮阿杰叫了辆出租车，送他出门，又扶你上去，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，哪来的精神收那些碗盘？大概我们这儿出了偷餐具的大盗吧！”“看来真的是玉纯来过了。”岳皇宇下了结论。

“你的纯纯来过？她是怎么进来的，不可能是翻墙呀！你该不会酒还没醒，尚沉醉在美梦中吧！”易飞秀笑着调侃他。

“是她，不会错的，我曾给她这里的钥匙。”“那她怎么没叫醒你？嘿！总不可能是捉奸在床，一怒之下叫都没叫醒你，就离开了吧！”“嗟！说这是

什么话。”他无奈的摇头，“时候不早了，该到公司了。”“走吧！”易飞秀率先走出大门，岳皇宇则拎着西瓜派，随后上了车。

银色奔驰缓缓驶出别墅，易飞秀握着方向盘，说：“你怎么不拨通电话确定一下？”他瞟了眼旁边的大哥大。

“今天应该是她的公休日。”岳皇宇拿起大哥大，拨了一组早已记于心的号码，他让电话响了二十多声才切掉，“没人接。”他失望的叹了口气。

“说不定是出去了，或者还没到家，你瞧！前面塞车塞得乱七八糟。”易飞秀无奈的吁了口气，他最无法适应台湾的交通状况。

“今天是怎么了？交通怎么比往常拥塞？”岳皇宇一脸疑惑的望着前方的车阵。

“大概号志灯又挂了。”“不像呀！咦，前面好象停了辆警车。”“八成又有意外事故了，希望没人伤亡才好。”易飞秀由衷希望着。

“希望。”银色奔驰缓缓驶向前方的十字路口，一股莫名的感伤，促使岳皇宇多看了眼路旁的失事现场，现场只见两名警察弯身捡拾散落在地的物品，拿着东西做记号。

“看来，车祸发生一阵子了。”易飞秀将车驶过车祸现场，“哇，顺畅多了。”他踩下油门，加快速度。

银色奔驰呼啸而过，车里的两人来不及瞧到其中一位警察似乎找到了什么，正在拨电话，也无法听到他们住处里的电话铃声正响着……

6

“以上是我所订定的未来方向，各单位如有问题，请提出。”岳皇宇说完，见现场鸦雀无声，无人敢提出不同的意见，他与易飞秀两人，不约而同无奈的摇了摇头。

“各位都是各部门的最高主管，今天开这个会，是要大家互相商讨出最好的做战方式，而非来听我演讲。真的没问题吗？”莫约过了一分钟，岳皇宇依然得不到众人的响应，他不由得轻叹了口气说：“既然大家没问题，就请各单位开始做演示文稿，就由业务部开始吧！”要等他们自动开口，还不如由他指定比较快，唉！他得想个办法，让这群人自动争取发言才行。

“是的，总裁。”一位中年男子战战兢兢的站起身，尚来不及开口，就被电话铃响打断了。

易飞秀飞快的接起话筒，原本无聊的表情，霎时震住了，“好，请等一下。”他将话筒递给坐在旁边的岳皇宇，“有关你妹妹的事。”岳皇宇急忙接过话筒，“我是岳皇宇。嗯……在哪儿？淡水那家……好，我立刻赶去。”他颤着手将话筒交给易飞秀，“玉纯出事了，你帮我接下去。”他慌张的站起身。

易飞秀瞧他慌乱模样，不放心的说：“要我陪你去吗？”“帮我接手这里。”岳皇宇说完，随即冲出会议室。

希望她没事，易飞秀暗暗祈祷着，深深吸了口气，他转身面对众人，“业务经理，请开始。”

“紧急插播一通求救电话，一位阿丽小姐来电请求各位听众帮忙，她

的老板车祸住院，因医院缺血目前急需A B型R H阴性的血，请各位听众帮忙，若您是这种血型，请尽快到淡水的……”艾玉恬听到这里，急忙将车子转了个弯，驶向淡水，“真巧，刚好来这附近，希望那个人能撑下去。”她将车子驶上关渡大桥，奔向广播电台播送的地点。

“拜托、拜托，老天爷你一定要睁大眼睛，让老板能全身而退，不要有事才好。”阿丽瞄了眼手术室上方的红灯。

“怎么还不见她大哥赶来，连捐血的人也没来半个，这该怎么办？”她抓了抓头发，焦急的来回踱着方步，就在一个转身，终于让她瞧到了救星。

“岳大哥，这里！”她顾不得医院内不得大声喧哗的规定，扯开嗓门呼唤正在前面摸不着路的岳皇宇。

岳皇宇闻声而至，“玉纯现在怎么样了？”他着急的询问。

“她现在在里头等着动手术。”“等着？”他抓住她的肩，急忙追问：“医院为何不马上替她动手术，还要等？”“岳大哥，”阿丽松开他的手，“医院恰好没有她能用的血，所以才……岳大哥你是老板的哥哥，血型是否一样是A B型A H阴性的。”“我……”岳皇宇有口难言，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人选，“阿丽，我去打个电话找人帮忙。”话才说完，人已冲了出去。

“怎么那么不巧？他们兄妹俩血型竟然不同，这下该怎么办？”阿丽见手术室里走出一位护士，她急忙上前问说：“护士小姐，我老板她怎么了？”

“她目前很危急，还好有两名捐血者已到医院了，再等捐血者的血液分析出来，就能帮岳小姐动手术。”“等？还要等多久？”“差不多十分钟。”护士小姐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岳小姐的家人来了吗？”阿丽点点头说：“来了。”“麻烦你请她的家人到柜台办个手续。”“嗯。”她颌首目送护士小姐离开，“感谢老天爷保佑，及时让捐血者出现，没想到广播电台的效果这么好。”阿丽失神的呢喃着，没注意到岳皇宇已走近她。

“好？阿丽，你是指玉纯她没事了吗？”岳皇宇紧张的盯着她，希望自她口中得到好消息。

“呃，不是，是已有捐血者上门，老板待会儿就能动手术了。”阿丽并将护士交代的话，转告岳皇宇。

“好，我这就去办。”早知道这么快就有血源，他刚刚真不该打电话给阿杰，请他找他的妻子来捐血，“唉，这下子该如何向谷夫人解释？”岳皇宇喃喃的走向柜台办手续。

“可以吗？我的血合那位伤者用吗？”艾玉恬放下医院请她喝的牛奶，好奇的询问从检验室走出来的陈医生。

“可以，可是……”陈医生无奈的笑了笑。

“可是怎么了？不会是那位伤者用不着了吧！”“不是，是岳小姐所需要的血依然不够用。”“不够？怎么会？我和刚刚那位先生各捐了五百C . C这样还不够吗？”艾玉恬不禁为那位伤者担起心来。

陈医生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虽然另一位捐血者确实是A B型R H阴性的血型，但是不适用于岳小姐。”“岳小姐？”艾玉恬这次终于将伤者的姓氏听清楚，一股不祥的感觉使她脱口问道：“这位岳小姐的名字如何称呼？”陈医生翻了一下手中的资料，才说：“她叫岳玉纯，目前情况不太乐观。”“岳玉纯，玉佩的[玉”纯真的“纯”吗？”“噢，你认识岳小姐？”“天呀！真的

是玉纯。”艾玉恬拉着陈医生的手，说：“再帮我抽血，多抽一点没关系，只要能救玉纯，快，医生再抽我的血。”“可是，你已经捐五百C.C.的血了，我怕……”“拜托，再抽我的血，我身体很壮，没问题，快呀！医生，你不是说玉纯现在的状况不好，快抽我的血去救她呀！我不愿还没认她就失去她，她该是我妹妹，医生，拜托！”艾玉恬急得泪水都已溢出眼眶而不自知。

陈医生从她话中，隐约猜出她和伤者可能有亲属关系，“艾小姐，你先不要激动，躺下来休息，我好帮你抽血，不过，我最多只能再抽五百C.C.，希望这些血能撑到血库送血过来。”他无奈的叹了口气。

艾玉恬平躺下来，双手手指交错，低喃着，“老天爷，神千万要保佑，保佑玉纯能渡过这次的危机。爹地、妈咪，你们要帮帮玉纯呀！不要那么快就带她走，我还没来得及喊她一声妹妹。”她闭上双眸，缓缓滑下泪珠。

“艾小姐，心情放轻松，待会儿抽完血，你必须躺在床上休息，要我帮你通知家人过来吗？”陈医生询问着。

“嗯，帮我联络我先生。”她需要杰，帮她留意玉纯的状况。

“好，麻烦手指松开，手握拳。”一阵晕眩缓缓侵袭艾玉恬，当她赶走那股恶心的晕眩感，再度睁开双眸时，谷成杰已坐在她身旁。

“恬恬，你有没有怎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真是的，阿宇托我找你来捐血，我都还没联络上你，你却已自动跑来报到，还捐那么多血。”谷成杰不舍的轻抚她的颊。

“他竟然会想到我。杰，你曾告诉岳皇宇我的血型吗？”她握住他的手。

“印象中……没有，而且他打电话来求救时，似乎就已知道你的血型。”

“杰，玉纯一定是我的妹妹没错，她和我妹妹艾玉纯，不但名字、年龄一样，甚至于连血型都和我相同，同属于A B型R H阴性，这种巧合几乎微乎其微，她该是我的妹妹，艾玉纯。”她语气转为激动说：“可是她……她现在生死未卜，杰，怎么办？我不要失去她。”“恬恬，你镇定点儿，她现在身上流有你的血，一定也能像你一样的坚强，度过这次的难关。”他将她搂进怀里安抚。

“杰，我要去看她，好不好？”艾玉恬祈求的看着谷成杰。

“嘘……恬恬，休息一下，等你这瓶点滴打完，我再带你去。我们在这里为她加油打气好吗？”“嗯。”艾玉恬无言望着滴点，暗自祈求上苍，保佑她妹妹，玉纯能熬过这次考验。

“纯，我已经让阿丽回店里忙，你放心。你一定要尽全力回来，回来这里，不要丢下我，纯，加油。”岳皇宇盯着手术室上方的红灯，失神呢喃着。

他无视于来往的医护人员，脑海里浮现的净是岳玉纯小时候紧黏着他的画面，她的嘻笑、哭闹无一不浮现，她成长的每一个阶段，他几乎都参与其中，他对她的感情，似乎就在那一点一滴中转化累积，直到她和别的男人约会，他才发现自己对她那份深厚的爱，早已深植心底，已是旁人所无法取代的，但是，他还来不及排除障碍，她却……“纯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，我还来不及告诉你，我爱你，还来不及问你的答案，纯，你要撑过去。”手术室上方的红灯闪着闪着，突然转换成了绿灯，岳皇宇急忙站起身，迎向刚从里头出来的医生。“医生，玉纯她……”“危机暂时解除，不过她目前有轻微的排斥状况，必须转入加护病房观察，她的外伤大致没问题，除了她的脚，将来需要一段时间做复健。”医生拍拍他肩即离开。

“上帝，谢谢神，让玉纯回到我身边。”手术室大门开敞，从里头推出了一个人，岳皇宇急忙跟上医护人员的脚步，看着他们将岳玉纯推进加护病房。

隔着玻璃的她，呼吸有些急促，丽容瞧不出一丝血色，她的眸依然紧闭着，似乎不愿睁开。岳皇宇伸手欲触她，却被玻璃挡着，他的手只能贴着那层透明的障碍物。

“纯，加油！宇哥在这里陪你。”她那副了无生气的模样，令他忍不住红了眼眶，他不曾见过她这模样，好象她永远醒不来似的。

“玉纯，加油！你身上流有我的血，可不能泄了我的气。”艾玉恬在丈夫的搀扶下，也来到了加护病房外。

“呃，阿杰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岳皇宇惊讶的看着身旁冒出的这两个人。

“巧合吧！正当我遍寻不着恬恬来医院捐血之际，医院却打电话来通知我，恬恬在医院捐血过多，需要家人照顾。”谷成杰望着加护病房里的岳玉纯，缓缓说出这桩巧合。

“是呀，巧合，更巧的是，她非但我妹妹艾玉纯同名，年龄也相同，现在竟连血型也与艾家人相同，你可以告诉我，隐藏在这一切巧合背面的事实吗？”艾玉恬的双眸直盯着岳皇宇。

“事实……”他能说吗？又该如何说起？岳皇宇轻叹了口气，乌眸依然盯着玻璃那方双眸紧闭的佳人。

“阿宇，你放心，她身上流有我老婆的血，一定撑得过去的。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，等能进去看她时再来。”谷成杰不忍逼他太紧，以眼神暗示妻子，过些时候再提这件事。

艾玉恬欲言又止的无奈状，净入岳皇宇眼底，他对着映在玻璃上的那对夫妇影像及隔着玻璃的岳玉纯说：“或许，该是揭开事实的时候了。”他转过身面对谷成杰两人，“阿杰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谈吧！”“谢谢你。”艾玉恬双眸充满感激的望着他。

“我才该谢谢你，谢谢你及时救了玉纯一命。”他不舍的回头望了岳玉纯一眼，“走，找个地方弄清楚我们四人的关系吧！”谷成杰扶着妻子率先走在前头，岳皇宇则依依不舍的频频回头探了又探病床上的佳人，直到快失去前方友人的踪影才加快脚步跟上去。

躺在加护病房里的岳玉纯，浑然不觉她的世界正一点一滴的改变，她白皙的肌肤此刻更白过覆盖在她身上的白被单，毫无血色的她似乎不知自己身子受了伤，只因她正沉醉在幼时的美梦中，享受亲情的滋润。

“爹地，晚安。”“纯纯，晚安，快和妈咪、姊姊进房睡觉去，乖。”一位慈祥的中年男子，在小女孩额前亲了一下，小女孩笑咪咪的走进卧室里。

“纯纯，快上床睡觉喔！”“好。”小女孩缓缓爬上她的床，“妈咪，人家躺好了，可以开始说故事了。”“好。”一位肤色白皙的年轻妇人，笑容可掬的想着今天要说哪个故事。

“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三个姊妹，她们……”妇人温柔的嗓音如音乐般，传遍房间的每个角落，她慈爱的眼神流转于她的两个宝贝女儿间，望着两张稚嫩的脸孔，缓缓道出今天的睡前女事。

分别睡在上下铺的小女孩们，一如往常的将她们的脸蛋探出床缘扶手，两双晶亮眸子，不约而同的直盯着斜靠在桌旁的母亲，专心听着今天的

童话故事，两张粉嫩嫩的小脸上瞧不见任何睡意，她们并未因母亲温柔的嗓音而坠入睡梦中。

“后来，仙女就如她们所愿，让老大嫁给了富豪，老二则嫁给厨师，而老三当然嫁给了她当时许下愿望的对象——农夫喽！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你们俩是不是也该睡觉了？”妇人走近床铺，帮她的女儿们盖好棉被。

“妈咪，这个世界上，真的有守护仙女吗？如果我许了愿望，也会实现吗？”躺在上铺的大女儿好奇询问着。

妇人唇角泛起淡淡浅笑说：“恬恬，你该不会也想许愿嫁给大富翁吧！”

“妈咪，嫁给大富翁不好吗？”大女儿好奇地问。

“嗯，恬恬你还小……”睡在下铺的小儿，不甘寂寞的打断了母亲的话，说：“妈咪，哪天我也要像故事里的老二一样，将来长大要嫁给厨……呃，不好，我要自己当厨师，这样才能煮好吃的东西给大家吃。如果不行的话，那我嫁给农夫好了。”她稚气的童音充满决心。

“嘻……纯，上回妈咪曾讲过一个农夫的故事，你忘了吗？故事里的那个农夫很辛苦耶！”大女儿翻起身，将小脑袋探出床缘扶手，双眸望向睡下铺的小妹。

小女孩侧头想了一下，“嗯，也对，那我可以嫁给富有的农夫呀！妈咪，有吗？有这样的农夫吗？”妇人无奈的点点头说：“有，有穷人当然就会有富人喽！恬恬，把头伸回去，快躺下睡觉。”她再次帮大女儿拉上棉被。

“妈咪，其实我刚才真正想许的愿望不是指嫁人的事。”大女儿语气犹豫的说出心底的话。

“哦！那恬恬，你刚才想许什么愿望呢？”“妈咪，人家是希望我和妈咪、爹地，还有妹妹，大家都能永远在一起不会分开。”大女儿撒娇的拉着母亲温暖的手。

妇人欣慰的望着女儿们的脸孔说：“恬恬，还有纯纯，妈咪和爹地会永远在你们的身旁守护着你们，你们放心。”她轻轻捏了捏大女儿的脸颊，又说：“恬恬，你是不是想到明天我和你爹地要出远门，所以才许了这么个愿望？”“嗯。”大女儿面有难色的点了点头。

“乖！不用害怕，明天隔壁的张妈妈会过来陪你们，我和爹地办好事情就尽快回来，说不定会顺道取回已帮你们修改好链子的玉佩。”妇人分别亲了亲她那两个心肝宝贝的额。

小女孩拉住母亲欲从她脸颊抽离的手发问：“妈咪，玉佩不拿，你和爹地是不是就能更早到家？”“好，玉佩先不拿，妈咪和爹地办完事情就直接回家，明天你们要乖乖的哦，不可以惹张妈妈生气哟！”妇人望着她两个依然精神百倍的女儿们，希望得到她们俩的保证。

“是的。”“好的。”“好了，该睡觉喽！晚安。”妇人按下电灯开关。

霎时，室内由亮转暗，两个小女孩赶紧闭上双眸，怕被黑暗给吞噬了，可惜来不及了，一阵迷雾朝她飘来，将她笼罩住，当她挣脱迷雾，再度睁开双眸，站在她眼前的人是她的姊姊。

“纯，到新家，要听话，到天上玩的爹地、妈咪才会放心，还有，千万不要忘了，你是艾玉纯，是艾家的孩子，有一天，我们姊妹俩会再相逢的。那条玉佩，记得要戴好，不要弄丢了，将来，姊姊才找得到你。”小女孩从领口掏出了一条项链，看了眼玉坠子，“嗯，我会收好，姊，你一定要来找我，不能黄牛喔！”她伸出胖嘟嘟的小指要和姊姊盖手印。

突地，一阵迷雾将她姊姊卷走，站在小女孩眼前的人变成了一个男孩，他幽深的黑眸令她不敢太靠近他。

“你不要再跟着我。”男孩声音冷冰冰的，感觉不到一丝暖意。

小女孩委屈的吸了吸泛酸的鼻子，“可是，妈妈她说……要我跟你出来玩。”“拜托！你又不是我的什么人，我为何得带你出来玩？”男孩不耐的说着。

“可是，爸爸说，你是我的哥哥，我是你的妹妹，所以……”小女孩被男孩凶恶的脸孔吓着了，双脚不知不觉的退了几步。

“不是！你不是我妹妹！我妹妹是贝儿，你是艾玉纯，听清楚没？你是艾、玉、纯！”男孩逼近她。

小女孩摇着头说：“你好凶，是不是我不要当艾玉纯要当贝儿，你就不凶我了。”她又退了两步，没察觉她的脚后跟已抵靠在池塘边缘。

“不可能，你永远都是艾玉纯，不可能是贝儿，你不是贝儿！”男孩用力摇晃小女孩的身子，他手突地放松，小女孩一个没站稳，倒向后面的池塘。

她的呼吸好困难，谁来救救她。她的手极力伸向水中的那一道光芒，突然一双温暖的手拉住了她，将她拥进怀里，温暖的胸膛让她不舍离开。

“纯纯，我的乖女儿，不怕，妈咪永远在你的身旁伴着你。纯纯，乖，抬起头来。”温柔的嗓音催促着她抬起头。

她缓缓抬头望向发出声音的人，“你……妈咪……”她一瞧见是那位说故事的妇人，不自觉的脱口喊她。

“纯纯，你都长那么大了。”妇人欣喜的望着她。

“你，你真的是我妈咪？！”妇人点点头，轻抚她的发说：“我一直守护在你们姊妹俩身旁，虽能看着你们成长，却摸不着你们，恬恬已寻到她的幸福了，就等你……等你也找到了幸福，我就能安心的上去。”“妈咪，我不要你走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”她撒娇的偎入妇人怀里。

“傻孩子，你还年轻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完成，更何况，在你的世界还有人等着你，等着你回去，你怎能跟我走呢？”岳玉纯想起岳皇宇和女人睡在同张床的那幕，她摇着头说：“不要，我不要回去，那里只有伤心，没有欢乐，不要，我不回去，我要和妈咪在一起。”“纯纯，悲、欢、离、合是人生必经的历程，等你走过悲伤，自然会迎向欢乐，你不能半途停了下来，这样，你永远也走不进欢乐里呀！”“可是，妈咪，我怕，我永远也找不到幸福。”妇人亲亲她的额说：“傻孩子，幸福早在你身旁，就看你用什么方法留住它，不要忘了，你小时候曾许过愿望喔！有妈咪当你的守护仙女，你还怕什么？乖，快回去吧！”

迟了，就来不及了。”“可是我……”“你不怕你的字哥被别的女人抢走吗？”“我……”“快走吧！朝着前面的那条路走去，快！”妇人比了比前面一条蓝色大道。

“妈咪，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”她不舍的拉住妇人的手。

“或许吧！”妇人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，她推着女儿走向蓝色大道。

“妈咪，我……”“走吧！有缘自能再相聚，快走吧！下面还有很多人等着你。”岳玉纯鼻头一酸，眼眶泛起水气，“妈咪，希望我们还能再见。”妇人的身影自她眼前消失，她眨了眨双眸，模糊的视线恢复正常，却依然不见妇人的踪影。

“妈咪，你在哪？”她朝四周遽增的白云呼唤着。

“乖女儿，走。”妇人的声音从蓝色大道上传来，她急忙跑上前，欲追上妇人，猛然一个踉跄，她又跌入一阵迷雾中，这次朝她涌来的白雾只为她带来温暖，没有丝毫恐惧。

7

“纯，快醒过来，让我有机会转变我们之间的关系。”岳皇宇握着岳玉纯的手，低喃着。

他轻抚她的颊，“纯，你的脸色好看多了，医生说，你已无大碍，为何你不愿醒来呢？难道，你已预知你的世界即将改变，而不愿醒来吗？”那天他与谷成杰和艾玉恬详谈，将他所知的事全告诉了他们，拼图也一块块的完成，只缺他双亲的那块，他们三人几乎能将岳玉纯的身世拼凑出来。

艾玉恬几乎百分之百肯定，岳玉纯就是艾玉纯，也就是她寻找多年的亲妹妹。

岳皇宇也何尝不希望能将他与岳玉纯问的兄妹关系丢开，可是他怕岳玉纯一时无法接受、双亲承受不了这种转变，所以他与他们互相约定，由艾玉恬负责让岳玉纯慢慢熟悉她们的新关系，再告诉岳玉纯真相；而后由他从双亲身上取得最后一块拼图，等事情尘埃落定，再视情况选择要不要告诉岳家二老。

“纯，你放心，无论有任何事发生，我都会在你身旁伴着你，我不会让你独自承受未来的变化，快醒过来，纯。”数日未阖眼，让疲倦的岳皇宇不知不觉被睡意侵袭，握着岳玉纯的手，他就近将头趴在她的床畔缓缓坠入睡梦中。

此时，躺在病床上的岳玉纯睫毛动了一下，映入眼底的模糊世界，让她误以为她尚在迷阵中，她伸手想拨开迷雾却力不从心，双手不但使不出力，还传来阵阵刺痛。渐渐的，痛觉使她眸子有了焦点。

原来她是在医院里，高挂在半空中的点滴瓶使岳玉纯有了答案。她视线顺着管子向下移，一只包着白纱布的手赫然映入她眼底，她连忙望向另一只手。

那股温柔的感觉竟是他的气息所造成的，她的另一只手正被他握着贴近他的鼻唇之间，毋需瞧他的脸孔，岳玉纯已知趴在她床畔休憩的人的身分，她睁大双眸贪婪的瞧着近在咫尺的岳皇宇，动也不敢动，怕惊醒了他。惟有此刻，他才是她的，她才能享受两人间的亲昵，才能假装他是她的恋人。

残酷的记忆浮上脑海，岳皇宇与女人在床上的那幕画面，划破了她的遐想，一股热液缓缓自她眼角滑落，无声无息的滴落在枕头上。

宇哥从来就不曾是她的，他的未来更没有她的容身之地，她怎么会忘了，从她遇上他的刹那间，就注定了她和他只能是兄妹。呵！连兄妹之情，也是她一相情愿硬黏来的，若非幼时的那场溺水意外，说不定宇哥依然会像初见她时那般讨厌她。可不是吗？讨厌她到巴不得让她消失、让她溺水，呵，从头至尾，全是她一相情愿，不是吗？梦境里的那一幕幕画面，勾起了她遗忘已久的记忆。二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，如潮水般向她涌来，她的喜怒哀乐

无一不因宇哥而起。养父母的忙碌，造成宇哥成为她的生活重心，使她从对他的崇拜转为迷恋再变成爱恋。

或许是因为她的黏功厉害，让宇哥不得不将她当成妹妹看待，可是，她不要只是他的妹妹呀！为何自己以为她已看淡了，以为自己可以只是他的妹妹。呵！没想到这六年多来，她根本是活在自己的谎言下，说什么只是幼时的迷恋，全是自己骗自己，才一个刺激，她就痛不欲生，若真看到宇哥和别的女人结婚，那她……她该如何是好？妈咪说会守护着她和姊姊，妈咪在吗？妈咪能告诉她，她该怎么办吗？岳玉纯无言的望着天花板，四周静悄悄没有任何响应，使她泪水更是恣情横流，停不住这股绝望的洪流。

“太好了，玉纯，你终于醒了。咦？你怎么哭了，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”岳皇宇轻捧她的颊，轻拭她的泪珠。

“我……我没办法适应这种转变。”她说出哭泣的真正原因，却被他误解了。

“玉纯，你这次车祸受的外伤，过阵子就会痊愈了，到时候你又会生龙活虎的了。”他抽了张面纸拭净她粉脸上的泪水。

岳玉纯轻叹了口气，将错就错的说：“可是，我的手脚包成这样，不晓得要过多久才能好得了。”“这……医生说你的手只有轻微擦伤，你的脚将来需要一段时间做复健，不过你放心，宇哥会陪着你。”他轻握她的手保证。

“陪着我……”能陪她一辈子吗？没想到，她的脚伤还得做复健，“我的脚真能再走路吗？”岳玉纯脱口说出她的疑问。

岳皇宇轻捏她的颊，笑着说：“当然行喽！医生说等你外伤好得差不多时，就可以开始做复健，如果状况好，差不多两、三个月就能复原了。”他虽轻松的安慰她，心里却也不禁担心她差点丧失的那双脚，当时若没有艾玉恬捐的血，为了她的生命安全，可能必须放弃接合她的双脚。

真的吗？真的能复原吗？瞧宇哥神色有异，她不禁对自己能恢复健康产生怀疑，面对自己身心皆伤痕累累，她不禁心灰意冷，懒得理会伤口何时会复原。

岳玉纯的沉默不语，让岳皇宇又说：“玉纯，宇哥可没骗你哟！你的脚真的会恢复正常，你放心，就算你真的不能走，宇哥也会养你一辈子的。”他点了点她的鼻尖。

“是吗？”她扯动唇角，露出一抹微笑，心想，若真能和宇哥生活一辈子，只有他和她，没有第三者，她宁可永远不能走路，但是，可能吗？想到这里，她唇角的笑容迅速凋零枯萎。

“嗯，你放心，无论你有何变化，宇哥都不会弃你而去。”他说出对未来的誓言，激活他和她关系转变的开端。

“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想太多了，我去找医生来帮你检查一下，开心点儿，想想，你好不容易才从鬼门关回来，怎还如此愁眉不展？”他轻抚她的肩，俯身在她的眉宇间烙下他的吻，“不可以再皱眉喽！我去去就来。”满意的看了眼他制造的效果后，他笑着走出病房。

岳玉纯因他突来的亲吻瞪大双眸，直到病房里没了他的身影，她才将憋住的气轻轻吐出。

“是我的错觉，还是……宇哥怎么和以前有些不一样，是因为我受伤的关系吗？”她望着天花板，细细思索那份不一样的感觉。

数日过了，天花板依旧是白色的，可是岳皇宇却和以前大大的不相同，他对她多了点儿疼爱、多了些怜惜，不时搂搂她、捏捏她或是亲啄她，他对她多了一份不同以往的亲昵，一种不同于放在澳洲时的亲近感觉，若非他态度正常大方，她都要以为他对她就如同她对他的情感，是属于男女之情。

“唉，可能吗？”岳玉纯闭上双眸轻叹了口气。

“什么事不可能的？怎么年纪轻轻就咳声叹气。”岳皇宇阖上房门，走近躺在病床上的她。

她抿嘴笑着望向那张离她愈来愈近的脸孔，“我是想，我可能提早出院吗？”虽然她爱极这些天他待她的方式，却不敢沉迷下去，怕到头来自己反而伤得更重。

他轻捏她的颊，笑说：“怎么才几天就待不住了，还好我刚刚有先见之明问了医生这个问题。”“真的？那医生怎么说？”岳玉纯以充满期待的眼神望着他。

“呵！瞧你急的。医生说以你的伤势本来该住院住个一、两个月，但是如果可以请个看护照顾你，是住院或在家疗养都成。”“太好了。宇哥，那你快帮我办出院手续，我想回店里，阿丽她不知道忙不忙得过来。”想到这点，她不由得拢起眉头。

“不是说好不皱眉的吗？”岳皇宇啄了一下她的眉间，“玉纯，不要为店里的事伤脑筋，我相信有你之前打下的基础，你的店一时半刻，还不至于会因你的缺席而关门大吉，更何况你伤成这样，我怎能让你自己回店里疗养。”他轻握她的手。

“我可以请看护呀！你忘了医生说的吗？”她悄悄抽回自己的手。

“不行，我不答应，若你坚持回你店里住，那我宁可让你住在医院里，至少你不会抱伤工作。”他捉住她的手，语气坚定的说：“这次我绝不放你走。”他一语双关的道出他的决定。

岳玉纯因他的最后一句话大受震撼，美眸直视入他深邃的乌眸中，欲从里头寻到一丝异样，但他的乌眸却依旧深不可测，她无奈的叹了口气，自嘲自己太痴心妄想了，误以为那是他对她的爱情宣言。

岳皇宇捂住她的叹息，手指轻轻画过她的唇，“不要这样，让我照顾你不好吗？还是你嫌我笨手笨脚，照顾不了你。”她虽已习惯他对她的亲昵动作，却仍为双唇传来的酥麻感屏息，直到他的手离开她的唇，她才轻吐气息。

“宇哥，我是怕会影响你的生活，毕竟你有你的事要忙。”她不愿再见到会令她伤心的镜头。

“傻女孩，你我之间还需要这么客气吗？若不是我住的地方比你那里大，我早顺着你的意，让你回去，而我也放下一切，搬到你那儿照顾你，有我看着也就不怕你会负伤工作。”他拍拍她的手。

“什么？从头到尾，你都抱着要当我的保母这种打算呀！宇哥，那你的工作呢？分公司不是才刚成立不久。”岳玉纯惊讶极了。

“公司没了再开就有，可是，若你没了，我去哪再寻一个你呢？”他语意深长的道出他对她的心意，趁她来不及意会，又说：“更何况，公司有阿秀帮我，倒不了的。”想到阿秀此时正忙得焦头烂额，岳皇宇不由得咧嘴笑了笑。

她来不及思考岳皇宇前一段话的含意，却被他提起的名字吸引了注意力，“阿秀？她是谁？是不是那次开幕酒会，常绕在你身旁的那名高大女

子。”岳皇宇笑着说：“嗯，他就是阿秀，是我的秘书。现在他大概忙翻天了。”

“宇哥……你和那个阿秀的交情……好象很好。”她小心翼翼的询问着。

“是呀！阿秀他不但是我得力的助手，更是我不可多得的……”“哈啰！我没有打扰到你们。”岳皇宇的话因房门那端冒出来的声音而中断，两人皆不约而同望向被开启的房门。

艾玉恬提着一袋水果走进病房里，“玉纯，你看起来好多了。前两天来看你，你正在睡觉，所以没叫醒你。”岳皇宇让开位子，让她走近病床，“你们俩聊聊，我到外面打通电话回公司，对了，谷夫人，帮我劝劝玉纯，要她跟我回淡水的住处，这丫头伤成这样，竟还想回她店里住。

你们慢慢聊。”艾玉恬放下水果，拉了张椅子坐下说：“怎么回事，医生说你能出院了吗？”岳玉纯朝她笑了笑，“是可以回家疗养了，可是宇哥不让我回店里，怕我会忍不住下楼帮忙。”“原来是这样，也难怪你宇哥会这样想，毕竟那间店是你的心血结晶，你会忍不住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”顿了顿，她又说：“不过你伤成这样，本来就不该再工作，若你担心店里的事，不如由我代你的班，你可不要小看我哟！摆地摊、卖蚵仔面，我可是全做过了。”“咦？”岳玉纯无法想象，眼前这位贵妇人，竟做过那些工作。

“我可没盖你哟！上回在宴会里，我们大都聊你的事，我还来不及提到我的奋斗史就先走了，待会儿再慢慢告诉你，怎么样，放心让我到你店里工作吗？”“求之不得，说实在的，我有点儿担心阿丽会忙不过来，而宇哥这回又意志坚定。

看来，我只能跟他到淡水住，店里就要麻烦你了，艾姊。”她拉住艾玉恬的手。

“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的店搞垮的。”艾玉恬双手握住她的手，说：“你就像是妹妹，冲着你喊我一声艾姊，我这个做姊姊的，一定尽力帮你，让你无后顾之忧的疗伤。”“谢谢你，艾姊。”若艾姊真是她的姊姊，那该有多好呀！岳玉纯心存感激的望着她。

“好了，搞定这档事，我们来聊聊我以前辉煌的奋斗史，让我告诉你，我如何在不到十年间，靠着自己的双手攒下八位数字的存款。”艾玉恬轻声细诉她过往的奋斗历程。

岳玉纯宛如又回到梦境里，双眸充满好奇，随着故事的起伏，呈现各种不同的表情，所不同的是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

岳皇宇平稳的开着车子，将车驶向淡水的住处，“玉纯，住我那儿，你千万不要客气，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。”“嗯，我知道。”她实在不愿走这一趟。那天她不也曾走过这里，到了别墅却……岳玉纯望着车窗外的街景，叹了口气。

岳皇宇捏捏她的手背，“快乐点，和我住真的那么痛苦吗？”岳玉纯扬起唇角笑着望向他，“怎么会？难得你自愿当我的免费菲佣，我怎会痛苦。”

“那怎么咳声叹气的？玉纯，可以告诉我，那天你是不是到过别墅。”前方的十字路口让他想起他一直未问出口的问题。

望着她出事的路口，她轻轻点了点头，低声说：“嗯，那天我去了。”“怎么没叫醒我呢？你没到楼上找我吗？”“我……没、没上楼，我看你不在，把东西放着就离开了，只怪我边走边想事情才……”一个哽咽浮上喉间，岳玉纯急忙吞了口口水，咽下那段不堪的回忆。

“唉！真是世事难预料，若你、我之间有个人有不同的做法，若我前一晚没和他们喝酒，你或许……”岳皇宇苦涩的说。

“宇哥，合该是我的劫数，那天若不是在这里出事，也该是在别处。”这事迟早都会发生的不是吗？只要他和她都同处于地球上，她总会遇见他的韵事，岳玉纯露出一抹苦笑。

“或许吧！还好你没事。”否则他真不知该如何面对失去她的痛苦，岳皇宇想起之前在手术室外的煎熬，不禁打了个冷颤。

“好美，这里的日落好美。”海岸线的日落景象令岳玉纯不禁脱口发出赞叹声。

“以后你天天都能欣赏得到，尤其是从别墅那儿往下瞧，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”他缓缓将车驶进别墅的车库。

岳皇宇打开车门，将她抱在怀里，“玉纯，欢迎莅临我们的家。”她搂着他的颈项，语气羞怯说：“宇哥，让我坐轮椅进去就好，我很重的。”“你轻得像根羽毛，风一吹你就飘走了，还敢嚷你重，我得好好帮你补一补才行。”他溺爱的说。

“宇哥……”她害羞的将头贴在他的肩窝上。

岳皇宇宛如抱着新娘般，抱着她跨过门槛，她则像个娇羞的新娘，粉颊浮上了两朵红云，她长袍的裙襞，更是随风飘荡着。

两人心里同时想着，这若真是新郎抱着新娘进屋，那该有多好呀！

翌日一阵清脆的鸟儿啁啾声轻搔着熟睡的人儿，调皮的抚弄着佳人的知觉。

岳玉纯耸了耸秀眉，浓密的睫毛动了一下缓缓伸了个懒腰，清澈透明的瞳眸渐渐有了焦距。

“这里是……”她侧头望过去，那一大排书墙，让她想起了自己是在岳皇宇的书房里。

岳皇宇为了顾及岳玉纯的方便，遂将位于一楼的书房改装成她临时的卧室，将部分书籍及桌椅移走，换上一组新寝具，这间卧室除了让她能进出方便，更能使她在闲暇之余方便取书阅赞。

岳玉纯盯着靠在床缘的拐杖，她试着挣扎坐起身，“还好平常揉面团揉出了臂力，用这玩意见，应该不成问题吧！”她用拐杖撑起身子缓缓移动。

“叩！叩！”“请进。”她喘吁吁的边出声音。

“咦，你怎么自己起来了？”岳皇宇急忙走向她，将她抱起放在轮椅上，“下回等我来再动。瞧你！满身大汗的。”他抽了张面纸为她拭汗。

“迟早我得自己来，总不能老赖着你。”“嘘，不要这么说。”他捂住她的唇，不让她说完，“你、我是何等的关系，你这么说太见外了。”岳玉纯拉下他的手说：“是的，宇哥，那可以麻烦你推我出去吗？我想刷牙洗脸吃早餐了。”她甜甜的笑了笑。

“小美人，马上照办。”他咧嘴一笑，哼着不知名的曲子推她往外走。

餐桌上的三杯牛奶让岳玉纯内心起了惶恐，几乎让她想躲回自个儿的房里，她神色不安的盯着放在她前面的那杯牛奶。

莫非那名女子和宇哥双宿双飞，早已同居于此，而她……她恰好是打扰他们甜蜜生活的第三者。

“不，我不要。”她失神呢喃着，没注意到身旁多了一个人。

“岳妹妹，早呀。你不喝阿宇泡的牛奶吗？这家伙泡牛奶的技术不差哟！捧个场喝几口嘛！”易飞秀端起牛奶递给她，又说：“你不喝，你的宇哥哥可是会伤心的哟！”“我……”果然是她，宇哥的秘书。看他诚挚的笑容，使岳玉纯不得不将那杯牛奶接过来，啜了几口。

“嗯，这样才是乖宝宝。咦？阿宇这家伙是怎么了，弄个早餐弄那么人。糟了！我的厨房该不会被他毁了吧！”易飞秀不顾脚下的两吋高跟鞋，连走带跑的冲进厨房。

“她的厨房？”原来是真的，宇哥已和那名女子同居于此，难怪那天她来，厨房不但整齐有序，冰箱里的食物更是整理得有条不紊，也只有细心的女子才有此能耐，这女子确实适合粗线条的宇哥，不是吗？岳玉纯唇角浮起一抹凄美的苦笑，她眨了眨睫毛，伸手拭去眼角的湿气。

“阿宇，你的技术实在有够……逊！不过弄个简单的三明治，竟有办法把厨房搞成那模样。我不管，待会儿你要负责收好，我最近忙你公司的事，已经忙得焦头烂额，没多余时间收拾你制造的脏乱。”易飞秀端着一盘三明治，从厨房走出来。

“是的，阿秀大人，小的我一定还你一个闪闪发亮的厨房。还好，你找的那个佣人，今天就会来报到了。”岳皇宇脱下围裙，走向餐桌。

“岳妹妹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得赶着去公司。”易飞秀喝完牛奶，顺手拿了个三明治。

“阿秀，那件案子就麻烦你跑一趟。”岳皇宇交代着。

“放心，我会让你办得漂漂亮亮的。谁教我自投罗网，跑来你这儿。我走喽，拜！”易飞秀故作哀怨的道别。

他们俩间融洽的气氛，看得岳玉纯的心一片片的碎了，心口上的破洞愈发扩大，她只能任由心痛蔓延四肢，放空表情呆然注视着前方的三明治。

“玉纯，怎么不吃三明治？你放心，这份三明治是阿秀做的，他的厨艺真是好得没话说，我摸了半个钟头，他才进去不到十分钟，就帮我把半成品完成，又多做了两份，功力愈来愈好喽！”岳皇宇笑着拿起三明治咬了一口。

岳玉纯怕他发现异状，遂拿了一个三明治，“宇哥，其实我现在的状况可以自己来，你的公司才刚成立，你不用顾虑我，回去工作吧！”“没关系，有阿秀在。”岳皇宇毫不在意的说。

“不，宇哥，你这样让我无法心安理得住在这儿，何况你们刚才不是提到会有个佣人来帮忙吗？这样你更不用担心了。”她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若我有需要，可以请佣人帮我，你可以安心的去公司工作，不用担心我。”“这个……”岳皇宇想了一下，耸了个肩说：“看来这里不太需要我喽！”他故作可怜状，说：“既然你非赶我走，我只好等贵嫂来再走，这样好不好？”“贵嫂？”岳玉纯不解的问。

“嗯，她是住这附近的妇人，大约五十岁左右。听阿秀说，她以前做过护士，我请她来照顾你，顺便料理我们的三餐。没办法，阿秀最近很忙，没空管厨房的事。”他将剩余的三明治放入口中。

“喔，是这样。”她了解的点点头。

“嗯，还有我安排了一位复健师过来，她每天早上都会来帮你做复健。她好象是叫魏雪芬，是医院里的医生介绍的，你会配合吧！”岳皇宇不太确定的望着她。

她扯了扯唇角，“当然，我也想早点恢复。”如此才能早日脱离这里，不须瞧他和那阿秀之间亲昵的画面，岳玉纯不由得浮出一抹苦笑。

他起身站在她身后，双手放在她肩上，“玉纯，不要忘了，我永远在你身边，千万不要气馁，知道吗？”他轻轻帮她揉捏肩膀。

“嗯，宇哥，我的事，你告诉爸、妈了吗？”岳玉纯问道。

“之前我曾打电话回澳洲，恰巧爸、妈到蒙黛威度假，之后，我就没再打了。”“宇哥……”“嗯？”他关心的看着她。

“不要告诉爸、妈我出车祸的事，我怕他们担心，反正我已经没事了。”

“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，你要努力好起来，知道吗？”“嗯。”她点了点头，“宇哥，我想回房休息。”他对她的好，让她快承受不了，她好怕自己会坠入无法自拔的深渊。

“真是的，我都忘了你的身子状况。来，我抱你进去躺着。”岳皇宇弯身将她泡在怀里。

“宇哥，把我放在轮椅就行了。”岳玉纯微弱的抗议着。

“不行，我得天天量你的体重，等哪天抱不动你时才放你坐轮椅，说不定，那时你的身子也恢复健康了。”他笑着将她抱得更紧，暗暗祈祷她的身子能早日复原。

岳玉纯将脸贴近他，汲取他特有的气息。就让她拥有这一刻，也只有这时候，她才能拥有宇哥，以后，这个胸膛就不再是她的，而是……想到这里，她将脸贴得更近，直至朱唇轻触他的肩，才闭上满溢雾气的眸子。

8

书房里的窗帘再度被抓开一角，透过这个小窗口，正好可以瞧见通往别墅外面的道路。今天也不例外，照常出现了一对看似情侣的佳偶，时而低头交谈、时而勾肩搭背的走向车库，没一会儿，一辆银色奔驰缓缓驶出别墅大门。

“依然是俩影双双。呵！我这是在干么？自虐罢了。”岳玉纯放下窗帘，用手指胡乱拭着两行热泪，目送岳皇宇他们上班，几乎是她这一个月来的例行公事。每每瞧得肝肠寸断，她却将之列为必做之事，只因她想狠狠敲醒自己，让自己死了这条心。

“可是，为何心依然会痛？何时……何时才能死心，才不需历经这般苦痛。”她转动轮椅，让身子背对着那扇窗，成串的泪珠又断了，她伸手去接，却怎么接也接不完那一颗颗晶莹的泪珠。

岳玉纯住在淡水的这一个月以来，除了第一天曾到外面吃早餐，之后她都以赖床为由，不愿到外头与他们用餐，总是等岳皇宇到书房探视过她后，她才悄悄撑着自己的身子坐上轮椅，掀开窗帘的一角，目送他们离去，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。

“叩！叩！”“小姐，你醒了吗？要不要我推你出来吃早餐？”贵嫂的声音自门的另一端传过来。

“不！”岳玉纯凝聚了一个月的情绪，终于爆发呐喊出来。“不，我不要。”

她深吸了口气，平稳自己的情绪，“贵嫂，麻烦你帮我取消今天的复健，早餐你先搁着，等我想吃，我会自己出去吃，让我静一静。”“是的，小姐，你若有事，摇个铃叫我，我会马上过来。”站在门外头的贵嫂小心翼翼的回答着。

“我知道，你走吧！”她握拳堵住嘴，双眸直盯着床头旁的铜铃，直到门外的脚步声远去，她才松开拳头。

“呜……”哭泣声自她双唇间泄出，声音初是断续，渐而嚎啕大哭起来，“不要……我不要……太难受了，我熬不到心死那一日……呵……我太高估自己了……呜……”阳光自窗帘细缝挤了进来，轻轻抚慰着伤心人儿，金色光芒由暖转热，射进了她满是伤痕的心窝底。似乎真的有了功效，书房里的啜泣声渐歇，恢复了原来的平静。

书房的木质门轻轻开了又阖上，地毯上多出了一双黑色皮鞋，皮鞋主人踩着它，悄悄移向窗边的轮椅。

虽处于昏暗中，但那张泪痕交错的丽容，却犹然楚楚动人，岳皇宇蹲下身，轻轻拨开岳玉纯垂至粉颊的秀发。

“唉……”是什么事让玉纯伤心成这样？这些日子她不是都保持乐观的态度吗？怎么贵嫂说她不吃、不喝、不做复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呢？岳皇宇轻轻抚过她粉颊上的泪痕，“玉纯，我抱你到床上歇着，这样睡会不舒服。”他低沉的嗓音在她耳畔轻轻响起，却没能唤醒身心疲惫的佳人。

他抱起她，在她额际烙下怜惜的吻，“玉纯，何时你才能了解我的心？”他轻轻将她放在床上，握着她的手，坐在床畔静静的瞧她的睡容。

或许是他深情的注视让睡梦中的她感受到了，也或许是她嗅到了他特有的男性气息，原本熟睡的岳玉纯缓缓转醒。

朦胧中，她似乎瞧见了宇哥，他正以一种奇怪的眼神注视着她，她不愿失去他，不愿让他离开她，正欲伸手捉住他，才发觉他已握着她的手。

“宇哥……”突如其来的发现，使误以为在梦中的岳玉纯惊醒，睁开美眸望向近在眼前的心上人。

岳皇宇笑着看她吃惊的表情。

“宇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她瞄了眼旁边的闹钟，挣扎着坐起身。

他扶她坐靠在床头，“回来了一会儿。玉纯，告诉宇哥，是谁惹你哭得这么伤心？害你成了泪娃儿。”他轻轻拨开她的发。

“我……”岳玉纯羞怯的垂下头，心想，她能说是因为他吗？因为她爱上了一个不能爱的人吗？他抬起她的下颌，将她搂进怀里，低声说：“告诉宇哥你的委屈，看你哭成这样，看得我好心疼。你瞧，眼睛都肿了。”他扶起她，深情望着她红肿的眸子。

“我……”她垂下眼皮不敢看向他，咬了咬下唇，说：“宇哥，我想回店里。”“可是你的伤……”岳皇宇担心的看着她。

“我的脚已经好多了。”她望着他上下起伏的胸膛说：“在这里我好无聊、好闷，回店里，至少还有阿丽可以陪我讲话。宇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自己太累。”都怪他这阵子忽略了她，才让她闷坏了，岳皇宇眼神充满歉意，说：“玉纯，都怪我这阵子太忙了，你才……”“不，宇哥，不是的，是我以前忙惯了，突然没事做让我很不习惯，宇哥，你千万不要因此而自责。”岳玉

纯笑了笑，又说：“何况，你公司才刚成立不久，事情本来就比较复杂，是我挑错时候受伤，才让你必须分神照顾我。”“玉纯，不是说好不要这么见外的吗？”他抿抿嘴略微不悦的说：“你再这么说，我可要通知爸、妈，让他们来台湾训训你。真是的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本来就该彼此照顾，换成是我受了伤，难道你就会弃我而不顾吗？”“好啦，宇哥，是人家说错话了嘛，你不要生气啦！我向你赔不是，是我不对嘛！”她撒娇的偎入他怀里求饶。

“以后不可以再这样喽！”岳皇宇揉了揉她的发，又说：“你想回店里的事……”“求求你，宇哥，你就答应我吧！我一个人在家真的很闷。”她故作哀求的神情望着他。

“你哟！还真是劳碌命，闲不住。”他点了点她的鼻，说：“我们折衷一下，你可以回店里……”“太好了，宇哥，谢谢你。”她兴奋的搂了搂他的颈子。

“先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话还没说完，”岳皇宇无奈的笑了笑，“你是可以回店里，但是有个先决条件……”“嘎，还有条件呀！”她发亮的小脸，瞬间垮了下来。

“嗯。”他点头笑着说：“我的条件很简单，每天由我接送你到店里上下班，而且你只能利用下午在店里做些简单的工作，上午则必须照常做复健，我会请谷夫人在一旁监督你，只要你违反规定，我们的约定就作罢，怎么样，可以配合吗？”“唉！现在你最大，你说的话我哪敢不从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。”岳玉纯无奈的摇摇头。

“嘿！你的意思是，骂我是狗喽！”岳皇宇双手叉腰，故意板起脸吓她。

“呃，不是，宇哥，我没那个意思。”“没有吗？”他伸出双手扑向她的腋下，“真的没有吗？”“啊——没有……呵……宇哥……你怎么……呵……偷袭人……家……”岳玉纯因突来的搔痒偷袭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好久没看她笑得这么开心，岳皇宇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，他扬起一抹诡笑，魔掌又再度扑向她。

“呵……宇哥……呵……你……”岳玉纯暂将一切烦恼抛开，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欢乐，虽然她很怕痒，却没尽全力阻挡他的偷袭，只是尽情欢笑着。

“玉纯，不可以累坏自己喔！”岳皇宇叮咛着。

“是，宇哥，我知道。都已经半个月过去了，你还不相信我能照顾自己。”岳玉纯嘟着小嘴。

“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是怕你不小心忘了。”他揉了揉她的发，又说：“我今晚有应酬，会晚点儿过来接你，你若累了，就请阿丽她们扶你上去休息，知道吗？”“嗯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已经能用拐杖上下楼了，都亏了雪芬的魔鬼复健。”她俏皮的吐吐粉舌。

岳皇宇笑着摇摇头说：“当心魏小姐听见，就有你好受的了。”“才不会咧！雪芬她只是常扮魔鬼面孔，其实她的心最软了，不信，你可以问艾姊。”她望向站在一旁的艾玉恬说：“艾姊，你说，我说得对不对？”艾玉恬但笑不语，欣慰的看着已恢复欢笑的岳玉纯。

“谷夫人，玉纯就麻烦你了。”岳皇宇慎重的说。

“嗯……不是说好了吗？不要再叫我夫人，我还不到三十岁，都被你给叫老了。”艾玉恬抗议的说。

“呃，抱歉！玉恬，我一时又给忘了。”岳皇宇不好意思的说。

“这次就原谅你，下回你可要记得哟！”艾玉恬接过他推着的轮椅，“阿宇，你放心，玉纯就像是妹妹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”她朝他眨眨眼暗示着。

“那我到公司去了，两位美女，拜拜！”他又看了眼岳玉纯才转身朝门外走去。

艾玉恬笑着说：“这小子对你可真好，可惜不能捡来当丈夫，否则你后半辈子就不用愁了。”她仔细观察着岳玉纯的反应。

岳玉纯不自然的抿嘴笑了笑，“艾姊，你的老公也不错呀！他不也每天来接你吗？”“哼！他敢不对我好，看我如何整治他，不提他，走，我们进去等雪芬，她也差不多该来了。”“嗯。”岳玉纯点头答应。

艾玉恬推着岳玉纯走进“纯甜点”，她心里盘算着，该如何套出玉纯的感伤世界。

以目前的状况看来，岳小子对玉纯该是郎有情，就不知另一方是否妹有意，不过单看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感交流，是透露出了点儿古怪，不像是一般的兄妹之情，若真如她所猜想，她得好好推他们俩一把才行。

艾玉恬唇角浮起一抹算计的诡笑，与岳玉纯因她先前的话陷人愁境的落寞表情，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“叩！叩！”“玉纯，我送饭过来了。”艾玉恬的声音从门口传来。

“哦，请进。”岳玉纯撑起自己的身子，坐靠在床头。

艾玉恬端着一份晚餐推门而入，“上菜喽！客官，本店今晚提供的是咖喱鸡饭。”“呵！艾姊，你怎么玩起店小二的游戏来了。”岳玉纯笑着用拐杖撑着身子，朝书桌走去。

“偶尔在枯燥的生活里玩点儿游戏，不也满好的。”艾玉恬将餐点放妥，随即过去协助她坐下。

“嗯，哇，好香哟！艾姊，今天的晚餐是谁做的呀！”咖喱的香味刺激着岳玉纯的嗅觉，令她胃口大开，迫不及待的吃了一口。

“小心，别烫着了。”艾玉恬提醒她。

“嗯，辣中带甜，用甜味衬托出辣味，嗯，用得恰到好处。”岳玉纯忍不住又舀了一口咖喱细细品尝。

“呵，大厨师吃东西就是和别人不同，能得到你的赞美，我的鸡也该瞑目了，这只鸡为了赢得好名声，可是使尽力气的做有氧舞蹈锻练肌肉哟！”艾玉恬故作认真的表情陈述着。

“噗——”岳玉纯连忙捂住嘴，怕口中的食物喷出，“呵！艾姊，你也太会掰了吧！”

“害我差点把那块经过锻练的肌肉喷还给你。”“笑一笑，有助消化嘛！”艾玉恬抽了一张面纸递给她，“慢慢吃，别噎着了。”她坐在一旁瞧着摆在桌面的一张全家福。

岳玉纯一扫之前的阴霾，愉快的享用晚餐。原本下午她应该是在店里做收银员的工作，却因艾玉恬频频提到岳皇宇的事，让她有口难言，只好托辞说身体不适躲到楼上来，因而胡思乱想了一个下午。

“唉，有家人真好，全家和乐融融的共同生活在一块儿，真是人生一大幸福。”艾玉恬望着那张照片说出她的感叹。

岳玉纯放下汤匙，安慰她说：“艾姊，你现在不也有了谷大哥。”“还好

有他。我和他还是在孤儿院结下的缘分咧！”艾玉恬露出一朵幸福的笑容；“玉纯，你呢？你的缘分到了吗？”“我……唉！不提也罢。”岳玉纯又陷入愁云惨雾中。

“玉纯，我当你是我妹妹，我们又同为女人，你如果遇到了感情难题，可以说来听听，或许我们可以商讨出个办法来呀！”艾玉恬直接点出她刺探了一个下午的重点。

“我……”艾玉恬诚恳的神情打动了岳玉纯，让她有了倾吐心中苦水的打算。“唉，艾姊，我这辈子的缘分，是不可能会有结果的。”“噢，怎么会？”艾玉恬眼底迅速闪过一抹亮光，随即又不解的望着她。

岳玉纯把玩着桌上那张全家福照片，低声说：“我爱上了一个不能爱的人，为了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，我更不能任性的破坏家里的和谐，我……我活得好苦。”她鼻头一酸，两串泪珠毫无警讯的滑下了她的脸庞。

“纯纯，先不哭，告诉艾姊是怎么回事。”艾玉恬拥着她，轻拍她的背。

“我并不是岳家的小孩。”艾玉恬那一声似曾相识的呼唤，深深敲动了岳玉纯的心防，让她侃侃道出心中的秘密。

艾玉恬红着眼眶，静静听岳玉纯述说她的酸甜苦辣，且暗下决定要帮她寻到她的幸福。

“阿丽，我先走喽，我老公来接我了。”艾玉恬朝厨房挥了个手，即朝站在店门口的男人走去。

“恬恬，累吗？”谷成杰温柔的搂着妻子的腰。

“不会。杰，我好爱你。”艾玉恬紧紧搂着丈夫，将身子埋进他怀里，想起先前岳玉纯透露的心事，她不禁认为自己能和相爱的人互吐爱意，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他啄了一下她的发，“恬恬，我也爱你。怎么了，有心事？”妻子感伤的语气让他有此一问。

“嗯，是纯纯她……你知道吗？她晚上要走之前，突然对我说：“艾姊，你叫我纯纯时，让我觉得你像是我的亲人，我记得好久、好久以前，也曾有人这么叫我。”听纯纯这么说，我几乎百分之百可以确定，岳玉纯就是我的妹妹，艾玉纯，她们绝对是同一个人。”“只有这样吗？你之前不早就确定她是你的妹妹了吗？”“唉，是没错，但是，想到还不能和她相认，又只能见她陷入情沼为情心伤却无法帮她，那种无力感真教人泄气。”她无奈的朝车窗叹了口气。

“情沼？怎么没听阿宇提过他妹妹有男朋友的事？”谷成杰轻轻激活车子的引擎。

“纯纯心仪的对象就是你那个呆头鹅同学，岳皇宇，若我没瞧错，阿宇对纯纯的感情，也是属于男女之情，他瞧纯纯的那种眼神，就像你看我的那种感觉，这对两小无猜，从来就没猜到对方的心意，只会将相思往自己的肚子里吞。”艾玉恬有些恼人的说。

“恬恬，你确定吗？”谷成杰睁大双眸望着妻子。

“你可不要看轻你妻子包打听的能力。”她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，又说：“阿宇平常那种不同于兄对妹的体贴行为，我早瞧在眼里，而纯纯那边，我是在几个钟头前，由她口中得到了证实，纯纯早痴恋她的宇哥大半辈子了，唉，我可怜的妹妹。”“天呀！这下子该怎么办？”谷成杰身子无力的靠躺在

椅背上，“难怪阿宇这小子以前在学校，对自动送上门的美女皆不屑一顾，成天只翻着皮夹子，瞧他妹妹的相片，我还以为他是想念家人，唉！原来是思念情人。”“本来郎有情妹有意是很好送作堆的，可惜，就卡在岳家两老身上。”艾玉恬叹了口气说：“纯纯原本一直被‘爱上哥哥’的罪恶感压得喘不过气，后来在一个场合里得知自己并非岳家人，进而想起了一些她刻意遗忘的往事，却因不愿毁了岳家的和谐，选择逃避这段感情。唉，她自始至终都以为她的字哥对她只有兄妹之情，怕因她的告白伤了家人。”“难道她没想过，要寻找她的亲生父母吗？”谷成杰提出他的疑惑。

艾玉恬摇头说：“她没刻意去找。她知道自己是贝儿的替身，呃，贝儿是岳家早夭的小女儿，所以怕挖出事实的真相，岳家两老会承受不了，因为她的养父母一开始就当他们是那位早逝的女儿，贝儿，尤其是岳伯母向来只喊她贝儿，很少叫她的中文名字。”“唉，她真是个善良的好女孩。”谷成杰感叹的摇着头，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“咦，我记得阿宇曾说，他的父亲是一位很理智且明事理的长者，或许我们可以从岳伯父身上着手。”“哇，杰，你太棒了，你真是我们艾家的救星。”艾玉恬兴奋的搂住他的脖子。

“恬恬，当年若不是我的亲人，也不会害你们艾家……”谷成杰语气充满自责。

“不。”她捂住他的唇，说：“杰，这一切只能说是上天注定的。何况你也是受害人之一呀！让一切都成为过去，往者已矣，来者可追，就让我们为纯纯寻得她的幸福吧！”“嗯，恬恬，谢谢你。”谷成杰感激的看着他。

“谢什么谢，别忘了，我们是夫妻。”她啄了啄他的唇，笑着说：“走吧！快回家去，我得写一封能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陈情表，让岳伯父双脚往我们这边站才行。”“是的，老婆大人。”他缓缓将车驶向位于阳明山的家。

澳洲雪梨“咦，定中，你今天怎么提早回来了？”珍妮将丈夫的公文包接过来。

岳定中一言不发的朝沙发走去，“唉。”他重重叹了口气。

“定中，怎么了，是工作上有问题吗？”珍妮往他身旁的空位坐下。

“珍妮。”他握着妻子的手，说：“玉纯在台湾出了车祸。”“嘎？皇宇怎没通知我，贝儿有没有怎样？”她拉着丈夫的手神情紧张的询问着。

他拍拍她的手，说：“还好，玉纯已渡过危险期，目前只有脚还没复原。”他深深吸了口气，说：“珍妮，玉纯的姊姊找上门来了。”“姊姊？贝儿有姊姊？呃，定中，你是说艾家的人？”她神情震惊，瞪大双眸望着丈夫。

岳定中点点头说：“嗯，艾兄的大女儿写了一封信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今天才收到的信。

珍妮接过丈夫递来的信，她急忙展信阅读，还好她一直没中断中文的学习，所以信中所陈述的意思，她大致能看得懂。

“定中，我有没有看错？艾小姐说皇宇与贝儿两人对彼此有意，这……可能吗？”她吃惊的重看了那一段文字叙述。

“唉，都怪我们，平常我们各忙各的，从没留意到玉纯的心事，难怪这些年只要问他们俩有无意中人，全不约而同的推说工作忙没空交友，原来……是他们心里都有了对方。”“定中，都怪我这个做母亲的，只管玉纯当贝儿又活了过来，却没用心在她身上，才让她黏皇宇黏得这么紧，产生了感情，唉，

这女孩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却还惦记着咱们。”珍妮拭了拭眼角的湿润，又说：“其实，自从她离开我们到法国念书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我已经渐渐能将她和我们死去的女儿当成两个个体看待了。”岳定中搂着妻子的肩说：“唉，当年你因女儿逝世伤心过度，领养玉纯后，我虽知你将玉纯当成我们死去的女儿，却因怕你崩溃，不敢纠正你的想法，说来，我也有责任。”顿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当年因缘际会领养了好友的女儿，原以为能给她一个健全的生长环境，却……唉！该是我们替玉纯做点儿事的时候了。”“可是，皇宇和贝……呃，和玉纯，这样好吗？”珍妮语气略微犹豫。

“有什么不好？难道你不想让玉纯永远留在我们身边，让皇宇娶得美人归吗？”岳定中拍拍妻子的肩，又说：“虽然艾小姐说她只想和玉纯相认，并不会把玉纯带离我们的身边，但是我们真能永远留住她吗？而且你忍心让皇宇一辈子不娶妻吗？你可别忘了，皇宇有我们岳家的痴情遗传喔！”珍妮笑笑叹了口气，“这孩子……既然你不反对，我也乐见其成，可是定中，我们要怎么让他们俩结婚呢？总不能押他们上教堂吧！”岳定中扬起一抹笑容，指着摆在桌上的那封信说：“你没瞧见最后一段吗？‘欢迎两老拨电来台共商大计，小女子已有一套完美的解决之计，保证一个月后，让岳家能娶得媳妇过门。’艾小姐既然这样写了，那就表示她有办法让我们家这一对傻儿傻女互表心意，进入礼堂完成终身大事喽！”“那你还不快打电话问问。”珍妮急忙将旁边的电话递给他。

“嗯，瞧你迫不及待的，急着抱孙子呀！”他笑着接过妻子递来的电话，看着信件拨了一通国际长途电话。

珍妮静静望着丈夫与对方通话，脑海里已浮现自己含饴弄孙的和乐画面，唇角不由得浮起一抹笑容。

岳定中满意的挂上话筒，“呵，艾家的女孩真不是盖的，竟能利用他们俩的弱点，想出这个绝妙好计。”他捏捏妻子的肩说：“珍妮，好久没回台湾了，我们到台湾看看我们当年认识的地方变了没。”珍妮会意的笑着说：“是该去瞧瞧了，顺便玩玩。”只见岳定中低声在妻子的耳畔述说着此行计画，珍妮则张大双眸笑得阖不拢嘴，此时岳家两老的眼眸恰与远在台湾的艾玉恬，皆不约而同的绽出一抹算计的光彩。

9

“叮咚！叮咚！”“这个时候会是谁来了。”岳皇宇缓缓踱向外面，在昏黄路灯的照耀下，隐约只见两个人站在门外。

“噢，爸、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他连忙将双亲的行李接过来。

“我和你妈再不来看看你们兄妹俩，说不定连你们最后一面也见不着了。”岳定中故意板着脸说着。

“哼！可不是吗？”珍妮也帮着腔，投给儿子好脸色看。

“爸、妈，你们怎么这样说，我和玉纯不是都有定期向你们报平安。”“是哟，那怎么玉纯出了事，我们在澳洲却都不知道呢？”珍妮挑起眉峰质询。

“呃，我们是怕你们担心，所以才……”岳皇宇小心翼翼的问说：“爸、

妈，你们怎么知道玉纯出了事？”“进去再说吧！我和你妈生了一整天的飞机，累都累坏了。”“呃，往这边走。”岳皇宇提着行李，走在前面带路。

正在客厅看电视的岳玉纯久候不到岳皇宇带访客进来，正想拿起拐杖撑着身子到窗口瞧瞧，却听到双亲熟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她连忙将拐杖藏在椅子下，意图湮灭证据。

“玉纯，不用忙了。”岳皇宇一进门就瞧见她慌张的动作，遂出声制止她。

他一副认命的神态，让她心里有了个底，她叹了口气，将身子往椅背上靠。

“玉纯，我的乖女儿，你伤得怎么样？还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呀！”珍妮挤过挡在门口的儿子，快步走向坐在沙发上的女儿。

“妈，我好想你哟。”岳玉纯躲入母亲怀里撒娇。

“你这孩子，受了伤也不告诉家里一声，还好皇宇人在台湾，否则……唉！你说要是在外学习独立，但这也未免太矫枉过正了吧！”珍妮搂着女儿，轻拍她的肩。

“玉纯，你妈说得对，能独立固然很好，但也不要忘了家人，遇到挫折，有家人在旁支持，总强过自己孤军奋战呀！”岳定中缓缓踱向妻女。

岳玉纯抬起头吐吐粉舌说：“人家知道了啦！下次我……呃，不会再有下次这种知而不报的状况发生。”“爸、妈，喝杯茶解解渴。”岳皇宇端了两杯茶放在茶几上。

“你这小子嫌我们叨念不休呀！”珍妮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，慢条斯理的端起茶啜了一口。

“我可没这个意思，我只不过是怕你们训话训得口渴，略尽孝心捧个茶出来让你们解解渴，好再继续罢了。”岳皇宇正想坐下，一阵电铃声响打断了他的动作。

“咦，会是谁？”他轻皱眉头，朝双亲说：“爸、妈，你们坐一下，我去开门。”“嗯。”岳氏两老互看了一眼，轻轻点了个头。

“爸、妈，你们怎么会突然来台湾呢？”岳玉纯无法理解双亲的突发之举，除了她和宇哥，又有谁会通知远在澳洲的双亲她受伤的事？瞧女儿充满问号的神情，岳家两老不由相视而笑。

“玉纯，等皇宇进来，我再做解释。”岳定中语气神秘的回答。

奇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怎么……岳玉纯眼角瞥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不由脱口惊呼，“咦，艾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谷氏夫妇的到访让她心里的疑云愈发扩大，因为她今晚才在“纯甜点”和艾姊分手的呀！

“嗨！玉纯。呃，这两位想必是岳伯父、岳伯母吧！”艾玉恬笑着向岳家两老打招呼。

“呵，没想到艾兄的女儿，个个都长得十分标致……这位……大概是‘谷氏集团’的最高领导者谷成杰，谷先生吧！”岳定中与妻子起身欢迎贵客。

“不敢当。伯父、伯母你们好，说来我还是阿宇的同学咧！你们直接叫我阿杰就可以了。”谷成杰轻松笑着，完全没有商场上的虚伪。

“好，来，大伙儿坐下来谈。”岳定中招呼众人坐下。

“不知岳伯父、岳伯母，请我来的用意是？”艾玉恬故作不解的询问，起了计画的开端。

“来，请用茶。”岳皇宇放下茶，说：“爸、妈，你们认识？”他不记得

曾向父母提过阿杰夫妇的事呀！

“皇宇，你先坐下再说。”岳定中的声音使现场气氛逐渐凝重。

岳皇宇莫名其妙的往岳玉纯身旁的空位坐下，他与她互看了一眼，彼此都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岳定中看了众人一眼，确定所有人的注意力皆集中在他身上。他深深叹了口气，“唉，若艾兄能瞧见他的一双女儿已长大成人，他不知该有多高兴。”岳玉纯瞧了眼艾玉恬，再瞧瞧自己，正奇怪父亲口中的“一双”之辞从何而来之际，父亲的声音又吸引了她的注意力。

“当年我因艾兄……呃，也就是艾丫头你的父亲，”岳定中望着艾玉恬说：“因他的介绍认识了我的妻子珍妮。”岳定中捏捏妻子的手，又说：“没多久，我就和珍妮陷入热恋，继而结婚生子。那一年，珍妮在美国的一位亲人过世，留了一笔遗产给她，我和珍妮商量过后，决定带着儿子移民到美国，离开台湾的那一天，艾兄带着妻子来送行。”喉间突来的哽咽使他说不下去，幸而珍妮体贴的递了杯茶给他。

他喝了口茶，咽下突来的感伤，说：“后来，珍妮在美国产下了我们的女儿，贝儿。

不到一年，在一个夜里，贝儿却悄悄离开了我们，珍妮因突来的刺激而病倒，为避免她触景情伤，我带着她和儿子回到了台湾。”岳玉纯已有预感父亲要说的是她的身世，她颤着身子咬着下唇，望向养了她二十多年的双亲，坐在她身旁的岳皇宇似乎也知道父亲说这段故事的目的，将身子微颤的她搂进他怀里。

岳定中握着妻子的手，望着众人说：“在台湾的这期间，我透过友人的帮忙，认养了一个小孩，珍妮也因这个小孩而移转了她的悲伤，就在我要帮这个小孩申请出国时，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小孩的生父是我遍寻不着的艾兄……他的女儿，那时，我才知道艾兄他们夫妻俩已车祸身亡，就在那年他们来送行的归途上。”他双眸充满歉意的望着艾玉恬。

“岳伯父，你千万不要责怪自己，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，要发生什么就得发生，大自然神秘的力量，是我们凡人所无法抗衡的。”经历过种种人生考验的艾玉恬有感而发的说着。

“艾丫头，难得你年纪轻轻能悟透这点。”岳定中双眸赞赏的望向她，“唉！虽是如此，艾丫头，岳伯父还是得向你说道声对不起。”他双眸改望向已红着眼眶的女儿，“玉纯，听到这里，你该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了。”瞧女儿激动的点着头，他又说：“当我知道玉纯还有个姊姊在孤儿院时，我原想也将艾丫头领养过来，可是那时珍妮已将玉纯当成贝儿看待，她完全将玉纯当成是贝儿的替身，我怕……怕会再度引起她想起贝儿已去世的事实，会再度刺激她，所以……抱歉！

艾丫头，害你和你妹妹分散两地，让你独自在孤儿院里生活。”“岳伯父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我该谢谢你和岳伯母，谢谢你们照顾玉纯。”一阵哽咽让艾玉恬说不出话来，谷成杰搂着妻子的肩为她打气。

艾玉恬转朝已哭成了泪人儿的岳玉纯说：“纯纯，没想到……你真的是我的妹妹。”她起身走向岳玉纯。

“艾姊，我曾偷偷想，若你真是我姊姊那该有多好。没想到……这个梦想竟能成真……姊姊……”岳玉纯哽咽的说。姊妹俩抱头痛哭，将二十多年来的离情尽情倾泄。

众人皆因艾家姊妹的相认，红了眼眶，岳家两者则是因将心里埋了二十多年的秘密说出，而松了口气。

艾玉恬扶着妹妹走向岳家两老，“岳伯父、岳伯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让我们姊妹俩相认。”她正欲下跪却被制止了。

珍妮连忙起身制止艾玉恬的大礼，她眼角含着泪光说：“你不怪我就好，怎好再提谢字，若不是我，你们姊妹俩说不定不用分开那么久。”“妈，你不要这样说，就像姊刚才说的，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好的。”认祖归宗的岳玉纯——艾玉纯在姊姊的搀扶下，投入母亲的怀抱。

“玉纯，你不怪我和你爸吗？”珍妮拥着女儿坐下，帮她拭去满脸的泪痕。

艾玉纯破涕为笑说：“哪有人会责怪疼爱自己的父母呢！爸、妈，你们永远都是我最爱的父母亲，除非你们不要我了。”她撒娇的说着。

“玉纯，你永远都是我们的乖女儿。”珍妮感动的搂着她。

“是呀！玉纯，你永远都是我岳定中的乖孩子，无论你是艾玉纯或岳玉纯，都是我的女儿，玉纯。”岳定中也感动的说。

“爸。”艾玉纯改投入他的怀里。

岳定中轻拍着女儿的背，低喃，“艾兄，你和艾嫂瞧见了么？你们的女儿已经长大了。”“来，玉纯，这是你的贴身玉佩，是你溺水时掉的。”珍妮替女儿挂上玉坠子。

“这是……原来我也有一个。难怪之前觉得姊身上戴的那条玉坠子，我有点儿眼熟。”艾玉纯仔细的看着那玉佩。

艾玉恬蹲下身，从领口拉出她的玉坠子，说：“这是我们过世的父母买的。他们曾说两个玉佩合起来，中间会产生一个圆形，这个圆代表他们俩的心。”她将两只玉佩合而为一，又说：“妈咪说他们的心会永远跟在我们身边，守护着我们。”“嗯，我相信，我相信爹地和妈咪一定会在天上看着我们，保佑着我们。”艾玉纯握住姊姊的手及那两个玉坠子。

岳皇宇及谷成杰两人双眸皆纵着柔情，望着自己深爱的女子，没留意岳家两老以眼神互打了个暗号。

“咳……”岳定中清清喉咙，说：“唉，真多亏了艾兄夫妇俩在天之灵的庇佑，才让玉纯这回能死里逃生，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呀！”“爸，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说后果会……”岳皇宇的问话因他父亲凝重的神情而停住了。

“唉，我本来也不信这些，可是事实却摆在眼前。”岳定中顿了一下，才说：“前阵子我和珍妮到山上小屋度假，遇上了一位吉普赛人，她原是向我们问路，却突然语出惊人的说：[你们家三个月之内，无喜必有丧，期限未至前，无血缘的家人会先替你们挡去一劫。”她说完后以一种怜悯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即转头离去。”“可不是吗？那时我还起了鸡皮疙瘩。”珍妮看了丈夫一眼，又按着说：“我和定中原本只当那个人胡言乱语，谁知道她不晓得哪来的资料，竟打了通电话告诉我说玉纯出了事，还说出玉纯住在哪家医院，我半信半疑打了通电话到医院查证，才知道玉纯曾住过那家医院，但是已经出院一段时间了。”她暗中捏了捏丈夫的手。

“当珍妮告诉我这件事后，我立即决定到台湾来看看你们兄妹俩，顺道将玉纯的身世公诸于世，怕若有个万一，她还有个亲人可以依靠。”“爸，你怎么也相信这种事……”岳皇宇的话随即被他母亲打断。

“也’？皇宇，难道玉纯受伤的事是假的吗？难道我和你爸有水晶球能探查你们远在台湾这里的状况吗？”珍妮提高音量斥责着儿子。

“皇宇，发生了这许多事，让我不得不信呀！唉，岳家就靠你了，若你希望岳家能传承下去，一个月内你赶快娶妻，无论你想娶谁，我和你妈都不反对，倘若一个月内岳家没喜事……”岳定中故意摇头叹气的说：“唉，你教我如何面对岳氏的列祖列宗呀！”“爸……”岳皇宇不知所措的望着双亲，“难道真只有我娶妻这个办法吗？”“难不成你要玉纯在一个月内找个人嫁了吗？并非我不要玉纯当岳家人，终究她没有岳家的血统呀！由她来办喜事，不但委屈了她，更不知此法过不过得了关呀！”珍妮苦着脸使出最后一招。

“唉，皇宇，岳家就靠你了。”岳定中语重心长的看了儿子一眼，话锋一转，改说：“你这里还有空房间吗？”“有，楼上还有客房，我带你们上去休息。”“不用了，你告诉我位置，我和你妈自己上去，你帮我招待艾丫头他们。”岳定中改朝艾玉恬说：“丫头，抱歉！我和你岳伯母……”“没关系，伯父、伯母你们坐了一整天的飞机一定累了，先上去休息吧！”艾玉恬拉着妹妹的手说：“我还有很多话想和玉纯聊呢！”“那你们聊，我们先上去休息。”岳定中向儿子问清楚房间位置，又向谷成杰致歉后，即偕同妻子步上二楼。

“姊，我们到我房里聊好吗？”艾玉纯急着想和艾玉恬讨论如何帮岳家。“嗯。”艾玉恬将拐杖递给她，协助她走向她的卧室。

谷成杰见众人皆散，知道该轮他上场丢饵让鱼儿上钩，他先以轻松的口吻说：“咦，怎么没瞧见阿秀？”“他出差去了。”岳皇宇无力的朝冰箱走去，拿了两瓶啤酒出来，“接住。”岳皇宇丢了一瓶给他，“唉，现在只有先让酒精冲淡我的麻烦喽！”谷成杰啜了口啤酒，语露玄机的说：“未必是麻烦，说不定可以让危机化成转机喔！”“咦，这话怎么说？”岳皇宇好奇的问。

“走，我们到外头望月长谈，想办法去。”谷成杰搭着岳皇宇的肩，朝外头的庭院走去。

“你真的有办法？”岳皇宇狐疑的眼神直盯着他。

“安啦！办法是有，就看你敢不敢。”两个大男人缓缓踱向庭院，还给客厅一片宁静。

翌日“宇哥，医生怎么说？”艾玉纯紧张的问。

岳皇宇握方向盘的手颤了一下，“呃，他说你的伤已痊愈，没有大碍。”他不知该如何解释医生的说法，中午带她到医院做追踪检查，经过一连串的仪式检查，她的主治大夫竟宣布玉纯的伤已复原，但她至今尚不能站立的原因，只能归咎于她的心理障碍，也就是她潜意识下不愿站立。他实在不了解，她是基于何种原因不愿让双脚恢复正常。

“是吗？那我的脚为何还……宇哥，是不是你隐瞒了我什么？医生是不是还说了些什么？”艾玉纯紧握放在膝上的手。

岳皇宇眼神复杂的望了她一眼，“玉纯，医生说你的脚刚痊愈，要能正常行走，必须再过一阵子，你不要心急，把身子养壮些自然就能恢复正常。”他编了个理由安抚她，不愿说出真正的原因，怕加重她的心理压力。

“真的吗？”她直盯着他，想从他的神情中寻找真正的答案。

他咧嘴笑说：“这种事我有必要骗你吗？若不是真的，你迟早也会拆穿的，不是吗？”艾玉纯心想，宇哥说得也有道理，他没必要拿这种事来骗她，她不由得喃喃自语，“就让时间证明一切吧！”岳皇宇见她不再追问下去，松

了口气，“玉纯，我带你到一家新开的餐厅吃饭。听阿秀说，他们的西餐做得不错，环境又清静。累了一天，我们去慰劳一下自己吧！”“可是，爸、妈他们……”艾玉纯觉得有些不妥。

“你放心，他们早上出门前告诉我，他们要重游旧地，可能会玩个三、五天才回来，所以就算我们赶回家，也是只有我们俩凑合着吃而已。”他虽说得轻松，心里则紧张万分，经过昨天一整个晚上的反复思量，他决定采用谷成杰提的方法，但需要找个清静的地方，对她提出他的计画。

艾玉纯笑着说：“既然宇哥要请客，我当然没问题喽！”“太好了。呃，我是说好久没大吃一顿，可以补一补了。”他扬起唇角露出一抹轻松的笑容，愉快的将车驶向另一个方向。

“嗯，这个师傅将羊小排处理得很好，不但保留住肉质鲜嫩的口感，而且没有羊腥味。”艾玉纯将最后一块羊肉放入口中。

“他们的牛小排也不差，下回可以再来这里打打牙祭。”岳皇宇端起服务生刚送来的咖啡啜了一口。

“宇哥，你若喜欢，下回有机会，我也做给你尝尝。”她拭了拭唇角的污渍，也端起咖啡啜了啜。

“好呀！等你的脚好了，我当你的助手，顺便偷学几招，说不定哪天我也能成为厨师。”岳皇宇愉快的说。

她笑着说：“宇哥，你想当厨师还是省省吧！爸他绝对是第一个反对的人，你可别忘了‘岳氏’还等着你扛下喔！”她调皮的眨了眨眸子。

神清气爽使她整个人又亮了起来，岳皇宇不由得看她看痴了眼。

“宇哥，你怎么了，该不会被我的话吓着了吧！”她心底有股声音告诉她说，宇哥并非因她的话愣住，而是他正用心在瞧她，这个遐想令她忍不住红透了脸，她连忙甩甩头，摇掉这个她自以为是的荒谬想法。

“咳！”她出声打断他的凝睇，故意移转话题说：“宇哥，你说爸和妈这回会在台湾停留多久，爸难道不担心澳洲的公司没人管吗？”岳皇宇想起今早父亲对他说的话，他转述说：“早上爸曾说：‘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若我们岳家真只剩下一个月，又何必浪费宝贵的时间去管那些身外之物。’爸打算把最后的时间全留给妈。唉！他们两位老人家，这回似乎真陷入那个预言中。”他握紧双拳，恨不得朝那个乱放谣言的人揍上一拳。

艾玉纯忧心忡忡的说：“宇哥，你打算如何处理？若是那个预言不小心成真，那……宇哥，你千万不要小看大自然的那股神秘力量，有些事情是我们凡人所无法理解的。”她想起出车祸昏迷的那段期间，她不就在梦中见着了亲生母亲吗？“玉纯，连你也这样想？唉！若真有那种预言，也该是上天注定好的事，又岂是我们凡人所能更改的呢？”他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我还是认为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，不能因旁人混乱视听，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。”“可是，若它是真的，怎么办？就算不是真的，那爸、妈他们难道真要提心吊胆的度过这段日子吗？”艾玉纯担忧的说。

岳皇宇无奈的叹了口气说：“那我该如何是好？难不成真要我随便找个女人娶了吗？玉纯，你真以为我能因为这样就娶一个我不爱的女人吗？这不但会误了别人的幸福，更会让我的后半辈子全毁了。”“宇哥，难道你身边没有合适的人选吗？”艾玉纯小心翼翼的望着他，心里既希望他回答“没有”，又希望他能说“有”，如此才能解决目前的难题。

岳皇宇轻轻摇着头，“没有，所以这件事除非……唉！你一定不会答应的。”他故意以退为进，诱使她追问，好说出谷成杰想的办法。

“我……我能帮上忙的话，我一定会帮。宇哥，你说说看嘛！”艾玉纯心想，难不成宇哥是要她找个人嫁了，以她的喜事来破那个预言。想到这里她神情不由得转黯，若真能如此，她也没任何怨言。毕竟，这辈子她不可能再爱上别的男人，无论嫁或不嫁或嫁给任何男人，她都无所谓了。

他犹豫的神情，使她劝道：“宇哥，若我真能帮得上忙，请告诉我，虽然我没有岳家的血统，毕竟我也在岳家生活了二十多年，难道你不当我是岳家人吗？”“玉纯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，自始至终……呃，或许刚认识你时不是，但是后来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人看待，从没当你是外人，你千万不要想偏了。”艾玉纯的反应，令岳皇宇不得不佩服好友阅人的功夫，谷成杰几乎将她的反应全料中了。为了自己的未来，他只好将阿杰的办法用上一用，惟有如此，他才有机会转变他和她的关系。

“既然你不当我是外人，宇哥，你就让我出一份力吧！”艾玉纯诚恳的请求道。

“这……”他故作为难的说：“其实办法很简单，只要……玉纯，你先诚实的回答我，你有男朋友吗？”她神情黯然的说：“没、没有，这和你的办法有关吗？”她几乎可以猜出宇哥的办法是……要她嫁人，这个答案让她心情沉至谷底，虽然她真的愿意为岳家牺牲自己，但是由宇哥，一个她深爱的人说出要她嫁给别人，她情何以堪呀！

岳皇宇暗暗松了口气，说：“还好你没有。玉纯，请原谅我的突兀，目前唯一的办法是……请你嫁给我。”趁她处于震惊状态之际，他赶紧说：“玉纯，这是惟一可行的方法。你、我既然无血缘关系，我们各自又都没有男、女朋友，而且又熟知彼此的生活方式，既然岳家需要喜事，何不让我们办场婚礼来破除这道难关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玉纯，你放心，我提的只是一场形式上的婚礼，我们的关系并没任何改变，除非……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之间有了男女之情，否则我们只是挂名的夫妻，私底下我们依然是兄妹。”他的一双乌眸小心留意着她的反应，丢出最后一招，说：“甚至，我们可以先签下一张离婚协议书，若有哪一方想结束这种关系，随时都可以走人。”艾玉纯渐渐从初闻此法时的震惊恢复，她的理智告诉自己不可答应，否则将来她会坠入痛苦的深渊，她会无法承受他随时可能离开她的打击。但是心底却有另一个声音告诉她，要她把握这个仅有的机会，只有这样她才有机会当宇哥的新娘，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希望呀！

心底的两个想法令艾玉纯陷入两难的困境，她低头沉思自己该不该答应。

岳皇宇见她神情为难，再祭出险招说：“玉纯，不要为难了，这个办法不过是我异想天开的自以为可以把事情单纯化罢了。唉！反正只要过了这个月，大伙儿都没事，爸和妈大概就能安心过日子了吧！”真亏阿杰曾提醒他，可以利用玉纯的孝心逼她就范，他虽不忍见她为难，但为了能有和她携手共进未来的机会，他不得不狠心丢下这招。

她怎么忘了，忘了养她养了二十年的双亲呢？忘了岳家对她的养育之恩呢？若因她而害岳家真如预言中说的……艾玉纯一想到最坏的结果，她脱口说：“好。我答应你。”同意的话才说出，她的心随即平静了许多，心想，就让结果交由上天去安排吧！她该做的都做了，若真注定她必须伤心度过余

生，她也不会有任何怨言，起码，她已圆了她想当宇哥新娘的梦，也报答了岳家对她的养育之恩。这样一想，她的心更加坦荡、平静。

“太好了，玉纯，我不会让你后悔的。”岳皇宇激动的握住她的手保证。

她淡淡扬起一抹浅笑说：“宇哥，先不要高兴得太早。你忘了，我们还有爸和妈那一关要适呢！”他调皮的眨了眨左眼，笑说：“你忘了昨晚爸说的？只要我娶，无论对象是谁都可以，我想，就算我要娶个‘同志’，他们大概也不会反对。更何况，你是他们亲如己出的女儿，他们更不可能反对。”“希望真是这样。”艾玉纯淡淡的说。

他深情注视着她说：“玉纯，你放心，一切烦人的事全交由我处理，你只要等着当新娘就好，说不定将来，我们真会爱上彼此也不一定，这次的婚礼就成了我们这一生惟一的一次，你说呢？”他别有含意的问着。

可能吗？她心中泛起疑问。

紧握着手的两个人，心里都暗自希望，这是他们真正的婚礼，可以弄假成真。

10

桌面上的一份报纸已经摊开三十分钟，却一直没再翻页，并非里头有重大新闻需字字细看，而是阅读者根本无心于那份报纸。

艾玉纯盯着那份摊开已久的报纸，亢奋的心情令她难以定下心来阅读报纸。自从她答应宇哥的求婚，历经了五天忐忑不安的日子，终于在昨天，宇哥向旅行刚回来的爸、妈，提出他俩的婚事，没想到他们竟二话不说就点头答应了。呵！她和宇哥苦思多日的各种理由都没派上用场，他们就同意了宇哥娶她，还赶着订出婚期。七天，再过七天，她就是宇哥的新娘了。

“这是真的吗？我和宇哥竟能得到大家的祝福，步向红毯的那一端。”她捏捏自己的脸，“呃，会痛呀！我并不是在作梦，大伙儿一早就兵分多路，筹备七天后的那场婚礼，呵！只要我负责在婚礼当天出席当新娘子。”一朵傻笑悄悄爬上她的唇角，清秀的脸庞因沐浴在极度的幸福中而亮了起来，愉悦的分子由她的心底缓缓散发，流向她的四肢百骸，她浑然忘了举行这场婚澧的原因，只记得她的父母欣然同意她与心上人结婚，一个她连作梦都不敢想的结果。

“砰！”一声极大的关门声响，吸引了她的注意力。只见易飞秀神情有异，用力阖上大门后，即匆忙奔向楼上，丝毫没留意到客厅有个她，似乎将她当成了隐形人。

“阿秀她怎么？呃，糟糕，我怎么忘了。”她怎会忘了阿秀和宇哥的关系，忘了他们是一对情侣。“宇哥为何不娶她？她该是合适的人选呀！”艾玉纯霎时从云端跌了下来，她抱头掩面想阻挡那幕残酷的画面进入脑海，无奈徒劳无功，宇哥和阿秀衣衫不整的同处在一张床的画面，再度浮上心头，逼迫她拾起理智思考。

“我怎么可以因自己的梦想，而毁了另一个女人的幸福？不，我做不到，不行，我要去问个清楚。”她喃喃说着。

艾玉纯撑着拐杖，缓缓朝二楼移动，她打算厘清她和岳皇宇结婚的真相，让阿秀有机会争取自己的幸福。

望着虚掩的房门，艾玉纯深深吸了口气，轻轻推门而入。

易飞秀正将身上那件女人的贴身衣物脱下去上床，身后突传来道歉的低喃声，使他转身望向来者。

“啊——你、你的胸，你是、是男人？！”艾玉纯震惊的捂着嘴指向他，突来的惊吓令她忘了拐杖的存在，没察觉她的拐杖已倒地横躺在脚边。

“你……岳妹妹，你……”易飞秀因眼前的奇迹，吃惊的将手指向她，“你能站起来了！”易飞秀的宣布，终于唤起艾玉纯的知觉，感觉到脚踏实地的真实感，“我……呵，我能走路了，我的脚好了。”她在原地缓缓的移动她的脚。

易飞秀也分享了她的喜悦，笑着向她道贺，“恭喜喽！你的脚终于恢复健康了，这下，可以自己朝站在红毯另一端的阿宇走去了。”闻言，艾玉纯逐渐从兴奋中恢复镇定，她疑惑的望向他，“你……为何你会男扮女装？”难道阿秀是个同志，所以宇哥才会找她而不是他？这个想法使她秀眉紧蹙，轻咬着下唇。

易飞秀误以为她是脚站累了，遂说：“岳妹……呃，现在该改口叫你艾妹妹才对。

“你的脚才刚好，不要站太久。来，坐下来谈。”他扶她坐下，自己则抓了一件上衣套上。

“阿秀，你可以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你和宇哥到底是什么关系？”艾玉纯疑惑的问。

他诧异的挑了挑眉，说：“咦，阿宇那家伙没告诉你吗？我和他是剑桥同期的同学呀！喔，原来是这样呀！难怪我们的醋美人，天天发出醋酸味让我闻，我还以为你不齿我的性向。”他戏谑的神情突然转黯。

“阿秀，真的很抱歉。我以为你是宇哥的女人，所以才……”她不禁为自己以前的小孩子气感到羞愧。

易飞秀笑了笑说：“算了，谁教我扮女人扮得太像了，才会让你拒绝与我同桌用餐。

“呵，看来不是阿宇一人单相思而已，其实你对阿宇亦有情，你告诉他了吗？”“不，我没有。”原本急着否定的她，看到阿秀那张笃定的表情，只好叹了口气说：“我能告诉他吗？你真能确定宇哥对我就如同我对他的吗？”她的语气充满着无奈。

“呵，你们这对傻鸟真是绝配，明明都对彼此有意，却都不愿大胆说出。”他往床畔坐下，说：“唉！平白浪费了你们的大好时光。”“你、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宇哥真的对我……”艾玉纯惊奇的张大眼。

“嗯。”易飞秀用力的点了个头，“那个愣小子早在几年前就发现了他对你的感觉，他怕对你表白若你不能接受，那他和你就连兄妹也做不成了。你知道吗？阿宇那家伙，以前在剑桥时常捧着你的照片瞧，对那些主动投怀送抱的美女完全不屑一顾。呵！或许你现在翻开他的皮夹子，还能在里头瞧到你那张被他护贝的照片咧！”“你、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”她不敢置信的再次求证。

他起身拍拍她的肩，“绝无半句虚言。好好把握你和阿宇迟来的幸福

吧！抱歉，我得逃难去了，你们俩的婚礼……唉！我又无缘闹洞房了。”他提起地上的行李，笑着说：“虽然我无法参加你们的婚礼，但是红包一定会送到，你们一定要幸福喔！后会有期喽，拜！”她尚处于宇哥对她也有情的震惊中，直到阿秀离开，她才想到要问他为何匆匆离去。

“阿秀，等等。”艾玉纯匆匆喊着，却只能瞧见他的背影，“阿秀，保重！如果能，一定要再来，我还没向你讨教厨艺。”“一定会的。我不会告诉别人你的脚已复原，婚礼时，给大伙儿一个惊喜哟！”易飞秀朝她笑了笑，关上门，朝停在门口的车子走去。

七日后终于到了这一天，她能亲手将妹妹交给能给妹妹幸福的岳皇宇。艾玉恬欣慰的望着坐在轮椅上的艾玉纯。

“纯纯，你今天好美。”艾玉恬说道。虽然她的脚尚未复原，却无损她的美丽，象牙白的婚纱不但凸显出她姣好曲线，更让她有如幻境中的仙女般灵气逼人。

艾玉纯轻展笑靥，“姊，你不怕有老王卖瓜之嫌。”“呵！待会儿等你瞧见众人惊艳的目光，你就会知道我正巧不姓王。”艾玉恬动手调了调她的裙襕，“OK！这样就不会卡到轮子。呃，纯纯，你千万不要难过，这个过度时期很快就会过的。”“姊，我……”艾玉纯差点将她脚已复原的事说出，幸好阿秀临走前的那抹调皮笑容突浮现她的脑海，才让她及时止住了口。

艾玉恬握着她的手说：“纯纯，今天是你大喜之日，先不要想那些不舒服的事。

虽然你和阿宇结婚是为了那个预言，但是，相信姊姊的眼光，我相信阿宇对你的感情绝不像你所想得那么单纯，婚后试着去挖掘他内心的感情世界，绝对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。”“嗯，姊姊，谢谢你。”没想到姊姊也看出了宇哥对她的感情，艾玉纯唇角的笑容更灿烂了。

“呵！自己人不用那么客气，呃，纯纯，你确定你只要戴着这条玉坠子吗？”“人家才不要那么S P P咧！全身穿金戴银的，好俗气哟！”艾玉纯撒娇语气一转，改说：“我只想带着爹地、妈咪给我们的祝福完成我的终身大事。”她紧紧握着胸前的玉坠子。

“嗯，爹地、妈咪他们现在一定在某个角落看着我们。”她想起了艾玉纯告诉她的那段梦境。

“纯纯，我出去看看外面准备得如何，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吗？”艾玉恬捏捏她的手。

“嗯，姊，你放心。”艾玉纯笑着点头。

“那我去去就来，不要想我哟！”艾玉恬调皮的摇摇食指，拉开门走了出去。

艾玉纯笑着等房门阖上，“吁……终于可以动一下了……”她乘机站起身活动身子。

“嗯，我要在哪个阶段送出这个惊喜咧！”她侧着头思考这个问题。

一整个上午没瞧见他的心上人，令岳皇宇忍不住走出休息室，朝新娘休息室走去。

“咦，这不是爸的声音吗？他不是应该在前面的礼堂里吗？”他忍不住朝紧邻新娘休息室的房间走去，正要推开虚掩的房门，却因里头的谈话停了

下来。

“呵，多亏了艾丫头的计谋，才能这么早瞧见皇宇的婚礼。”岳定中愉快的笑着。

“可不是吗？若不是丫头你胆大心细，利用他们俩的弱点，编了这么一个预言故事，说不定，这两个傻孩子的婚事还得拖上一拖呢。”珍妮也附和赞美着。

艾玉恬笑着说：“哪里，还多亏了各位的演技，才能将这桩婚事搞定，说实在的，若不是玉纯亲口告诉我她爱她宇哥爱得很苦，又得知阿宇对玉纯也有意，我也不会快刀斩乱麻，直接把他们揍在一块儿，呵！与其让他们慢慢来，还不如我们助这一对痴情儿女一臂之力来得快。”“是呀！阿宇那家伙也真会隐瞒，若不是我在旁慢慢磨，哪能磨出他的心意来？真是个慢郎中。”谷成杰话才说完，马上被妻子敲了一记。

“哼！笑谁慢郎中，你也差不多。”艾玉恬没好气的说。

室内的老老少少只顾着谈论他们辉煌战果，完全没瞧见门外的人影。

岳皇宇发出了一抹苦笑，他没料到他的婚礼是他们一群人玩来的，虽觉得懊恼，却又因听到艾玉纯也对他有意而喜上眉梢。

“有了，换我闹一闹他们。”他急忙奔回休息室安排一切

“你们俩已正式结为夫妻。”神父慎重宣布着。

岳皇宇缓缓掀开她的面纱，蹲下身烙下他的吻，“纯，你终于是我的新娘。记得我刚拨给你的电话吗？”他在她的耳畔轻声提醒着。

“嗯，不过稍微变一下。”艾玉纯朝他露出一抹笑容，随即站起身，拉着他的手。

“纯，你能站了？”他吃惊的看了眼她的脚。

“快跑。”艾玉纯扯了扯他的手催促着。

“嗯。”岳皇宇抱起她，快速的奔向红毯那一端的出口，将众人的惊呼声抛向脑后。

岳皇宇一等两人坐上车立即将车驶离现场。

“呵！你瞧他们那群人。”他比了比后视镜里那群气急败坏的亲人。

“嗯，这个惊喜，比阿秀和我设计的惊喜更胜一筹。”她俏皮的吐吐粉舌。

“阿秀？你是说那家伙早知道你的脚已痊愈，却没告诉我。”岳皇宇讶异的说。

“呵！这招可是他教我的。宇哥，阿秀他为何走得这么急，好象后头有人要捉拿他似的。”她忍不住问出心中的疑惑。

“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一个爱他的人。”岳皇宇利用这段车程，说出易飞秀坎坷的恋情。

“难怪，难怪他逃得这么匆忙。唉！他真是一个彻底实行真爱主义的人。真爱一个人，并非是占有他的躯壳，而是让他幸福。”艾玉纯感叹的说，“这世上又能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？而阿秀他又是……唉！这个社会何时才能以正常眼光看待同性恋者，他们的爱难道有错吗？”岳皇宇伸出一只手握住她的，“纯，会有这么一天的，人总是能慢慢习惯超乎平常的事。”他将车驶进饭店的停车场，“就像以前的女子只能在家相夫教子，现在则不然，时代潮流正以一种我们无法察觉的速度在转变，唉，只是阿秀能等到这一天吗？希望，我真的希望痴情的他能寻到属于他的幸福。”“嗯。”她不禁庆幸自己的

恋情能有结果，若换成她是阿秀，她真的不知自己是否也能做到牺牲自己祝福情人的境界。

“哇，这里的视野好棒。宇哥，你怎么会想到来这里？”艾玉纯推开落地窗，走向小阳台远眺重峦叠嶂。

“只有这里他们才找不到，谁会想到我们这一对新婚夫妇会跑来山区避风头咧！呵，躲在此处，我们还可游山玩水，休息个几天。”岳皇宇走向她，从她背后搂住她的腰。

“去梳洗一下，我们待会儿到下面泡温泉，顺便用晚餐，嗯？”他贴近她的耳畔说着今晚的计画，末了，轻轻啄了啄她嫩白的耳垂。

“嗯。”她羞红了脸，急忙离开他的怀抱，走进室内，“咦，宇哥，你从哪儿拿到这堆行李的？”她这才发现摆在浴室门口的两箱行李。

“记得魏小姐吗？”他挑挑眉说。

“你是说，我的复健师，魏雪芬？”她惊讶的说。

“嗯。”岳皇宇将行李搬上桌，打开行李箱，说：“我临时请她帮忙回淡水拿的，这里也是透过她帮我们订的。呵，她明天就要搭机离开台湾，所以这条线索他们是铁定断了。”“呵！没想到雪芬也参了一脚。”她打开另一个行李，拿出了一套休闲服，“宇哥，我先进去换下这一身……”艾玉纯比了比身上的白纱礼服。

“需要我帮忙吗？”他走近她。

“不、不用了。”她急忙逃进浴室里，轻拍着卜通乱跳的心口，她摸了摸沾有他气息的耳垂，“宇哥他怎么不一样了？难道真如大家说的，他真对我……”她迅速卸下一身的装扮，打算利用机会取得证明。

“宇哥，我好了，换你。”艾玉纯拿着一条大浴巾擦拭着湿漉漉的发丝。

“先过来把头发吹干吧！秋天早晚温差大，小心着了凉。”岳皇宇拿着吹风机，做势请她坐在化妆台前的位子。

“我自己来就好。”她走向他，伸手欲将吹风机接过来。

“嗯，今天新娘子最大，就让我来为你服务吧！”“宇哥……”她迟疑的看着他。

“坐下吧！”岳皇宇拉她过来坐下，“不要客气，好久以前我就想……玩玩你的长发。”他专注的神情突转戏谑，让气氛轻松些。

“原来宇哥你早心存不轨了，难怪以前每当我想将头发剪短，你总是说短发不适合我，若我剪短会像个男人婆，很难看，呵！编造了一大堆理由，原来是你想玩我的头发。”艾玉纯噗哧笑了出来。

他眼神爱怜的盯着镜中的她，“纯，你知道吗？你第一个让我觉得与贝儿……呃，我是指我的亲妹妹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你刚来我们家时，留的那头及肩的长发，它让我无法将你当成我的亲妹妹看待。”他动作轻柔拨弄着她的青丝。

“呃，原来是它闯的祸，那时你才会不理我，甚至……那，又是什么原因改变了你，让你后来对我友爱有加，是我的黏功太厉害了吗？”她自嘲的笑了笑。

“你说呢？”岳皇宇关掉吹风机，拿着梳子帮她梳发，“你也觉悟到你小时候很会黏人吗？呵！我那时还常被同学讥笑咧，说出门老爱带着拖油瓶。”

“宇哥，对不起。”艾玉纯双眸愧疚的朝镜中的他望去，对于自己曾造成他的困扰感到抱歉。

“没关系，那些曾笑我的人都被我‘感化’了，经过我拳头的教化后，校园里哪还有人敢口出讥言，反而把我拱成校园老大呢！”他轻轻梳着她的发，神情陷入回忆说：“其实，真正改变我对你的态度，是那次……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曾溺水的那次意外吗？”“嗯，我怎可能忘记呢？那次意外，造成我对水的极度恐惧，只要到水边，一定要有人作陪才行，呵！尤其是宇哥你，我总是得拉着你的手，我才敢接近水边。”她的脑海里不由得浮出以前的几次戏水经验，似乎每次都有岳皇宇在她身旁护着她。

“纯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其实，你那次会溺水，是我造成的……”岳皇宇满怀歉意的说。

“我知道。宇哥，你毋需自责，那只是一场意外，毕竟那时候我们年龄都还小，难免会有口角嘛！”艾玉纯笑着安抚他的自责。

“噢，你记得？那你当时为何说是你自己不小心跌入池子里？”他诧异的望着她，他一直以为事实的真相只有他一个人知道，却没料到身为当事人的她也记得。

她感慨的叹了口气，“唉！都是潜意识搞的把戏。在我车祸昏迷的那段时间，想起了许多往事，人往往在某种状况下，会自动保护自己，似乎我的防卫系统很强，懂得为自己寻找解决之道吧！”“还好你的防御力强，否则你不就被我吃得死死的。”岳皇宇笑着说，“休息一下，换我进去换掉这一身盛装。”他比了比身上的三件式西服。

“嗯。”艾玉纯从镜中望着他将口袋里的东西掏光，拿着一套衣服走进浴室。

茶几上的皮夹子吸引了她的目光，使她站起身朝它走去。

“这里头会有阿秀说的那张照片吗？”她闭上双眸深吸了口气，鼓起勇气打开那只黑色的皮夹。

“没有。”皮夹里净是各式各样的卡及钞票，失望之情迅速占领她的心，“莫非阿秀他诓我，还是……宇哥已经对我……”正当她失望的要放下皮夹子，一张相片的方角从其中一张证件的背后滑了出来。

“噢。这是……”她顺手抽出那张相片，霎时，少女时候的自己正朝她笑着。“原来是真的。”喜悦的泪水悄悄爬上她的美眸，无声无息的滴落在那张虽已护贝却有些磨损的相片上。

岳皇宇轻松的走出浴室，缓缓踱向坐在床畔的佳人，“纯，我洗好了，我们可以……呃，那是……”他瞧见了她手中拿的那张照片。

艾玉纯没抬头瞧他，轻轻抚摸着手中的相片说：“宇哥，你曾被朋友笑说你有恋妹情结吗？”他往她旁边的空位坐下，“嗯，当他们见我拿出这张相片时……”他伸手将她手中的相片接过来，“它曾伴我度过许多个无眠的夜晚。”“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也曾被朋友笑说我有恋兄情结。”她缓缓抬头望向他，“曾有一段时间，我也以为那就是，可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才知道那只是骗自己的借口，那并不是单纯的迷恋，而是一份深切的情感，一份随着日子慢慢累积的感情。”岳皇宇抬起艾玉纯的下颌，轻拭她的泪水，“纯，当我发现自己对你的感情并非兄妹之情，而是男人对女人的感情时，我吓到了，我怕我会克制不了自己去碰你，怕会到头来连兄妹都做不成，所以我逃

开了。”他轻轻吻去她新涌出的泪珠，“离开你的那几年，我常想，我是何时爱上你的，我想，该是在我们初见面的那个车厢里，当你怯生生的鼓足勇气对我打招呼，那时你引起了我对你的注意。”他在她的肩烙下他的吻，“当你溺水被救醒时，眼底满溢对我的信任，那攻陷了我的心，让我自愿成为守护你的人。”“原来是那次意外，让我顺利驻进你的心。”艾玉纯任他扶她躺下，手指轻轻画过他的唇，“可惜，你、我都没说出心底的真实感受，先是你逃到英国，后是我避到法国，难怪阿秀笑我们是一对傻鸟。”他在她的发际烙下无数细吻，“还好有你这一头长发，才没让我把你当成贝儿，当成我妹妹。纯，我醉酒的那夜，有没有伤了你？”“没伤我的身，只是伤了我的心，我以为你不当我是你妹妹，是讨厌我；现在我才知道，你那时说那段话的意思是……”胸口突来的抚触使她说不出话来。

岳皇宇顺手除去她的束缚，“真没伤到你吗？那我的手，为何对你的身子如此熟悉？”他缓缓褪去她的上衣，细细品尝她柔嫩的肌肤。

“嗯……宇……”自腰际渐渐往上爬升的酥麻感使艾玉纯产生一股莫名的燥热，令她忍不住解开阻挡她散热的衣料及他的衬衫。

“纯，有没有……那一夜我有没有这样对你……”他的手覆上她的柔软，细吻也紧随而至。

“嗯……只是……嗯……撕了我的……衣服……”他的吸吮让她倒抽了口气，一股陌生的渴求，使她圈住他的颈子，让他更贴近她。

他的唇掠夺了她的秀峰，悄悄爬上她红嫩的双唇，“纯，我会逃离你，就是怕我会对你这样。”岳皇宇覆上她的唇，撬开她的贝齿，直取她的甜蜜。

她学他响应了他的吞噬，将积存多年的相思尽情倾泄。

她热情的响应，使他忍不住要得更多，“纯，我爱你……爱你好久……好久……”“我……也是……爱你……爱得好苦……”艾玉纯紧紧圈住他，不愿让他离去。

她的爱意开启了他的欲潮，促使他褪去他们之间最后的障碍，“纯……你好美……”她主动拉下他的唇，让言语化为行动。他虔诚的膜拜她，她化为热情女神，火辣的响应他。多年来两人的单相思，终于在那一刹间有了交流。

“纯……我爱你……”“宇……我爱你……”她任他领着她，翱翔激情的顶峰。

激情过后，岳皇宇依然覆压着她的身子，低声在她的耳畔倾诉着爱意，未了，才道出岳、艾两家合力设计他们俩的诡计。

“他们好坏哟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该谢谢他们，谢谢他们缩短了我们的单相思。”她啄了啄他的颊，“宇哥，我们不是要到楼下用餐，还有泡温泉吗？”

“嗯？你叫我什么？”他做势要搔她的腋下。

“人家喊习惯了嘛！呵……好……我改……老公……你饶了我……”她红着脸，闪避他肆无忌惮的攻击。

她扭动的躯体再度激起了他的反应，“老婆，晚餐待会儿用叫的，温泉改明几个再泡，先让我们泡在彼此的爱情里……”他再度俯身向她。

他们的爱情正要开始。

《全书完》 欲知谷成杰与艾玉恬的趣味情事，请看新月浪漫情怀 711 姊妹情缘之

《万能小艾》

